

則為碩畫不用則為眇論矣

駙馬都尉郭鎮卒鎮武定侯郭英之子尚永嘉公主

中軍都督僉事宋晟為總兵官鎮守甘肅等處

命各省布政司肅政司糾察屬吏賢否

免民賃舍錢

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敬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

巡行天下問民瘼課吏治皆得便宜行之其有司有不法虐

民者命據實以聞

草松潘衛

詔求天下賢良方正懷才抱德及山林岩穴之士自守令以

上皆得薦舉

三月辛未進各省承宣布政使司布政司秩正二品堂上遞進

一級

草略陽縣

丁丑上釋奠太學訖御彝倫堂賜師生幣鈔有差

戊寅裁應天鎮江常蘇松江鳳陽淮安杭州紹興金華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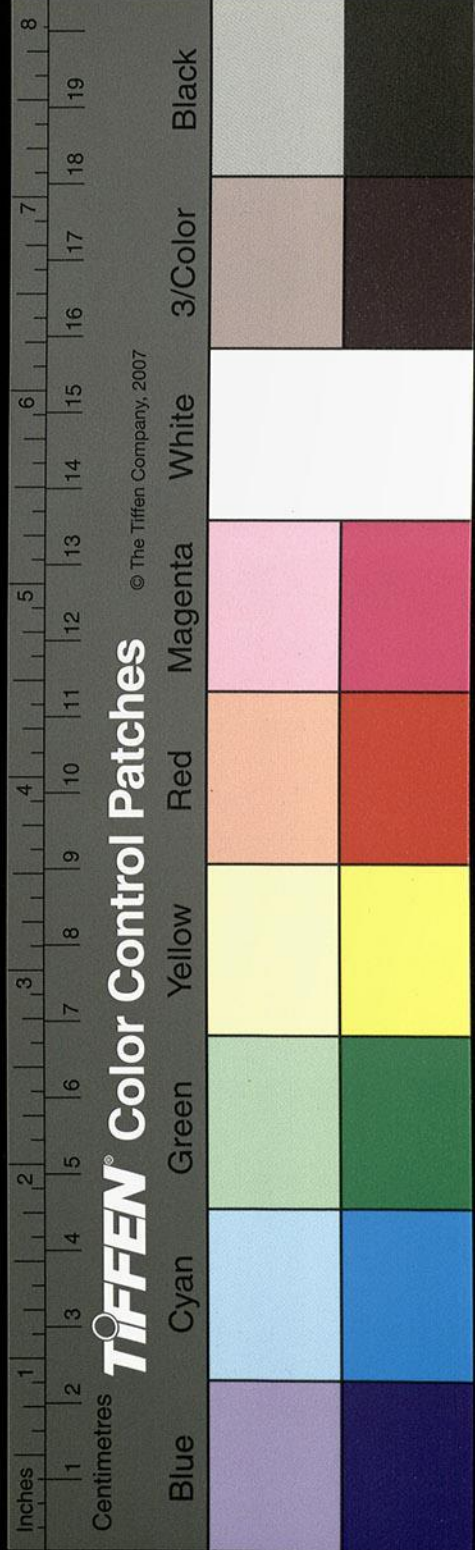
荆黃衡長沙開封河南彰德懷慶南陽南昌臨江吉安袁撫

西安延安濟南兗青登萊東昌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廣

國權

建文元年

五





成都重慶廣福各府檢校

癸未散騎舍人張成等七十一人為沿海各口巡檢司  
前監生傅以莊為商河知縣以莊舊名中繫極刑家屬除名  
丁亥鴻臚寺及山西甘肅行太僕寺主簿俱改典簿

己丑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庫

庚寅仁化縣賊鍾均道來降均道作亂掠廣東南韶官軍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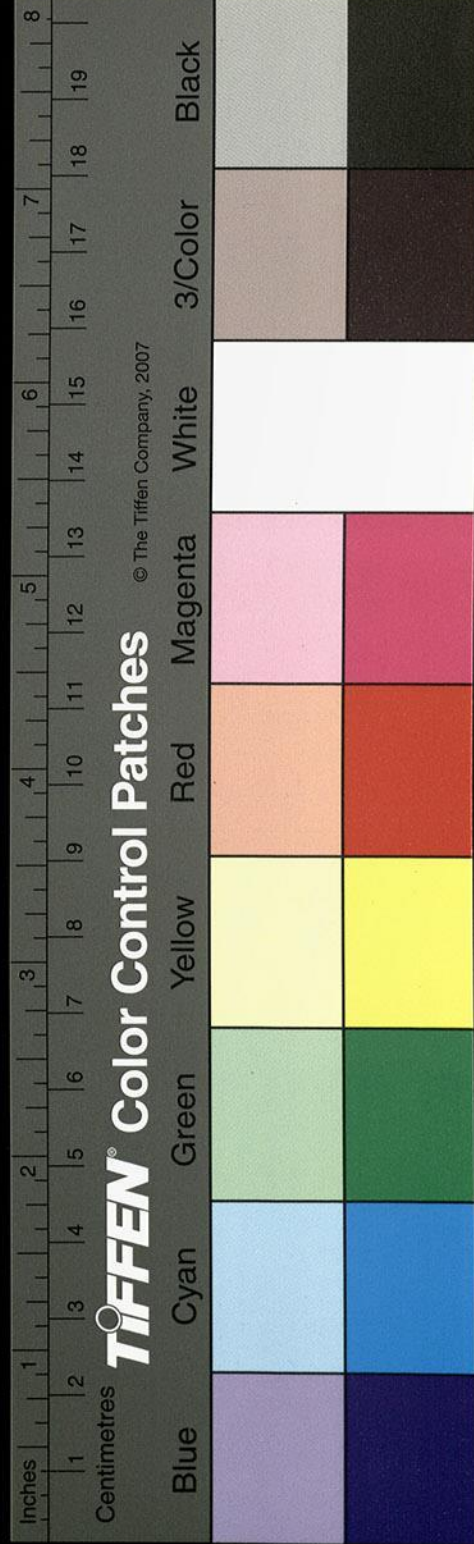
之輒遁湖廣界至是就撫授本縣扶溪巡簡司

辛卯燕王還國遣校尉徐安護行燕世子高熾及弟高煦高  
燧等俱留京師

癸巳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言大臣專政陰盛陽微謫  
見于天忤時貴貶福寧知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  
將不食其餘尋復之昌隆還朝又上言節民力謹嗜慾勤政  
治務正學數事上嘉納之

甲午命叅將宋忠屯兵北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耿璿練兵  
山海關忠至開平徵邊兵三萬選燕護衛之銳士隸麾下遣  
護衛胡騎指揮閔童等入京永清左右衛軍調彰德順德皆  
防燕也

四月乙巳更定官制進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左右侍中位侍





郎上都察院設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各一罷左右都御史增  
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

辛亥裁烏撒軍民府同知推官知事

乙卯通政司改曰寺使曰通政卿左右通政曰左右少卿左  
右叅議曰左右寺丞經歷司曰典簿知事曰錄事增左右補  
闕各一左右拾遺各一

丙辰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進寺丞秩正五品分鴻臚  
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進寺丞秩正六品分陝西山西甘肅行  
太僕寺少卿寺丞為左右增典廐典牧二署。轄二群曰驕

驪十五羣遂生三群

分光祿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進少卿秩從四品省署丞二天  
壇祠祭署曰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曰泗濱祠祭署宿州  
祠祭署曰新豐祠祭署  
增各省中布政使復左右布政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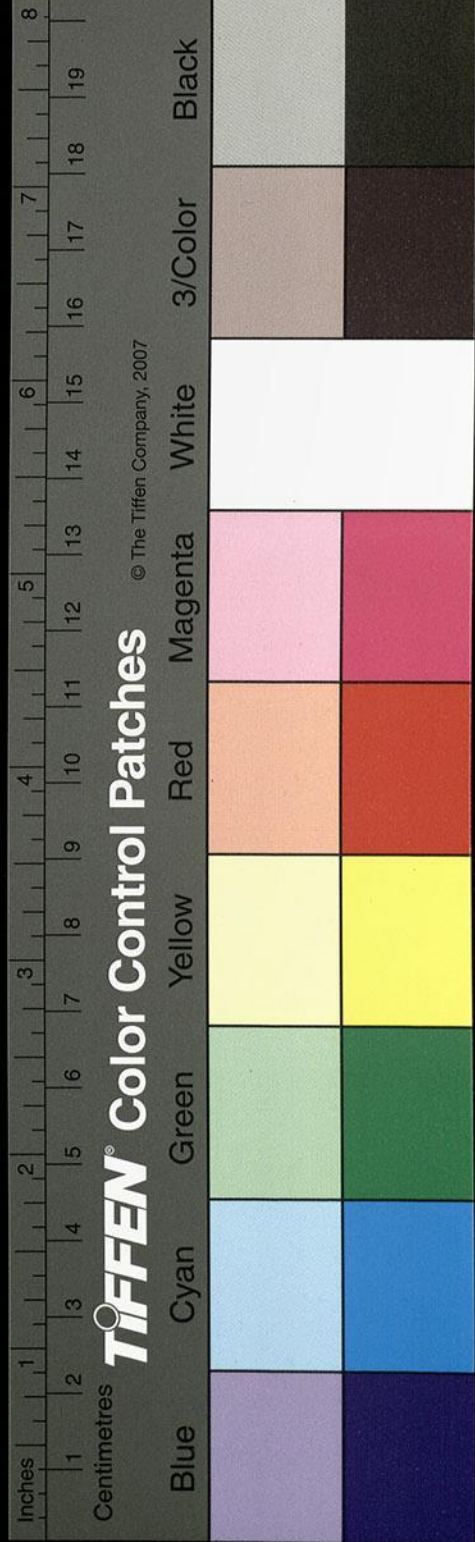
朱鷺曰官制祖周官夫亦慕古盛意乎獨不念高皇帝  
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何者不折衷于周官善法者  
師意何遽不如古而騷然變更乎孔子稱孟莊子之孝而

獨難其不改臣若政建文君臣何改之忍也

國權

建文元年

七





癸亥草考城柘城延津寧陵訓導

丁卯湘王柏有罪自焚國除王母胡順妃臨川侯英之女洪

武戊午正月朔封國荊州讀書能韻書法道勁篝燈警枕囊

尊自隨開景玄閣招延俊又被服儒雅兼有神仙之氣望之

如玉山晴霞而又武力過人有豪俠氣先奉命數從楚王將

兵有功坐偽造寶鈔虐殺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怒焚其

宮室美人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年二十賜謚曰廢文皇

帝改謚曰獻置祠官守其塚焉

徐學謨曰高皇帝用武功定天下安不忘危故遣諸臣

親歷行陣乃諸王亦各以韜鈴矜奮克敵斬將綽有父風

此嗣君猜忌之媒也建文初流離之禍起矣賢如湘獻宮

廟為燼悲夫

立鍾山祠祭署設奉祠祠丞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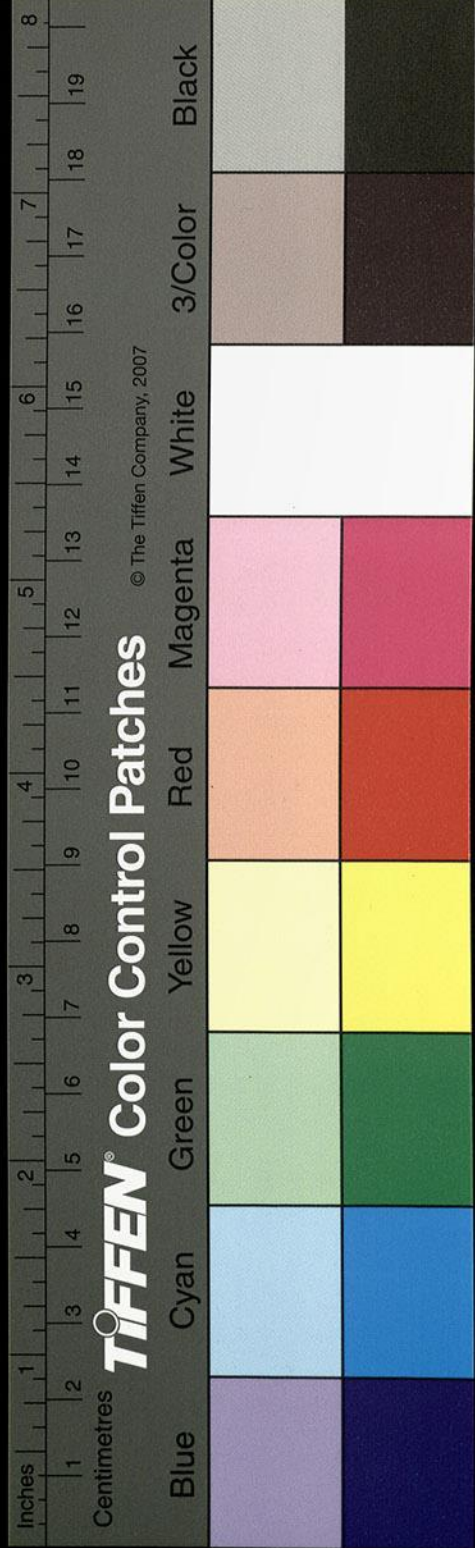
草南丹衛

遣燕世子及郡王高煦高燧還北平時魏國公徐輝祖雖元

舅密請留之曰諸甥中惟高煦悍剽無賴異時者亡論叛君

且叛父增壽上以問輝祖弟都督增壽故善燕力護之尋

遣還高煦入輝祖廡竊善馬馳去初齊泰欲收之黃子澄曰





若爾則先發有名不如遣也尋悔而追之不及燕王見諸子大喜過望

高岱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哉方齊黃建削奪策齊秦欲先燕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黃子澄明知成祖難圖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機事久洩情態盡見得練兵蓄威從容為備及世子兄弟俱入朝在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安朝廷之心而使諸子同蹈不測之險此其為危亦良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于千里之外而顧縱于閭闔之中雖至愚者不為也豈天將啟帝王萬世之業乎

戶部侍郎郭任言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而不務其本過也今特儲財粟以備軍實本為誰者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未是圖曠日既久銳氣竭而姑息從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將坐自困耳願陛下熟計而早斷

戊辰故翰林待制王禕追贈學士謚文節其子紳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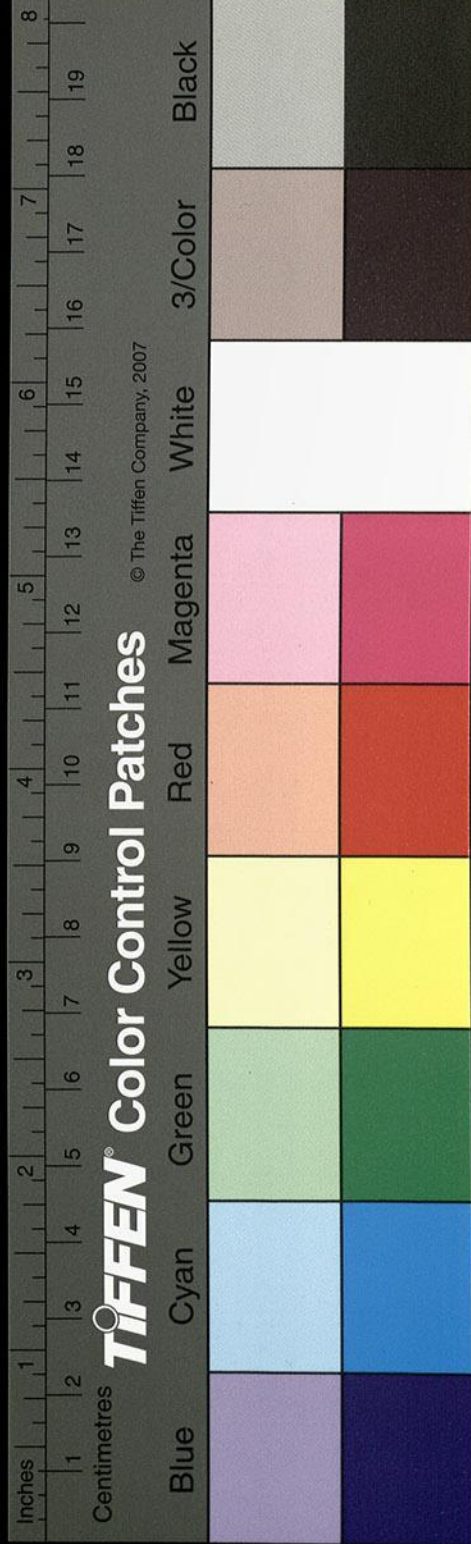
五月辛未朔連州賊兜阿孫授連州西岸巡簡司巡副簡

添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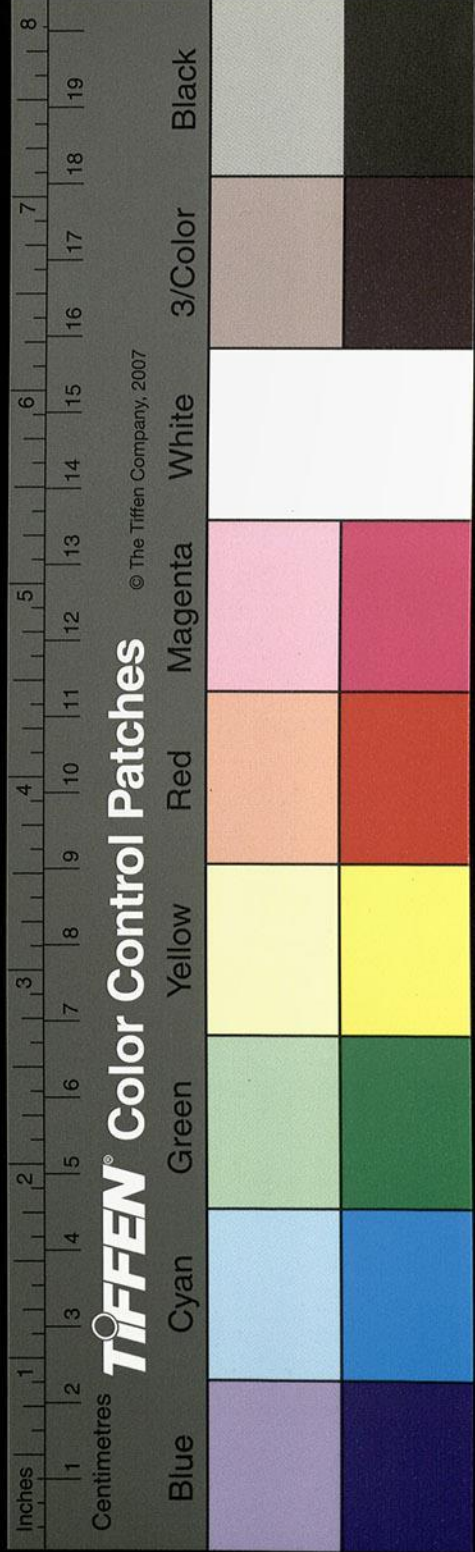
癸酉廢齊王

樽

為庶人留京師誅青州中護衛指揮柴真等







諸藩 動朝議削奪并讓燕王皆齊泰與黃子澄主之

壬午錦衣衛千戶徐斌改蘓州衛以其捕常州賊有功

秦府右長史茅大方為右副都御史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寺

左少卿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告按察使陳瑛密授燕府金錢詞連右

布政使曹昱按察副使張璉俱逮繫詔獄安置瑛廣西之河

池州昱削籍張璉謫為典史

庚寅封楚世子孟烷

辛卯選補天下儒學官

丁酉省廣東連山縣入連州

六月庚子朔省興濟縣

監察御史戴德彛為左拾遺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言大難起宗室某月某日兵發西

北 上怒逮至京召入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不

驗死未晚遂下獄濟有奇術岳池去家數十里寢食在朝邑

日治學事岳池不廢

宋徵為宗人府經歷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來朝

國權

建文元年

十



貢士樓璉為翰林院侍讀璉洪武中以監田知縣擢廣東道

監察御史謫戍雲南

廢岷王楨為庶人錮于雲南

漢陽知縣黃岩王叔英為翰林院脩撰布衣吳縣錢芹為戶

部司務召河州衛吏解縉為翰林院待詔叔英在漢陽多惠

政嘗禱雨隨澍隨止建文時方孝儒欲復井田叔英移書曰

夏時周冕之類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

六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拜脩撰上資治八策務學問謹

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治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

証今鑿可可行且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

者之去病農人之去草急于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于去草

則或損其禾稼固其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攝

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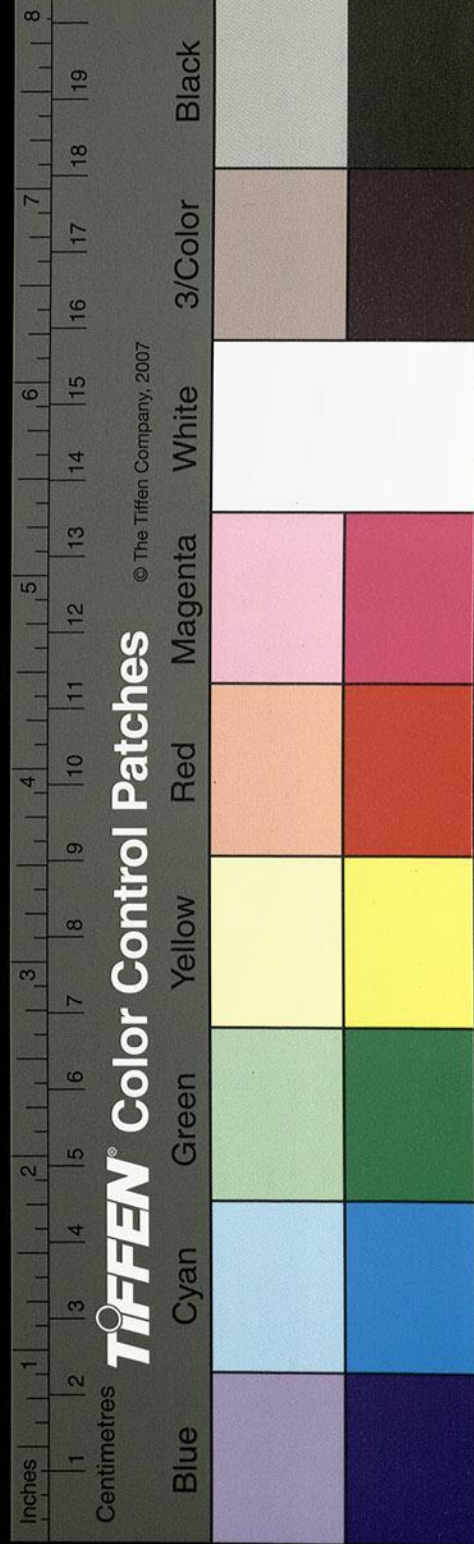
芹幼自脩立居貧漢無所營意良苦蘇州知府姚善愛士賦

米郡人俞貞木誤致之芹所芹以守賢也不犯他日貞木見

善乃知之因欲見焉不可期謁于郡學遺以書皆時略善薦

于朝故有是命于朝故有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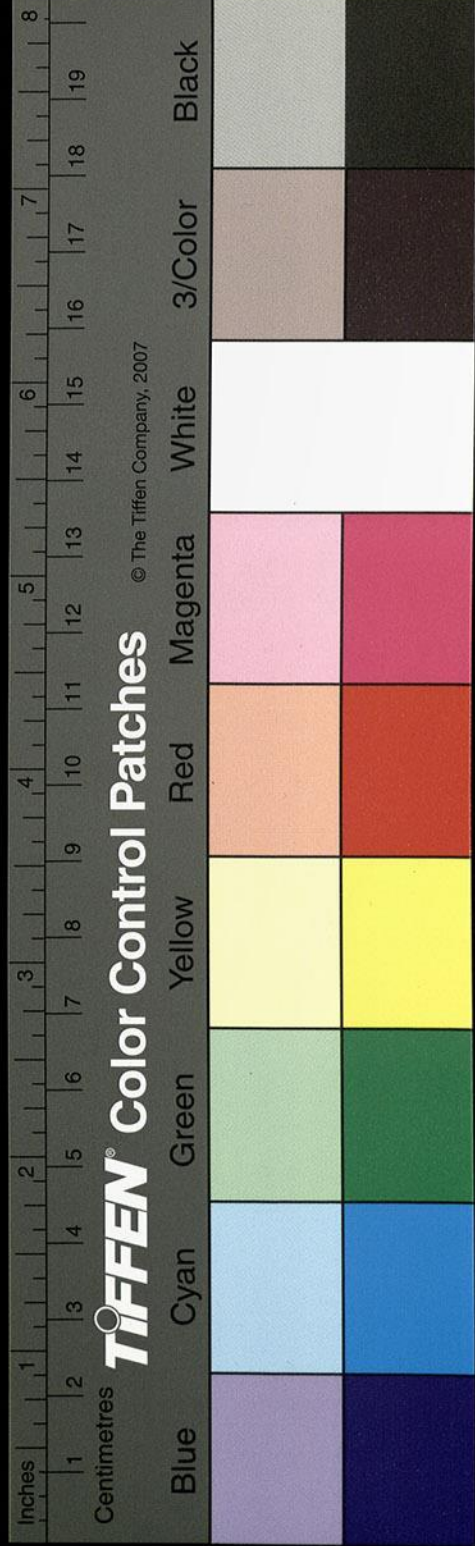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誅之





籍其產婦女給配且詔讓燕王稱疾佯狂暈仆彌日盛暑擁  
爐猶稱寒北平左布政使張昂都指揮使謝貴防稍懈燕府  
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告昂貴曰殿下本亡恙公等毋忽恐  
一旦不可測昂等深然之謀益急  
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己巳朔北平都指揮張信叛款燕王上密勅信縛燕王者  
再信驚告母曰不可而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  
汝之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然之因謁王不得入信詐  
乘婦人輿以入燕王佯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意當語臣  
燕王猶諱疾信曰殿下果無意乎信奉密勅在此當就執燕  
王實告之曰生我一家者子也先是太祖擇僧道術衍住  
持北平寺專祝釐燕王道衍雖學佛以師道士帝應真  
通占筮兼綜兵術既久侍燕王一日問以下曰大王卜天子  
耶燕王曰咄毋妄言族矣對曰主臣大王幸賜臣燕無左右  
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僇辱囚首隸  
士伍蓋已五王矣雖未及燕王可觀幸免耶大王固先皇  
帝所最愛者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  
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粟悉雄薊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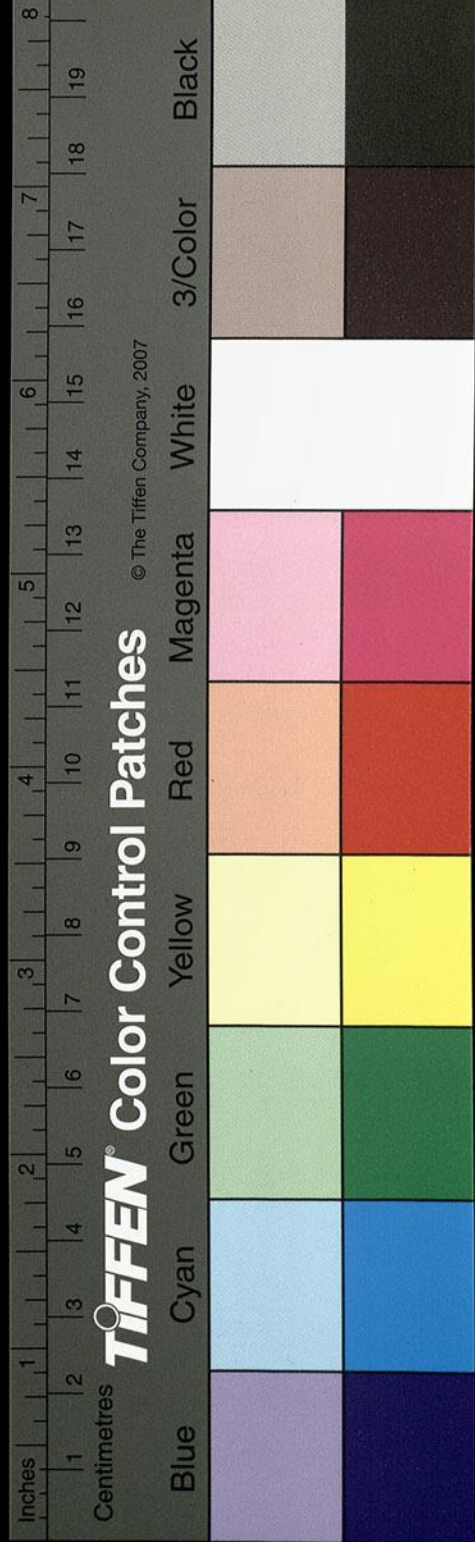




郡之材官良家子穀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  
兵板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若  
建瓴而下誰為抗禦大王即不南機或先發欲高卧得耶旦  
莫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之所卜無異燕王大悅  
曰子休矣道衍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大王問為誰曰鄆  
人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  
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王手止之稍  
間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游燕  
市中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以大王故大王幸毋忘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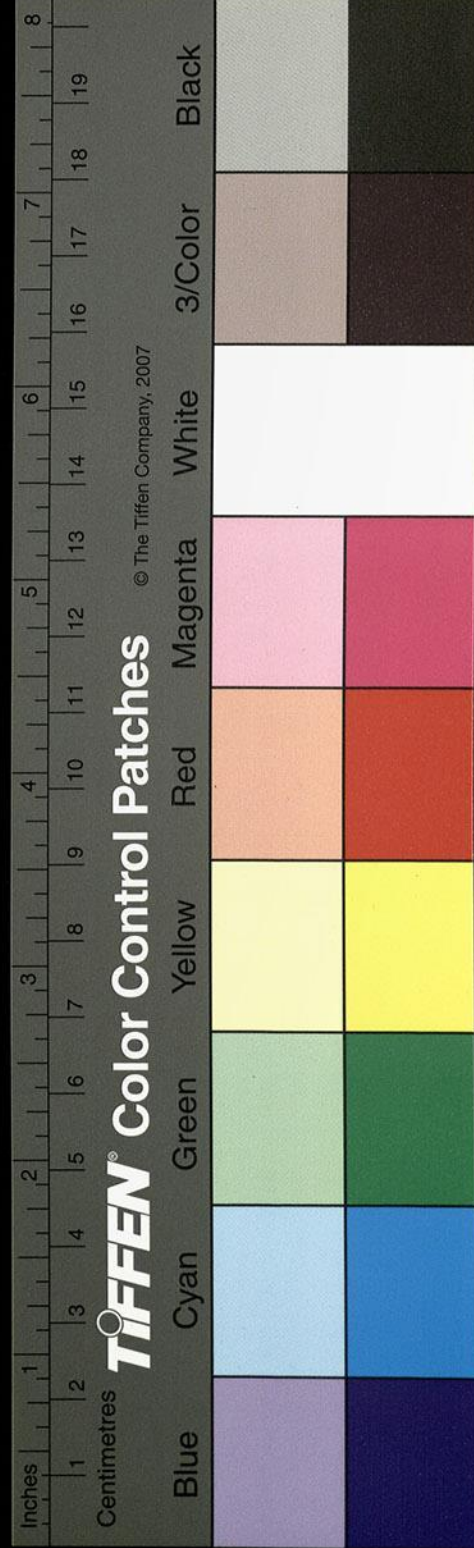
珙燕王益大悅潛勸東部士鍛兵器于窟室雞鶩鴨棲其上  
聲相亂也問道衍起兵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  
曰吾師也及聞張信語疾召道衍適簷瓦墮地碎王不懌道  
衍曰政欲易黃瓦耳  
設遷曰道衍袁珙皆世之不祥人也以術合非以大義合  
長陵信有天命即不道衍輩豈以北平終哉彼妄有所窺  
測藉口佐運一傳而朱恒王斌再傳而李士寶劉養正誰  
備之令踵禍于天下也

壬申燕王殺左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





伴讀宣城余逢辰死之時張昺謝貴以在城七衛并屯卒布  
列九門填溢街巷廵圍燕邸又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約護衛  
指揮盧振內應我兵鼓譟震動城內張昺愛司吏李友直幹  
敏友直竊其奏草達燕邸燕王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  
率勇士八百餘人入守朱能曰先擒謝貴張昺則餘皆無能  
為矣燕王曰不如計取之已定計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依  
內官所坐官校名收之召付張昺謝貴先伏甲廡間昺貴入  
止從騎于門王扶杖宴之會進瓜王食瓜怒且詈曰今編民  
齊民兄弟宗族尚相鄙身為天子親叔父旦夕莫必其命縣  
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曰擲瓜于地伏甲千戶譚  
淵首粹昺貴下殿王投杖曰我何病迫于若奸臣耳我何病  
遂曳斬昺貴盧振等葛誠余逢辰注諫亦死外兵驚相告稍  
稍散去都指揮彭二急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突端  
禮門被殺張玉等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人詒之  
曰毋自苦朝廷已聽王節制一方矣亦下都指揮使馬宣巷  
戰敗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燕人據北平張昺澤州人北兵  
入京滅其族里人戍邊發塚焚屍面如生謝貴平陽人葛誠  
以進士為長史密疏燕事以朝王恨誠殺之夷其族余逢辰





宣城人燕兵未起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誓以必死及起兵泣  
諫死之

袁袞曰建文君以北平屬昺以屬李友直甚矣知人而昺

之知難也夫天將開文皇帝以萬世之業卜鼎幽燕配

天罔極而昺以淺謀自速顛隕其智不足稱也

群忠事略曰嗚呼當掾甲王宮之時正所謂騎虎之勢也

昺乃輕身寡謀一召而往自投虎口又誰之咎耶

設遷曰燕郎英武屢出塞克敵可智取而不可力攻張昺

等當陰捕諸枝招致其宮僚護卒出彼不意旦夕可盡而

聲形既露宜鼓行直搗不延晷刻乃甲馬馳突于街衢鉦

鼓喧鉦于遐邇但望影知備事忽變生且輕其七尺駢送

朱郎雖嬰兒之智不為此謀國無人宜其敗也

燕王禡祭見被髮者旌甲蔽天道行曰北方之將玄武吾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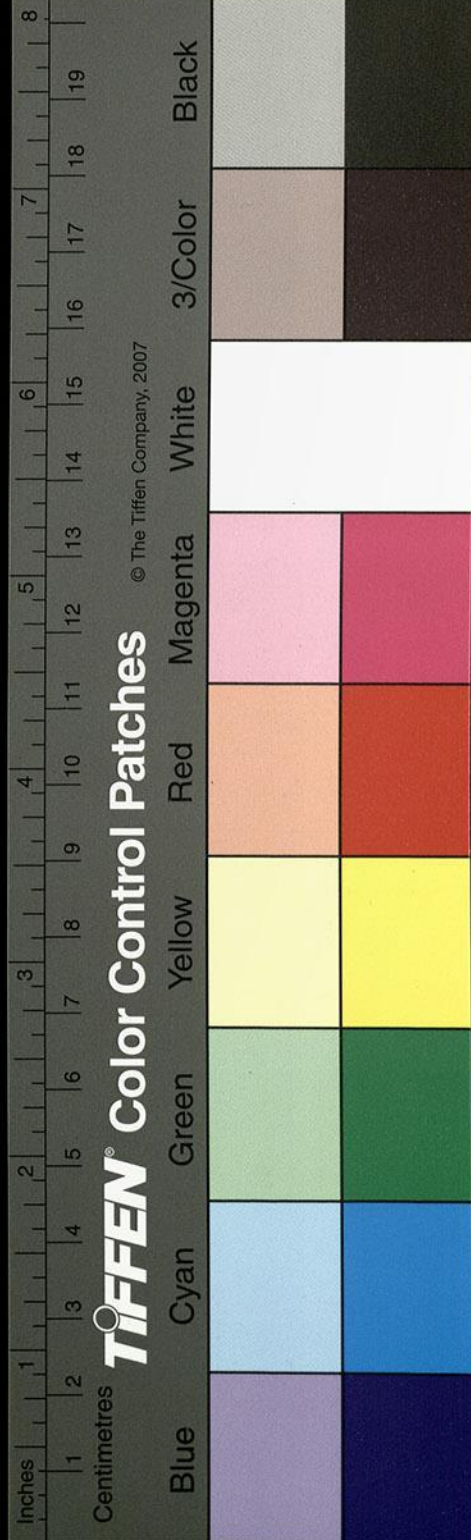
也誓師稱靖難曰罪人既得周公以輔成王爾曹其體予

心毋違命擢卬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李友直為北平

布政使右叅議使集餉楊柳青督浚齊化諸門城濠卜卒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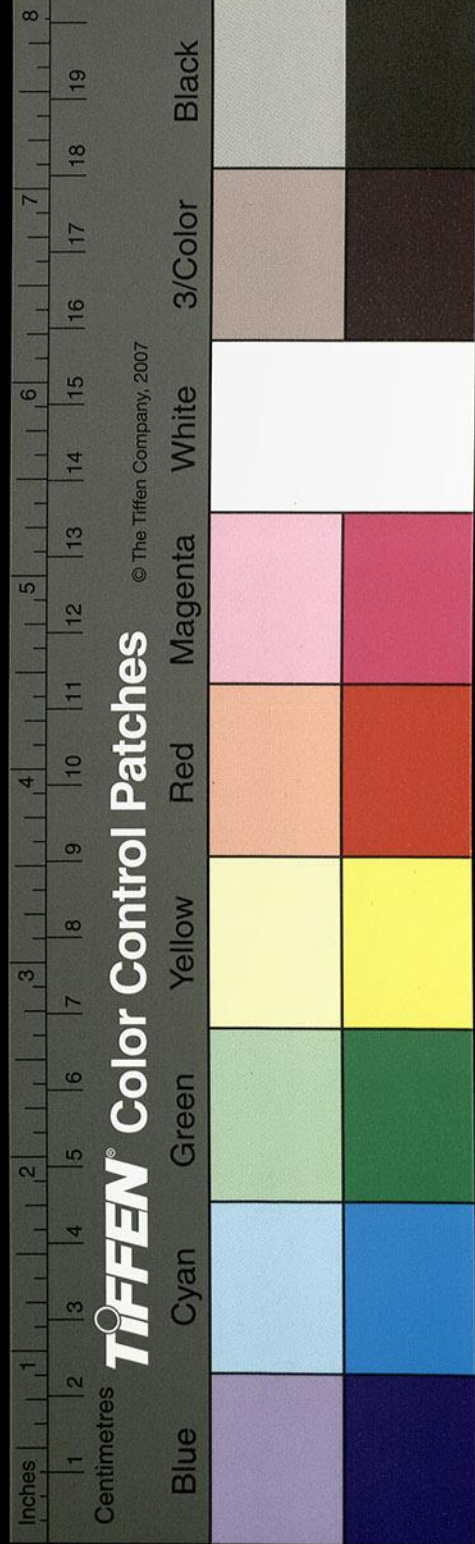
忠為燕府紀善燕王上書曰臣聞之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

遠惟明今事幾甚著陛下略不垂察臣竊惑之當元之季





生民塗炭群雄角逐 皇考太祖高皇帝披霜冒露東征西  
伐赴矢石被創痍艱難百戰然後定天下封建諸子鞏固宗  
社為磐石之安不幸賓天 陛下嗣登大寶奸臣齊奏黃子  
澄輩包藏禍心為謀以悞 陛下楠棹柏桂榘五弟雖有懸  
愆未聞不軌重可裁減護衛輕可賜勅誠勵乃動見剽奪轉  
徙流離行道嗟嘆柏尤可傷不得良死今尚未厭又以加臣  
臣守藩二十餘年事君之誠明于皎日奸臣跋扈蔽明害公  
執臣奉事之人莖榜棘焚迫其告變分布宋忠張昂謝貴于  
內外圍守臣府臣之一家如臨湯火已而曷貴為護衛所執  
始知其出奸臣之謀臣聞伐大樹者必先剪附枝危君室者  
必先除公族朝廷孤立社稷危矣不待明者而後見也 高  
帝祖訓曰凡新天子即位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  
待命天子密詔入誅之臣謹領鎮兵俯伏待命以遵 皇祖  
之訓惟陛下其念之周廣同姓綿祚八百秦人孤獨二世而  
亡明鑒斯在詩曰佻人維藩大邦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德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易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惟 陛下念之書上不報又傳檄天下言  
朝廷崇信奸回殘害骨肉稱遵 高皇帝祖訓奉天征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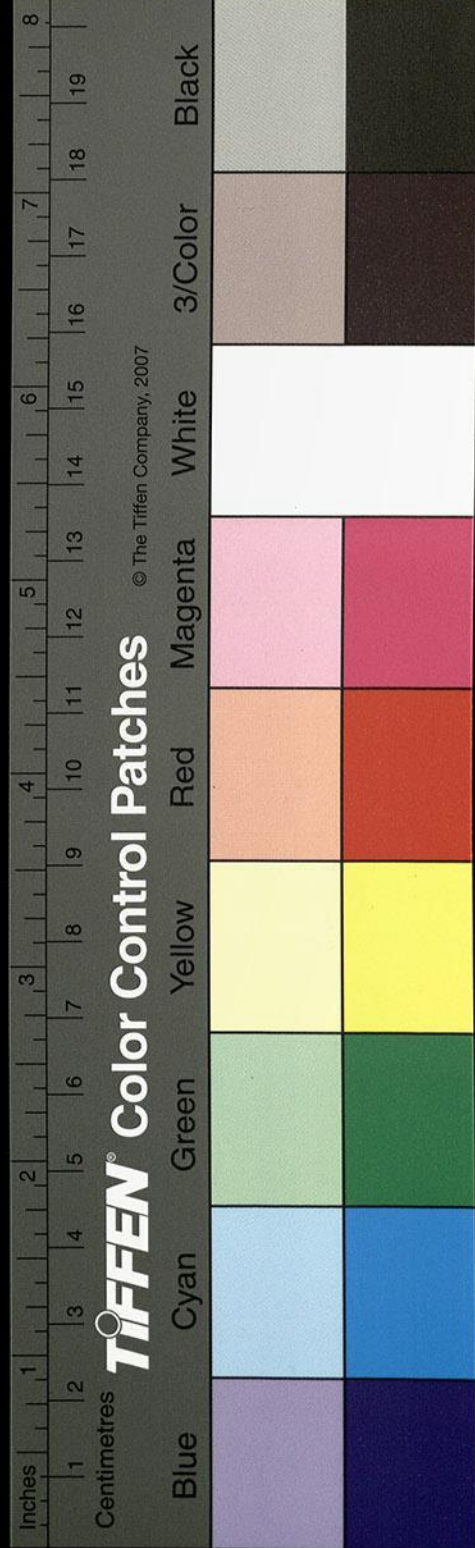
奸臣齊泰黃子澄等為名去建文紀元惟書歲留世子守北  
平僧道衍敦資內使賽因帖木兒等輔之自出師次子高煦  
高燧從焉

王世貞曰文皇靖難師在己卯秋寧庶人作亂亦在于  
己卯秋相去正得二甲子文皇之起以都督三司謝宴  
伏兵戮繫之寧庶人亦然豈偶合耶抑有所借龍象也其用  
李自賢為太師劉養正為軍師似有取于韓公誠意伯同  
姓然高帝之帝業成于鄱陽一戰而庶人却敗于其地  
則大相反矣文皇以壬午入紹世廟以先一歲入紹  
而亦以壬午改元帝王自有真所謂妙合者固不在彼而  
在此也

屠叔方曰燕王之變削亦反不削亦反齊泰黃子之澄議  
未盡非也燕王特藉口于此焉耳二氏之後不絕倘亦有  
天意乎

甲戌燕王次通州指揮房勝降

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燕人使未能攻之宣再  
敗與衛鎮撫曹瑿俱被執死之拔薊州遵化衛指揮蔣玉容  
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降





裁和曲州祿勸州南寧睢寧二縣

已邗燕人陷居庸關都指揮使俞瑱守關王曰居庸吾咽喉也乘其衆心未固攻之命指揮徐安瑱方部署燕人賈勇往先登克之瑱走懷來依都督宋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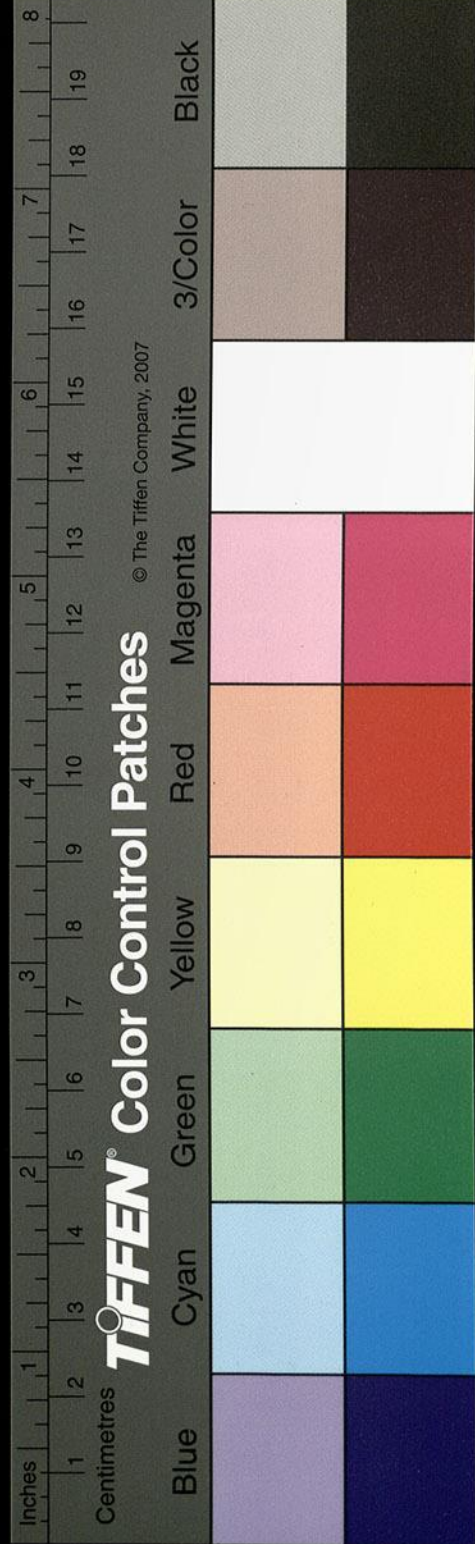
甲申懷來潰燕王以宋忠守懷來必爭居庸須其未至邀擊之忠躁復寡謀衆心不一易與耳率指揮徐祥馮雲等八千人捲甲疾馳忠果援居庸怒其將士曰爾等父兄家北平者燕盡殺之矣速報仇諸軍或疑或怒燕王使其前鋒用家幟先登城中子弟望見幟皆喜無鬥心忠敗走入城遂以陷

都指揮使彭聚孫泰力戰死忠急匿厠燕軍捕出之并獲俞瑱俱不屈死兵勢大振于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諸守將往叛附矣是日大同叅軍都督同知陳質來援兵敗回大同

丙戌燕人陷遵化指揮馬鎖住降

庚寅燕人攻永平指揮使趙彞耶亮叛降燕人進灤河辛卯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專退朝燕居翰林侍講方孝儒為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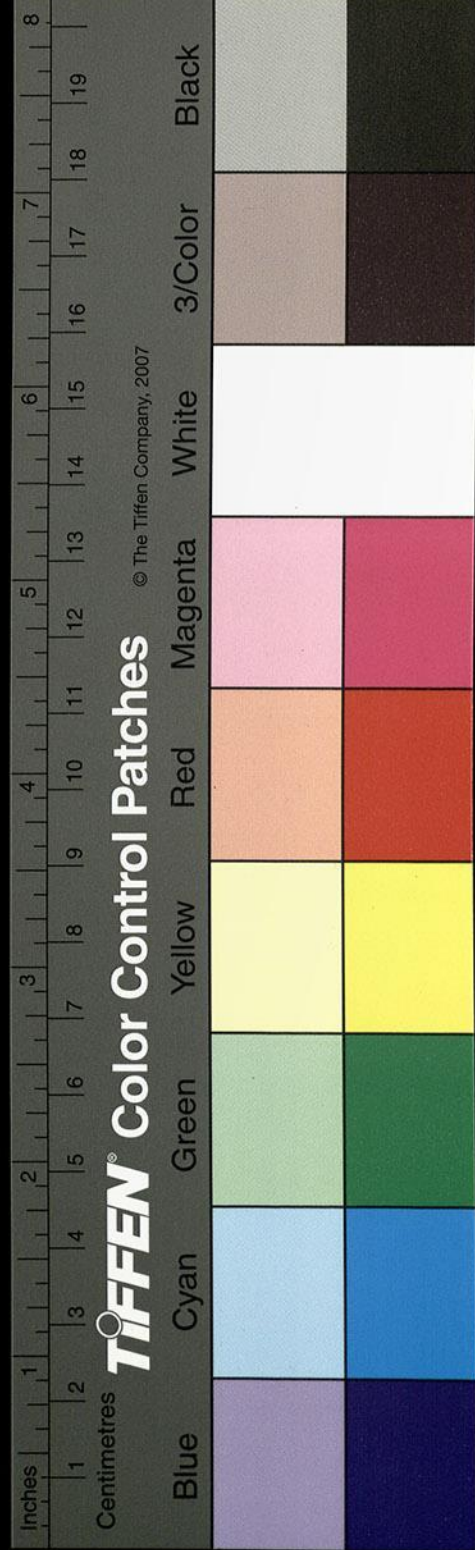
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兵出松亭關攻遵





化萬素智勇貞獎懦陳亨故貳于燕王獲二卒遣之為書  
置一卒衣中多予之金使書通萬而言素通者其一卒無所  
賞卒志歸許于貞、搜卒書執萬以聞命籍萬家下之獄  
朱鷺曰異同之為事利害也甚矣哉彼已相能固于堅城  
一水一火鬥所自起若亨萬同心一德其利斷金誰割無  
聞之刃哉亨既忘萬將亦有意色可揣而萬曾不覺何闇  
也志曰當發不發大賊乃作卜萬之謂乎亨以叛全萬以  
忠獄寃哉其亦足以為共事者萬世鑒矣  
壬辰命長興侯耿炳文為征、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

審忠為左右副將軍率師三十六萬北征安陸侯吳傑江陰  
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李  
文等俱從軍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江淮旗壽縣之神書諭諸  
王劉燕屬籍詔曰朕奉 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  
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  
年周庶人楠潛為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皆與同謀朕以親  
親之故不忍暴揚其惡止治楠罪餘置不問今年齊王榑謀  
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燕王棖湘王柏同謀大逆柏知罪與  
自焚榑已廢庶人朕以燕于親最近未窮其事今乃忘 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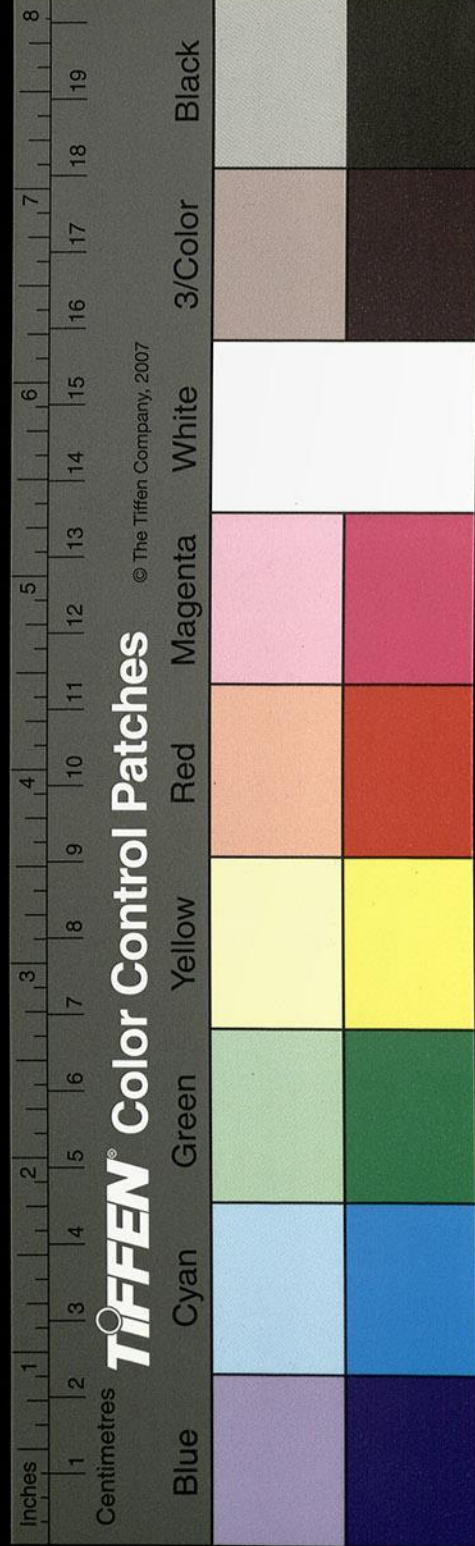




祖逆天稱兵構禍意欲犯闕危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駭聞昔  
先皇帝時棣包藏禍心為日已久印造偽鈔陰結人主朝命  
窮極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海內聞知  
莫不痛忿今不悔過又造滔天之惡雖欲赦而之獲罪宗社  
天地不容已告太廟廢為庶人遣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三十  
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  
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又誡諭北征將士  
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  
極今爾將士與燕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上

方銳意文治日與儒臣討論周官法度謂燕人不足憂齊泰  
黃子澄等以北兵強兼誘朵顏諸人不早禦之將遂失河北  
故大發兵焉

朱鷺曰諭誡將士是興亡一大機也內兵心忌文皇膽  
張此急而被奮此瑕而被堅又何俟接戰覘勝負哉夾河  
戰後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  
上教之也夫不忍叔父其自忍乎真宋襄之仁義也若欲  
勿殺則如讓之欲兵無害則如已之讀史至此而不啞然  
笑失聲愾乎當時在廷諸臣曾不出一言相難何與殆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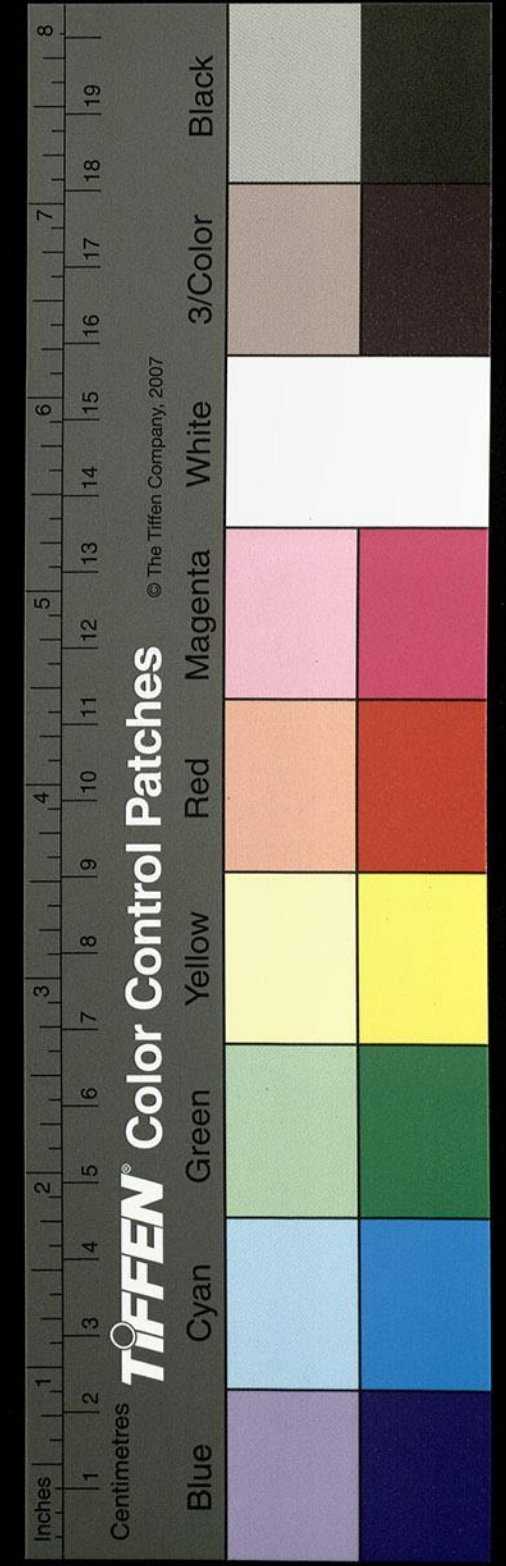




蔽厥衷而默以相靖難之成與  
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刑部尚書暴昭署布政司事  
檄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  
江北蝗有司請使捕督上曰朕之不德又殺蝗以甚之爾  
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脩  
實政是歲蝗不為災更有秋

八月戊戌朔翰林侍講方孝儒主應天試二百十四人長洲劉  
政第一深器重之曰此他日可託孤寄命者  
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遣都督徐凱屯河間都督潘忠都指

揮楊松屯鄭州松引九千人為前鋒進次雄縣約忠為殿  
壬子燕人屯樓桑晡食渡白溝河夜襲雄縣楊松縱飲大意  
不為備雄人登陴罵北兵遲明燕緣雄屠之獲馬八千匹  
癸丑燕人次灤河張玉曰楊松潘忠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玉  
先驅覘耿炳文兵還言南軍兵紀律其止上有敗氣  
甲寅都督潘忠來援楊松燕將譚淵以千餘人過月漾橋蒙  
芟伏水中使勇士邀戰于路隅伏出水據橋忠松無所退遂  
被執燕庶人遂自將百餘騎趨鄭州官兵盡降南兵還屯白  
溝河燕庶人曰耿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田間破之必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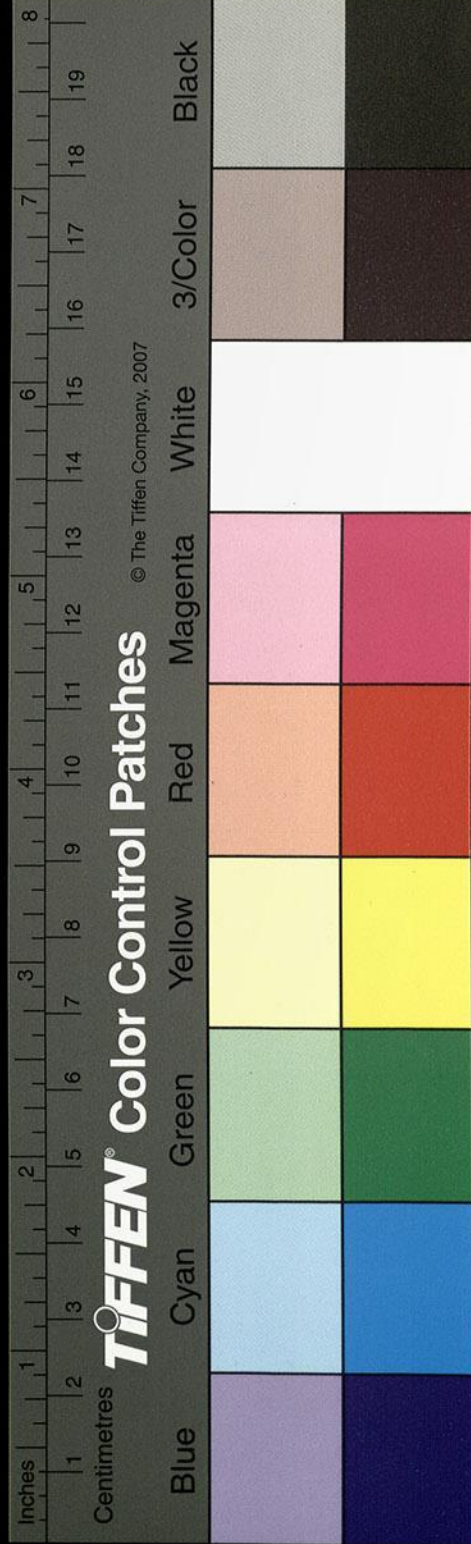
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部將張保降燕言狀燕庶人厚禮  
撫之令詐言被縛而逃言燕兵屢勝行即至須河南兵移北  
併禦之炳文果移營

庚申都督徐真擊燕兵于大王庄敗績

壬戌燕庶人自引精騎直趨真定西門下破其二營耿炳文  
覺令起門橋、紉斬于此軍乃出戰燕將邱福以奇兵擊炳  
文背未能挺文八長矛圍二拱餘率二十餘騎突入陷堅  
燕庶人麾眾從之追奔及滹沱河南軍尚數萬列陣北向朱  
能貫願奪戰衝陣眾狼顧不支相駘藉死炳文奔北入城卒

闐門不得入自相斫乃入燕騎士薛祿刺左副將軍灤城侯  
駙馬都尉李堅墮馬獲之右副將軍竇忠都督顧成都指揮  
劉遂俱見執夫亡九萬人溺死無算喪馬二萬餘匹炳文入  
城堅壁燕兵攻之不下引還炳文夙將長于戰而未嘗搃大  
眾諸將多紉綺子弟失律債事宜也  
安陸侯吳傑率師援真定兵潰

九月丁卯召耿炳文還命曹國公李景隆為征下大將軍代耿  
炳文北征上聞敗始有憂色黃子澄曰無憂勝敗兵家之  
常耳上曰雖然孰堪更將曰曹國公李景隆可比用景隆





破矣遂召炳文還上親餞景隆江上賜諸將犀玉帶有差  
安侯陸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盛庸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  
各帥偏師步騎數十萬諸道並進直搗北平而景隆奸懦專  
聞自負文武才意殊輕敵識者憂之

備遺錄曰或云初李景隆父子好賢下士與方孝儒交誼  
甚篤景隆之帥師北伐由孝儒薦之既而兵敗不誅漸有  
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雖信至不復疑卒開門以  
降蓋不免于誤國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叅贊李景隆軍魏貢入太學母亡

廬墓三年洪武甲子旌其孝授前軍都督府斷事奏墾河南

山東北平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太祖嘉納

之後坐累戍貴州關索嶺值上疏乞歸鄉宥還遼州知州

王欽應詔辟巍上言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后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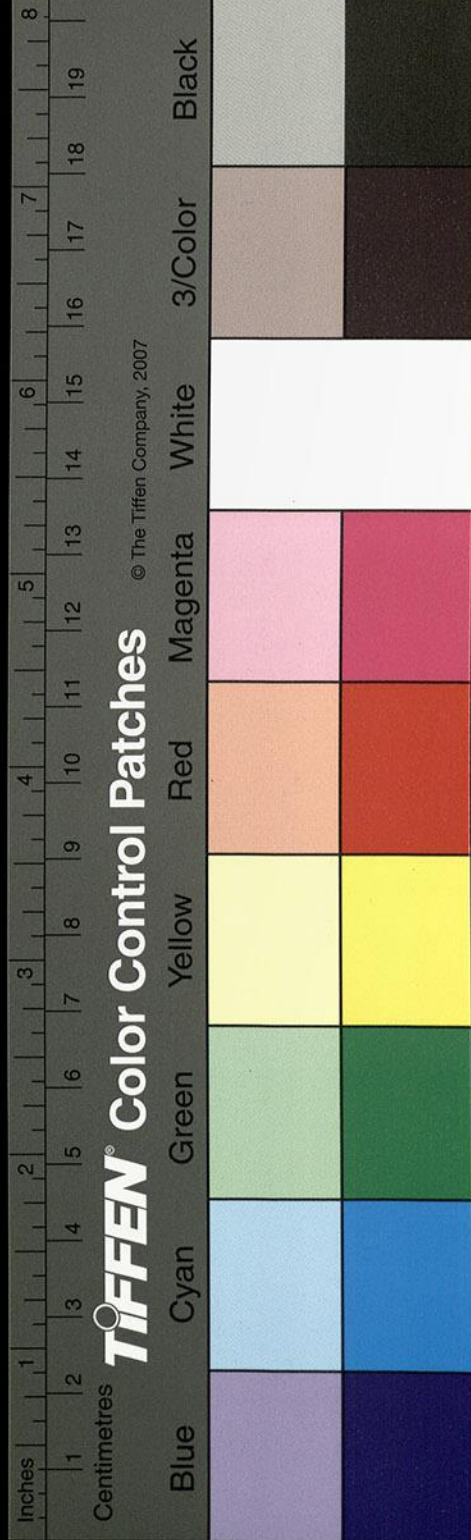
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各據形勢關

陝百二山河其民悍勇西隣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

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

近胡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

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所謂桑麻之野坦平肥沃其北雖





沙漠不毛然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  
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  
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  
星羅綦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  
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  
則隳紀綱削之則傷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要于  
衆建諸侯而加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裁  
制諸侯之長策也今盍師其意下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  
府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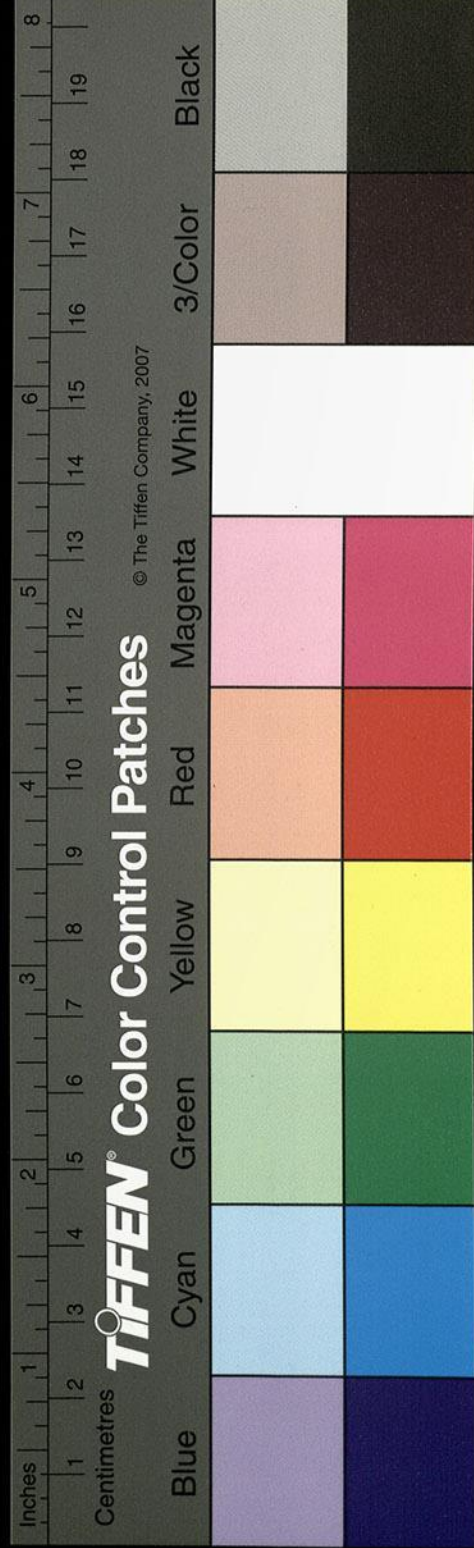
燕蜀其餘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上奇其才命  
赴行營

谷王穗自宣府遁歸京師長史劉璟上十六策不報命叅議

李景隆軍中

齊泰言遼王寧王地近燕請召還二王從之遼王植至徙荆  
州寧王權不至削護衛初燕庶人嘗巡邊與寧王相得甚歡  
及聞削護衛喜曰取大亨必矣乃遺寧王書告窮蹙求解若  
不知詔削也者寧王喜燕兵將趨大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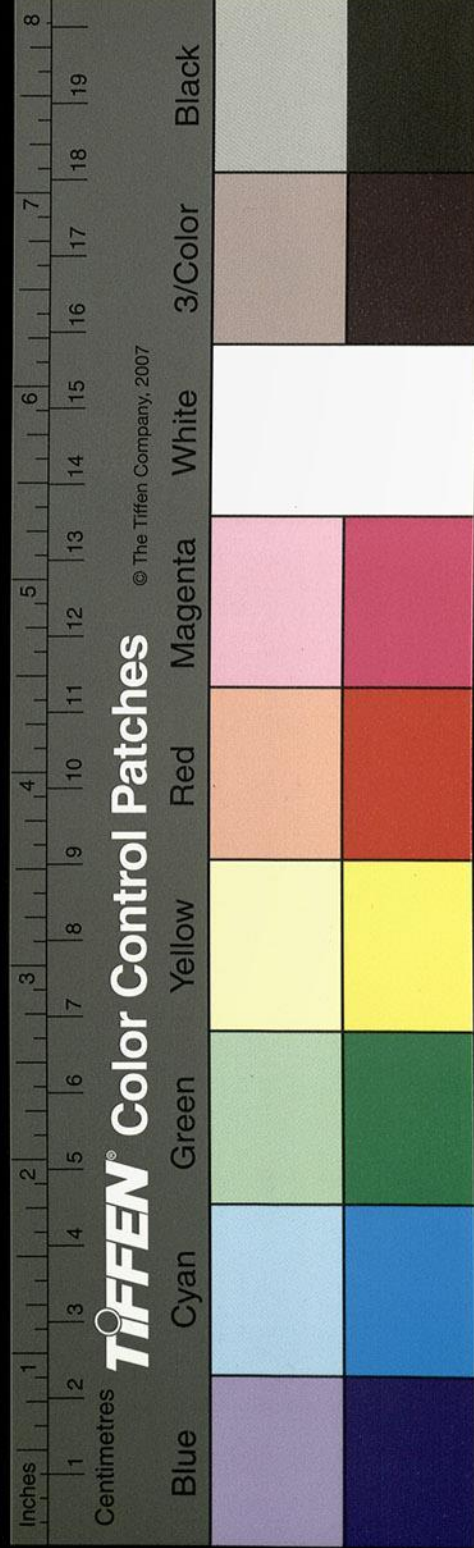
戊辰監察御史韓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不獨親其親臣





歎 陛下愛惜諸王之至待諸王之厚而諸臣不體也凡見  
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者豎儒耳諸王親 太祖遺體也而貴  
孝康皇帝手足尊 陛下叔父也 太祖遺體則不可使賤  
親之手足則不可使缺 陛下叔父則不可使絕也 高帝  
皇孝康皇帝為天子子與弟以為僂在天之靈安乎臣念至  
此未嘗不流涕也夫亡唇寒齒欲糠及米言者曰二叔流言  
周未嘗不誅也六國反叛漢未嘗不削也遂使周王播遷谷  
王流離于是齊王廢湘王焚代王遣岷王又見告矣諸王自  
為計必曰兵不舉禍必結是 陛下激之也燕王舉事已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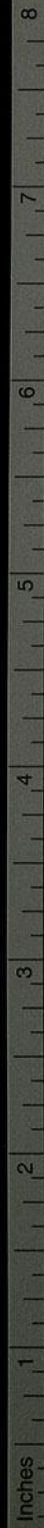
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有一矢之獲乎經營已久軍  
興輒乏將士挺敗徒令中原赤子困于輸戰九重之憂方深  
帷幄之計彌礪日甚一日語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  
堅臣恐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憂伏惟興滅繼  
絕釋齊代岷三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京師迎楚蜀為  
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以往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社稷  
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 宗社幸甚 上不聽  
設遷曰方建文初莫不以強藩為慮如高魏韓郁其策合  
矣當事若罔聞者何也周岱湘岷四王未始稱兵于以展





其惇睦計之得也燕人矯命雄行長驅千里安得與周代  
湘岷四王所可并日而論乎使此兩人早陳于靖難之先  
真救時之藥石萬世之名臣矣今中朝之過舉已彰北平  
之兇鋒方肆而猶轉圜之是望已格乎不相入矣  
叅贊軍務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請身使燕諭以大義許之  
巍至北平稱國朝處士臣高巍再拜上書燕國大王巍聞世  
之大丈夫為國排難解紛上安宗社下安黎庶爾巍雖無家  
丈夫之才竊慕魯仲連之為人喜排解紛難附名世而不朽  
也頃 太祖上賓令 天子布維新之政天下莫不感悅不

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不知其出何名在朝廷諸臣  
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  
開說苟聽巍說可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相骨  
肉之恩愈厚巍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蓋夙許 太祖以  
殞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  
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休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賤離  
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為  
大王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萬一有失大王獲  
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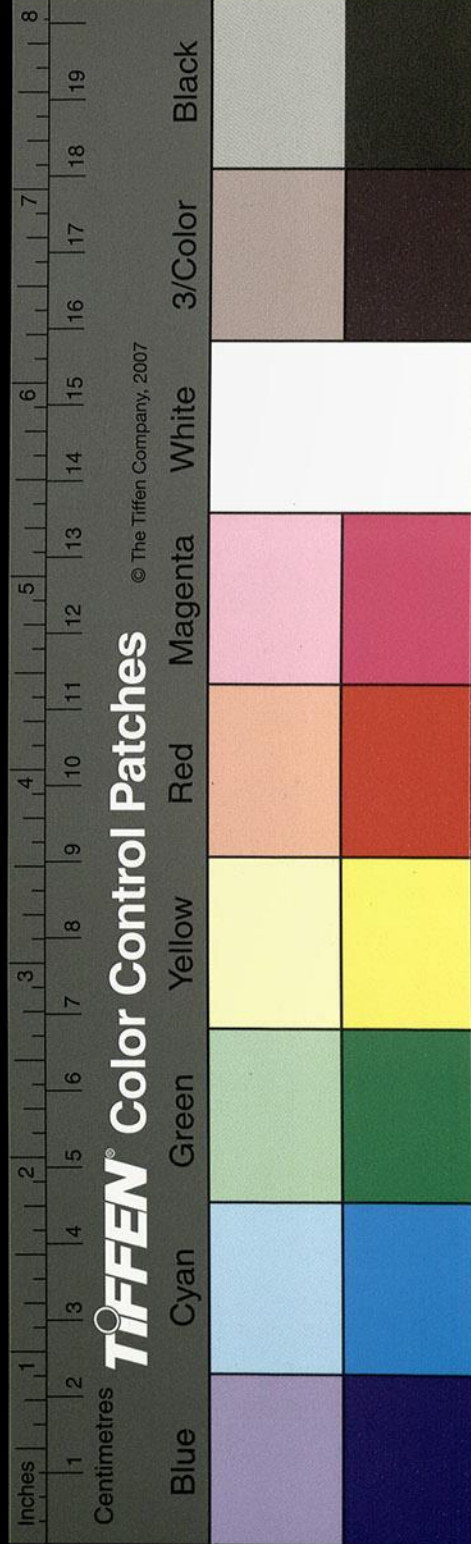
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今已數月尚不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之將士殆亦已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死于殿下乎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僥倖即幸而事成後代公論為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于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與書再上不報

設遷曰高叅軍使燕豈真欲以三寸舌賢十萬之師哉盖覘燕之動靜俾知雖朝廷雖兄散疎迹尚有人焉探虎穴撩虎鬚也若必曰希魯仲連之已事又為叅軍所賣矣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令都督耿嚧楊文等率兵攻永平不克徵謫戍官伏顯等入京仍指揮等官

李景隆至德州收耿炳文敗卒得五十萬進營河間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鈇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賴以不乏燕庶人聞之曰李九江景隆小字高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饒曷

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吾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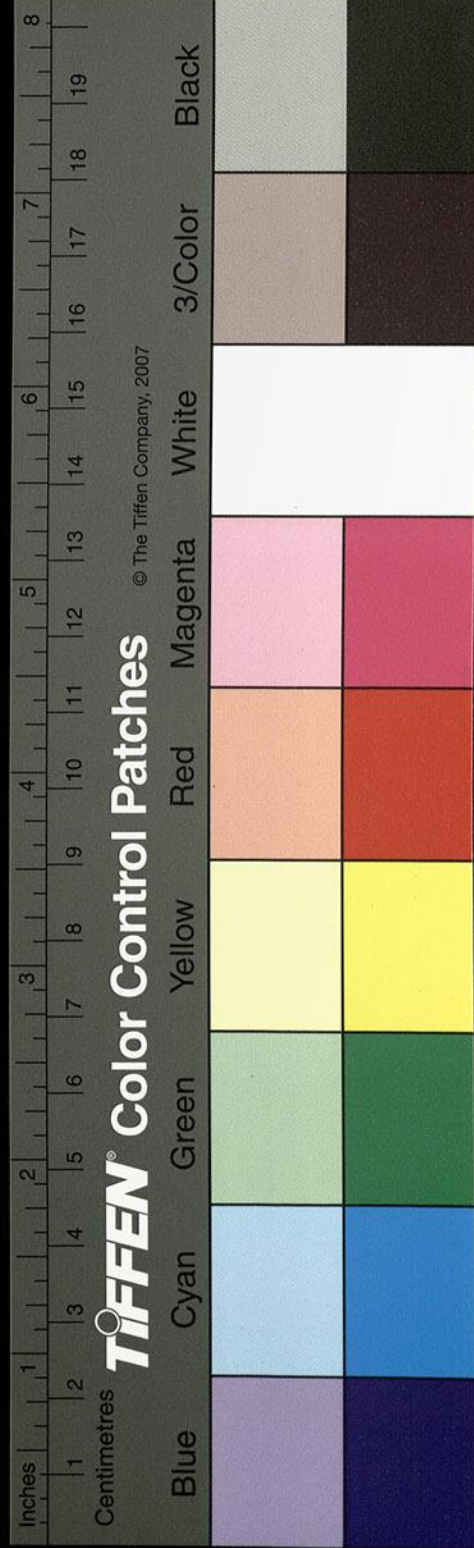




往援永平彼乘虛來攻回擊之成擒矣諸將以北平之兵少  
燕庶人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之出非專為援北平也直  
誘其至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出必遁走我一舉而解永平  
之圍且破李九江也遂行戒世子督兵嚴守勿出戰  
長興侯耿炳文還朝上言臣失利而旋萬死難逃天恩不罰  
叨券莫何然臣有一言足以贖死惟 陛下聽思之燕王與  
上 皇父為同母弟 陛下之嫡叔父其性尚未離骨肉今  
陛下何至解支體而散肝膽于他人不如誠信親迎使受顧  
命授以國政而 陛下燕恭坐理親臣夾輔勲業湊翼可保

燕王之無敢有他志也不然新進用謀驟而操兵握權敢當  
國家之重任諸王皆 太祖之親子臣輩皆 太祖之親臣  
彼不屠食而空不已也 陛下何至以 太祖之天下為屠  
肆而以 太祖之子孫 太祖之舊臣為豕乎奏上竟不報  
調江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赴山東德州徵謫戍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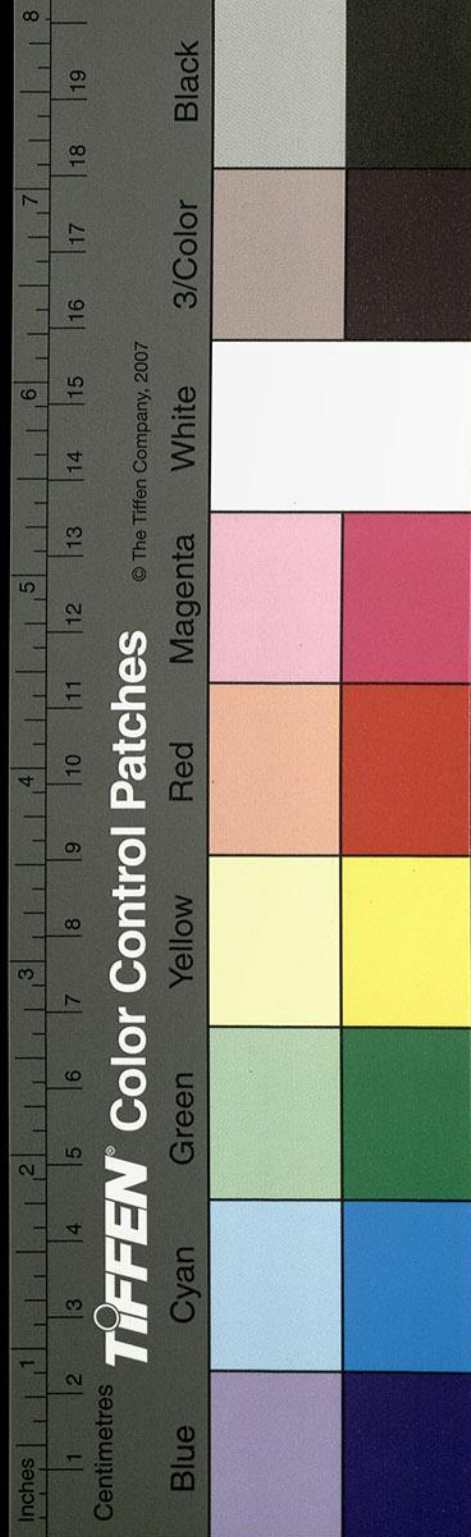
燕人猝至永平吳高抵敵不及渾退保守山海關  
十月壬寅燕庶人襲大寧都指揮使朱鑑力戰不支死之寧府  
長史石揆不屈支解揆平定州人都督陳亨都指揮房寬叛  
降燕大寧古惠州地國初設行都司遼東宣府左右之寧王





權建國列城九十帶甲八萬草車六千諸胡騎若朶顏諸夷  
皆驍勇善戰其三護衛皆中州閭左北地苦寒日夜思歸也  
寧王善謀燕善戰先是歲秋行塞相會及燕人將帥南向慮  
寧王躡其後嘆曰安得有大事兵斷遼東助我以諸夷哉至  
是燕庶人從千餘騎直趨大寧時劉貞陳亨悉兵守松亭關  
燕庶人徑道卷旆登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城西門崩克之  
獲都指揮房寬殺卜萬于獄都指揮朱鑑死總兵都督劉貞  
等引軍還援大寧陳亨故通燕出貞不意與營州中護衛指  
揮徐理陳文襲貞悔曰吾失斷也夫自廣寧浮海還京師

辛亥征大將軍李景隆聞燕人出自蘆溝橋進攻北平不  
克遂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城景隆自屯于鄭村壩以待  
燕人至大兵十萬圍北平攻麗正門急燕盡出婦女乘城轉  
籬石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騎千餘戰入張掖門勢銳甚城  
垂破景隆密止之退十五里而軍燕世子今夜汲水澆城俱  
冰城遂不可登都指揮梁銘等時夜出砮營官兵輒亂  
甲寅燕庶人脅寧王權棄大寧而西初燕人下大寧止騎城  
外輕身入執寧王手大慟具言所為起兵故因求王草表王  
置酒驩會數日燕庶人令親信吏士稍入郭陰結諸胡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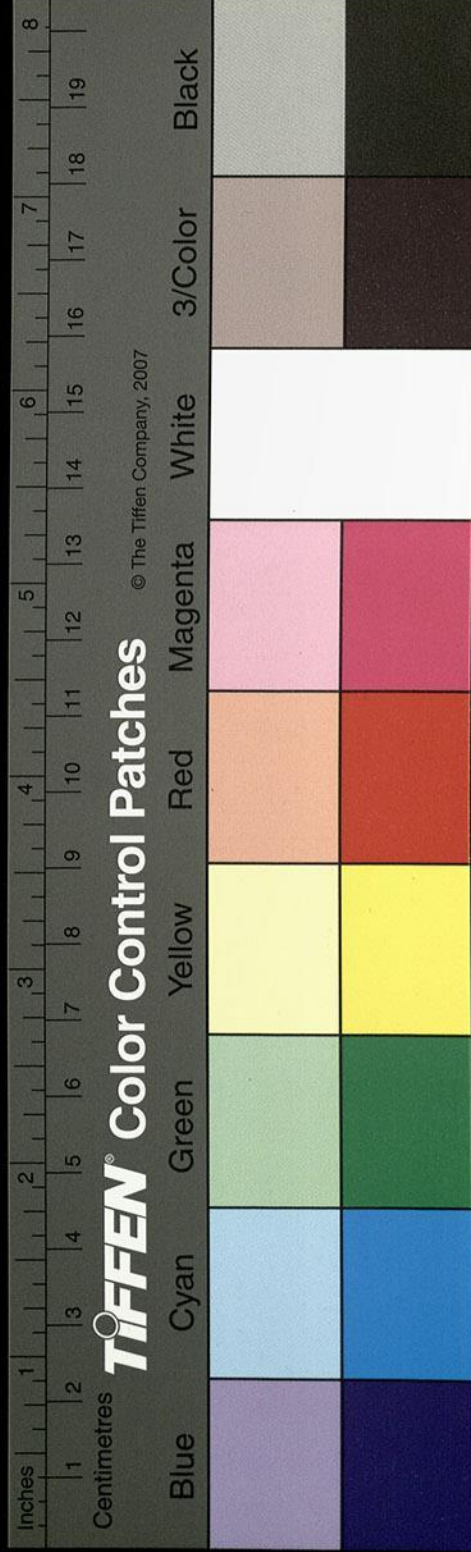




兀良哈等及閭左思歸之士濱行寧王郊餞燕千餘騎擁王  
入闕諸夷酋閭左一呼皆集從王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寶  
隨還北平而大寧城為之一空分諸夷酋閭左為五軍張玉  
將中軍鄭亨何壽等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朱濬等副之李  
彬將右軍徐理孟善等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等副之  
房寬將後軍何允中毛整等副之而兵勢遂日益盛  
辛酉遼王植來朝王以大寧破懼而入京尋改封荊州  
是月徵雲南兵入京以備出征  
十一月庚午燕庶人自大寧還李景隆移營白河西燕人禱曰

冰則天相燕也其日果雪河冰燕師盡渡都督陳暉追躡之  
燕庶人還擊暉：敗跳冰遁冰乃皆解至連破南軍七營  
壬申李景隆值燕庶人于鄭村壩戰三日大敗失亡數萬降  
燕者亦數萬人都督何真焚敵韜以煖燕庶人鎧者趨馬楯  
人呵之燕庶人曰止是皆壯士其後景隆棄其輜重走德州  
燕人乘勝奮兵還攻北平之九壘破其四營餘皆潰  
癸酉燕庶人入北平

乙亥燕庶人再上書傳檄天下曰前上書上已歷三月未蒙  
垂察兵討不已竊聞朝廷論臣不軌罪八悉奸臣誣臣冤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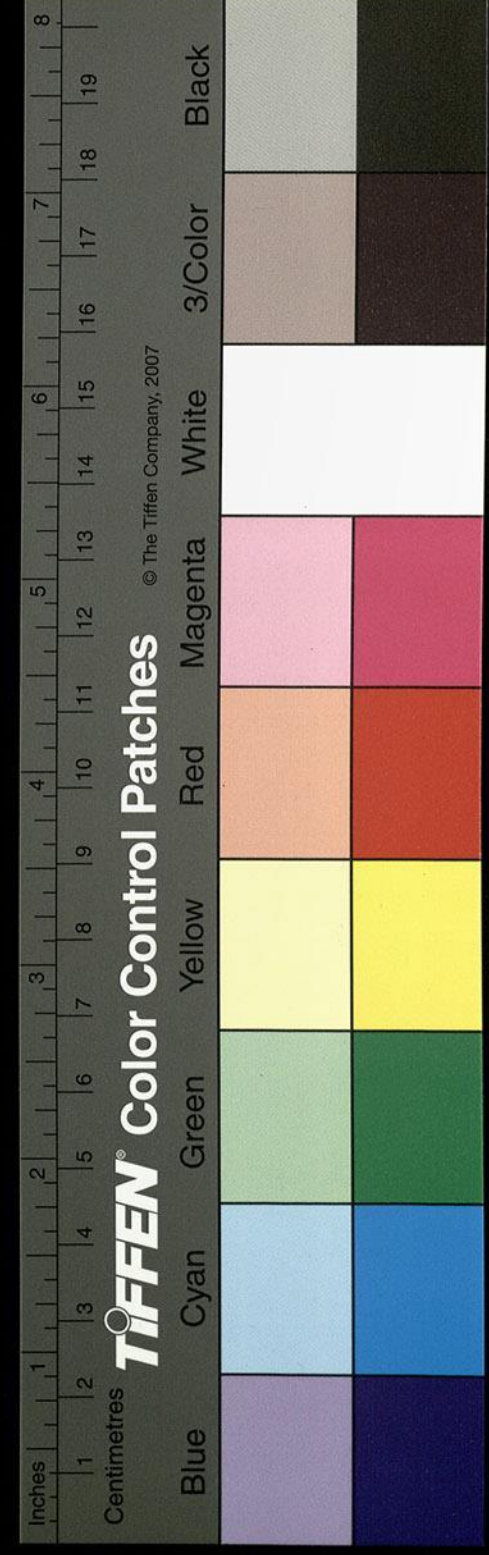
明甚且 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于屬  
最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疏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理  
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今諸王臣序  
為長周齊湘代岷諸王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奉晉諸國不  
難去矣寧王無罪頃又削其護衛辟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  
獨全耶伏乞斷然不惑奮去巨奸不勝懇切遂傳檄天下

壬辰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說于燕人之心  
朱鷺曰謂罷齊泰黃子澄二人足弭靖難耶何愛二人而  
不以謝天下即二人亦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而授甘

心焉可也如漢景之斬晁錯于東市亦可也名逐而實留  
之欺遠損重謂國體何度 文皇有心是特借二人以發  
難逐亦來不逐亦來又安取罷二人以快敵示朝廷怯差  
乎此二人實釀亂非能賢也陽逐之陰留之至其後也旋  
逐之旋又欲還之幾見用人如此而國未有不亡者

召茹瑄為兵部尚書

李景隆復聚兵于德州命禮部左侍郎陳性善監其軍  
十二月丁酉朔燕庶人忌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曰高怯而密  
去高楊文雖勇不足慮也遺二人書易其函各以聞朝廷疑





高削爵安置廣西

甲寅增工部營繕司虞衡司主事各三

乙卯燕庶人出紫荆關攻廣昌燕人知李景隆圖後舉先趨

山西大同迫其援以疲于奔命是日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之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自拔南歸

初令武官襲職兵部閔旨五府

進李景隆太子太師時軍敗上不盡聞兼賜勞勅金幣珍

醞貂裘等

選募謀勇士中牟楊本為錦衣衛鎮撫沅州周拱元為所鎮

撫本精遁法時吳王撫軍及登臺見大水淼茫一軍不見本

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征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

隆忘本不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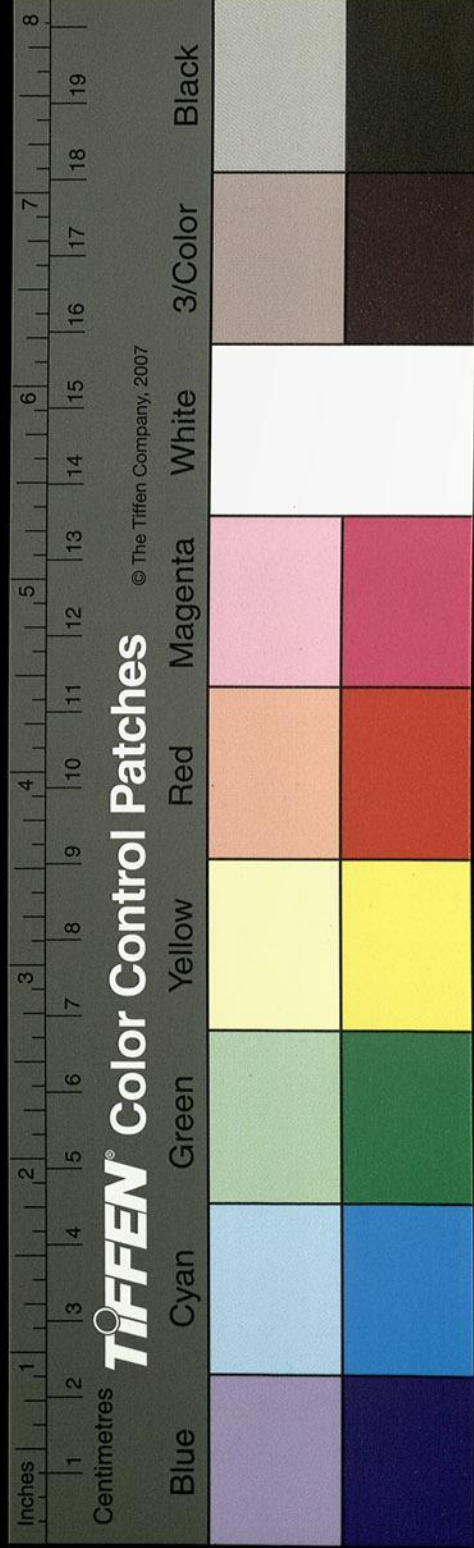
肅王榘乞內徙移蘭縣

殺留守衛指揮同知李申

錢芹為行軍署斷事

法司奏今歲論囚減往年十之二

申子讓燕府儀賓守北平甚力





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位上表求封旦尋卒

安南臣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立其長子顯末几復弒顯立其幼子美又未几弒之尋大殺陳日焜宗族篡其位季犛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更姓名胡一元其子黎蒼更名曰胡奩國號大虞一元僭號稱太上皇奩偽稱大虞皇帝改元元聖

國權

益官設遷孺木著

建文二年庚辰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

戊辰楚王植薨謚曰昭世子孟烷嗣

燕庶人攻蔚州指揮李誠率兵出哨見獲遂約期獻城自効縱遣入城謀覺下獄死之已守將王忠李遠等以城降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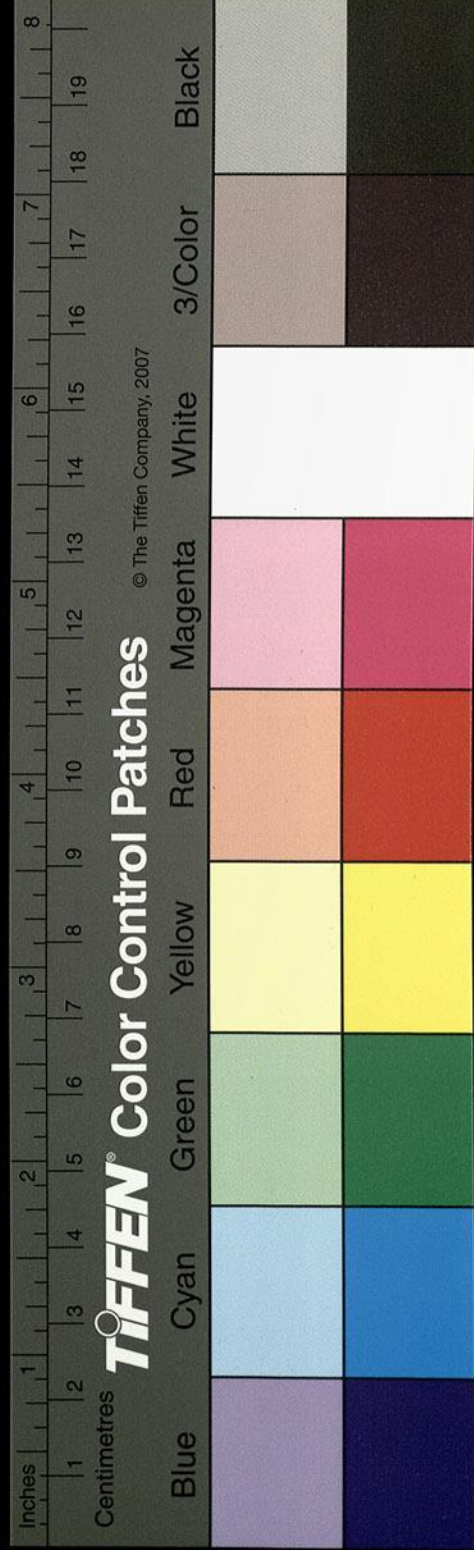
全晉皆潰

今山西

辛未上南郊還宮受朝賀大同

國權

建文二年





燕庶人克鴈門闕進攻山西大同

二月壬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主禮闈分考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仁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俞士吉王度知貢舉禮部尚書陳廸右侍郎黃觀時得吉水王良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閩縣葉福皆死壬午國難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榮新淦金幼孜武進胡濙太康顧佐皆知名士  
戶部司務錢芹署行軍斷事  
進都給事中秩正七品給事中秩從七品

癸亥省行人司隸鴻臚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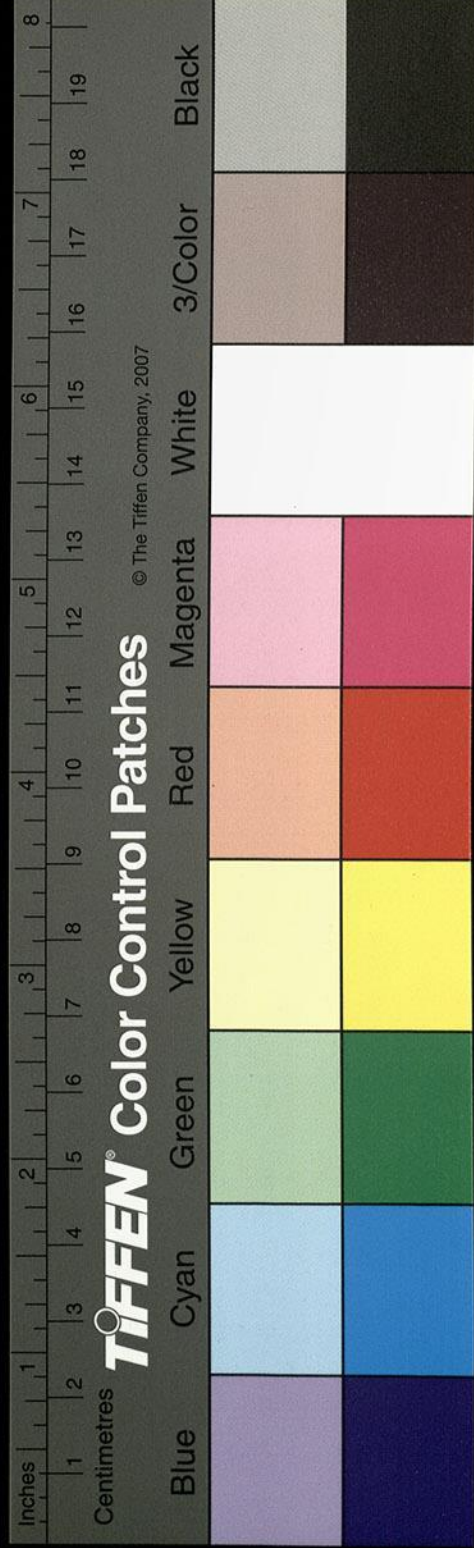
改大理寺曰司左右寺正曰都評事寺副曰副都評左右司各設評事六

甲子命改都察院曰御史府置察院一負監察御史定額二十八人

乙丑詔江西浙江蘇州松江人仍官戶部

燕庶人破大同自是東自天城陽和西自雲州奇嵐皆不守燕人安行取代州略太原長驅度井陘

李景隆自紫荆關援大同





湖廣布政司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略曰帝堯之德始于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忤旨安置遼東  
迤北可汗坤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款北平燕人還北平不值援兵李景隆遺燕庶人書請息兵不報保定知府維僉叛降燕

三月丙寅朔日食

策貢士吳溥等百十人于奉天殿賜胡廣王艮李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欲首良寢其貌易胡廣賜名靖其對策

云親藩陸梁人心不搖 上善之後良殉難靖歸附仍名廣

戊辰賜御史衣

壬申乙榜貢士選署教諭訓導

辛巳改詹事府為御史府使朝謁左都御史耿清為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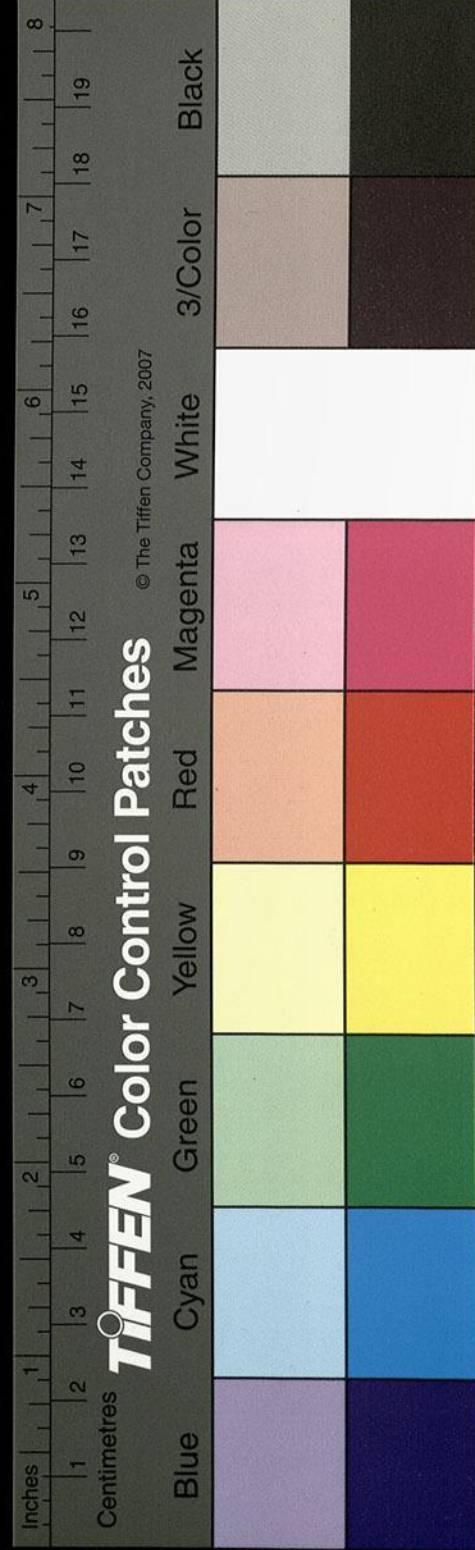
副都御史練子寧為御史中丞賜宴于新治

壬午巡撫廣東大理寺丞彭與民等奏撫黎事宜詔從之

纂脩官齊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翰林院侍講監察御史戴德

彝為左拾遺

鎮東將軍總兵官楊文督遼東兵攻平不克





袁義為右府都督僉事

進士黃鉞為刑科給事中

諸廢弁叛降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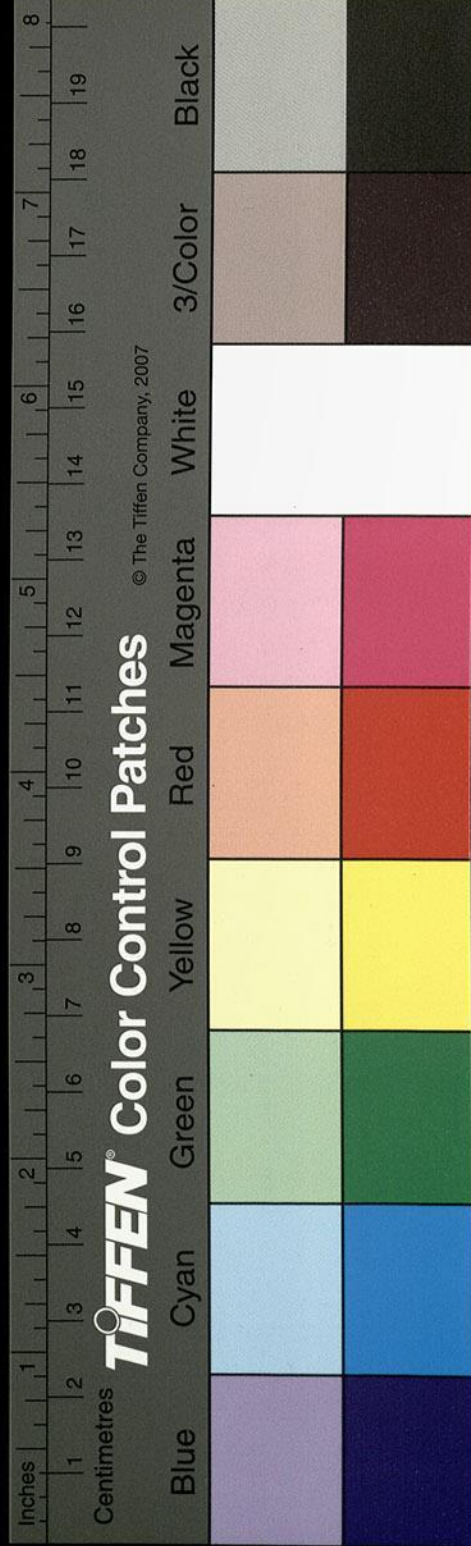
朱鷺曰 高皇帝起布衣濠上奮一劍成帝業專意右武而當日干城爪牙輻輳歸命爭效死力以集事勲名爛焉方是時左班不得望幸澤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脩文章兢奉 上旨而已及 文帝注思講學恬武兢文縉紳親而介胄踈于是翰苑有錫謚尚書登一品四稔之間氣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踴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

著亢節者亡慮彌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移貳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甘為 縛者多至千人皆身為將帥都督指揮者也砥柱積流增國壯烈自魏公輝祖父子暨謝貴馬宣朱鑑外几何人哉噫兩朝相及曾不甚遠一何文武離合之異也豈非 上所化哉故夫人主治天下德澤威嚴格之或不足意向移之而有餘矣

四月丙申朔廬陵顏伯瑋舉賢良授沛縣知縣

辛丑燕庶人率眾渡馬駒橋南軍武清

丙午李景隆兵次德州武定侯郭英等兵次真定約合攻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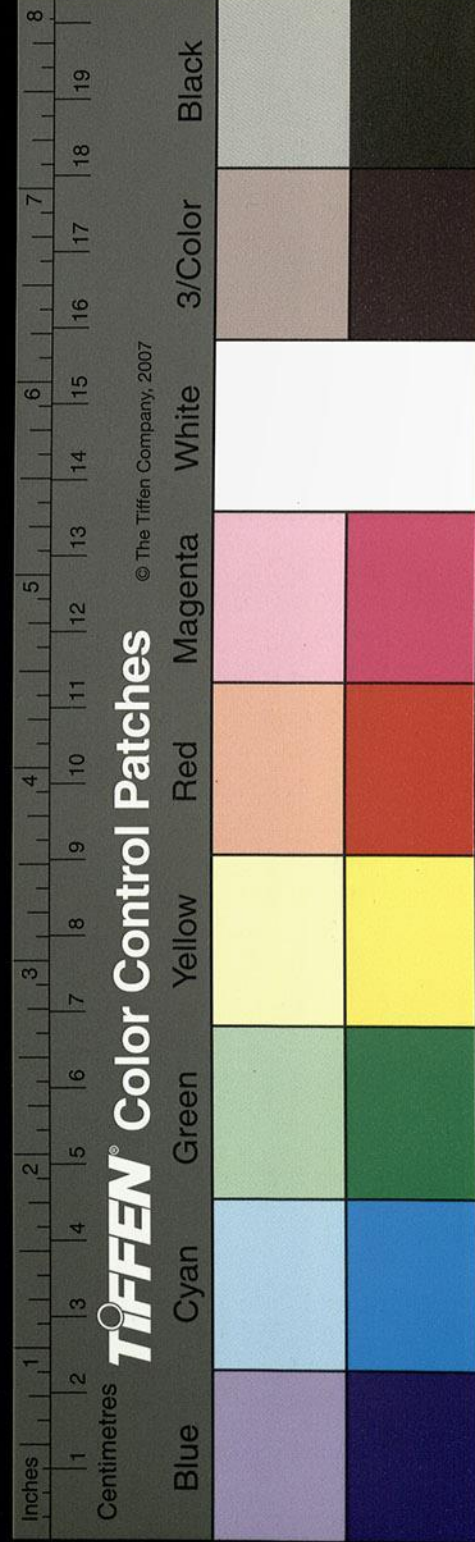


平景隆糾合亡散并未傳者軍號百萬  
增各王府賓輔二人秩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郡王賓友  
二人教授一人俱坐禮如賓師贊謁名不臣

癸丑李景隆進河間先鋒參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吳傑等  
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軍白溝河燕人進至固安  
乙卯行營大雨水平陸水深二尺

己未諸軍次白溝河燕庶人既渡平安伏萬騎邀擊安驍勇  
合戰互有勝負都督瞿能奮勇衝之燕屢却會都指揮何清  
敗被執安收兵還營李景隆各郭英吳傑等合共六十萬聯  
營白溝河及燕庶人夜戰燕庶人從數騎為後殿迷失道下  
馬視河流乃辨倉卒渡河去

庚申五十萬衆渡河瞿能平安賈銳翼攻平安遂斬都指揮  
房寬、驍騎也都指揮邱福以萬騎衝南軍殊堅燕庶人以  
精騎突入南軍左掖南軍復統出燕後連戰百餘合南軍矢  
如雨燕庶人馬三創易射矢盡三寨提劍左右擊劍缺遂稍  
卻迫重隄瞿能幾及之燕庶人佯提鞭後招能軍疑乃不前  
平安運槊驍健斬燕將陳亨斷都指揮徐忠兩指忠自斷擲  
之裹血而戰高煦見事急率精騎數千合戰彼此各自奮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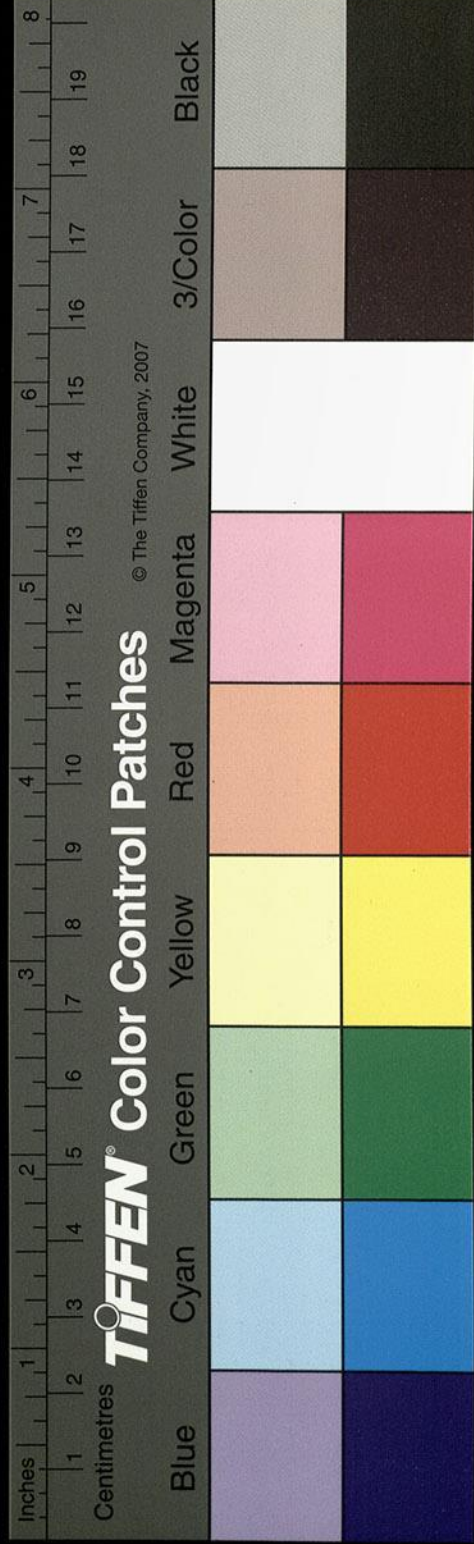
相扼至日中瞿能大呼滅燕入北軍斬其數百騎越舊侯俞  
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亦前會旋風起折大將之旛南軍相  
視而動燕人乘風燔諸營南軍大潰俞通淵瞿能父子滕聚  
俱陣沒監軍禮部左侍郎陳復初朝服躍馬入于河郭英等  
潰而西景隆潰而南殺溺殆二十萬暴骨如莽委棄軍資萬  
萬計燕人追及月漾橋降十餘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魏國  
公徐輝祖全軍而殿瞿能合肥縣人國初功臣瞿通之子驍  
勇有名先四川都指揮使從征西番又副總臣從征建昌月  
魯帖木兒俱有功俞通淵巢縣人以叅侍舍人累功屬西平

侯征蠻洪武壬申封祿二千五百石予告世秩明年罪削建  
文初授豹韜衛指揮使至是勅塋兄統國公通海墓旁二子  
靖端尋卒竟除蓋建文末諸將校往往失世官也

設遷曰白溝之役南軍百萬几于破竹一跌不收全師俱  
覆惜以瞿能償彼譚淵陳亨之兩將語云有能之將無制  
之師不可以勝豈欺我哉自昔大戰亦不數睢水之風昆  
陽之雨帝王得天雖夷險萬狀終不可以人力爭之也

壬戌燕人攻德州

己巳叅贊軍務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督餉山東左叅政鈇





鉉相值于臨邑大慟誓趨濟南死守  
禮部右侍郎黃觀為禮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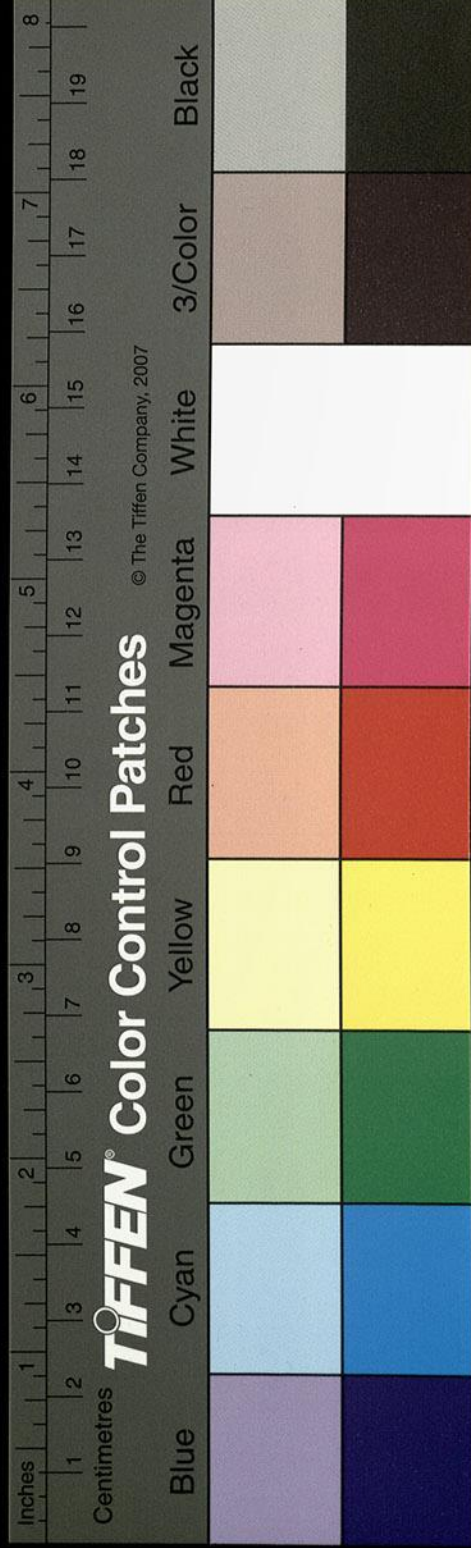
五月辛未李景隆棄德州奔濟南

癸酉燕人入德州奪餉百萬轉掠濟陽教諭吉水王省被執  
脫歸坐明倫堂伐鼓諭諸生曰今日君臣之義迫矣頭觸死  
諸生噓歔嘆泣不能門戶省字子職洪武壬子貢士有文學  
授淳梁教諭歷艱轉濟陽女靜貞適即墨周簿預遣人求父  
骸得遺壘

鎮撫楊本上言刑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

于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怨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  
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于燕 皇上不忍加  
刑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夫軍馬無限乃歸罪于裨校乞假臣  
為總兵凡先鋒叅謀臣自保舉仍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  
則可奠宗社于太山矣本遂率孤軍獨出被擒囚北平役後  
濟南失利高燧恐人心搖動殺之燕庶人大怒蓋愛其才欲  
用之也

丁丑燕兵至濟南燕長蘆盡得我軍餉  
已卯李景隆出戰大敗遂圍濟南百計急攻鉄鉉高巍等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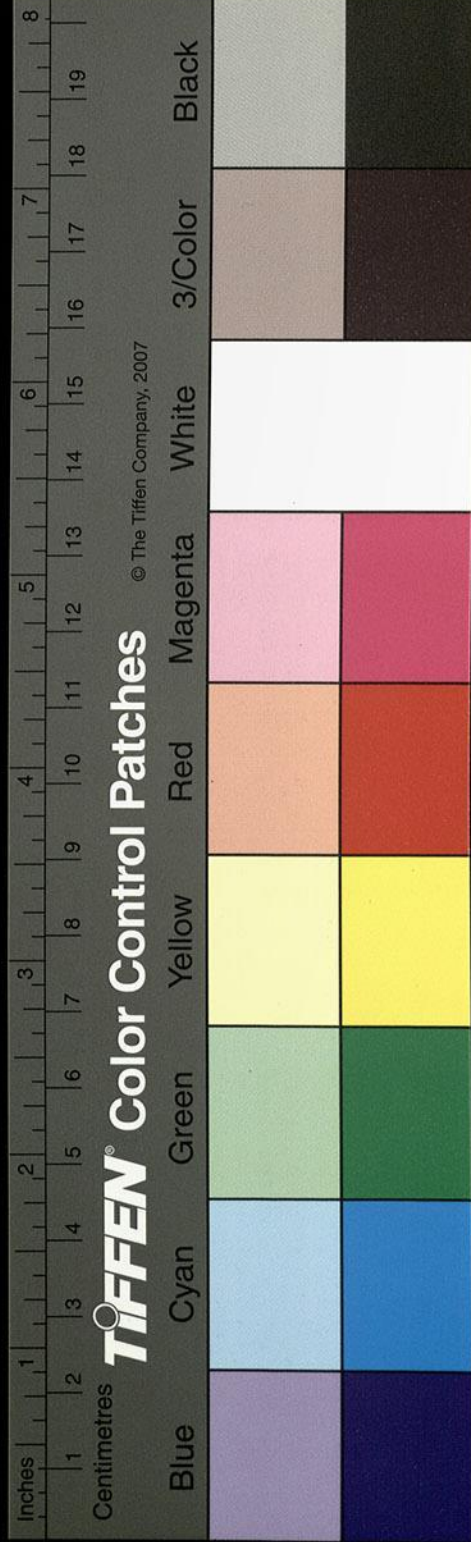


出不意襲擊之城壞輒繕治及隄水灌城中恐鉉令軍中  
詐降燕迎燕庶人入約其壯士懸鉄鏈伏城上闔則使守陴  
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  
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宗廟社稷憂誰非高皇  
帝子誰非高皇帝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見兵大軍  
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  
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大王燕庶人心大喜  
從之馬過城下城上呼千歲聲聞于闔鍵及于馬首燕庶人  
驚改馬而馳濟南人挽梁則堅燕庶人竟從梁馳去復圍  
濟南城益急城毀于礮鉉書高皇帝神牌當毀處遂不敢  
擊尋完城如故

都督僉事朱榮棄樂安走還伏誅  
貴州都指揮使程暹為左軍都督僉事  
史仲彬為徐王府賓輔仍兼翰林侍書

六月乙巳詹事府設少師少傅各一賓客二置資德院設資德  
一資善二屬官贊讀贊講贊書著作郎各二掌簿典籍各一  
增國子監司業二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

丙午令王府賓輔伴讀伴講伴書及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





名不臣用師賓禮

已酉八百土官刀板面遣頭目入貢

壬戌徵鳳陽官軍赴京以備出征

遣監察御史周觀閱兵徐州

鎮守遼東都督楊文圍燕永平不克

齊泰等計兵屢敗欲求成紓濟南之急尚寶司丞李得成慷慨請行見燕庶人于濟南燕庶人泣曰吾兩上書矣而不得

報親王下天子一等吾何求哉直自抹耳得成還口報上

辱怒其辱命囚之已仍釋

七月壬辰蘓州府通判徐宗寶署兵部右侍郎

都督平安出兵二十萬次單家橋奪北餉遣壯卒五千渡河

與都督盛庸合攻德州復之燕將陳旭遁

八月癸巳朔承天門災詔求直言禮部尚書陳迪言清刑獄卹

民數事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請捐公私逋負江南僧道多

占腴田蠶食百姓宜限給之皆見採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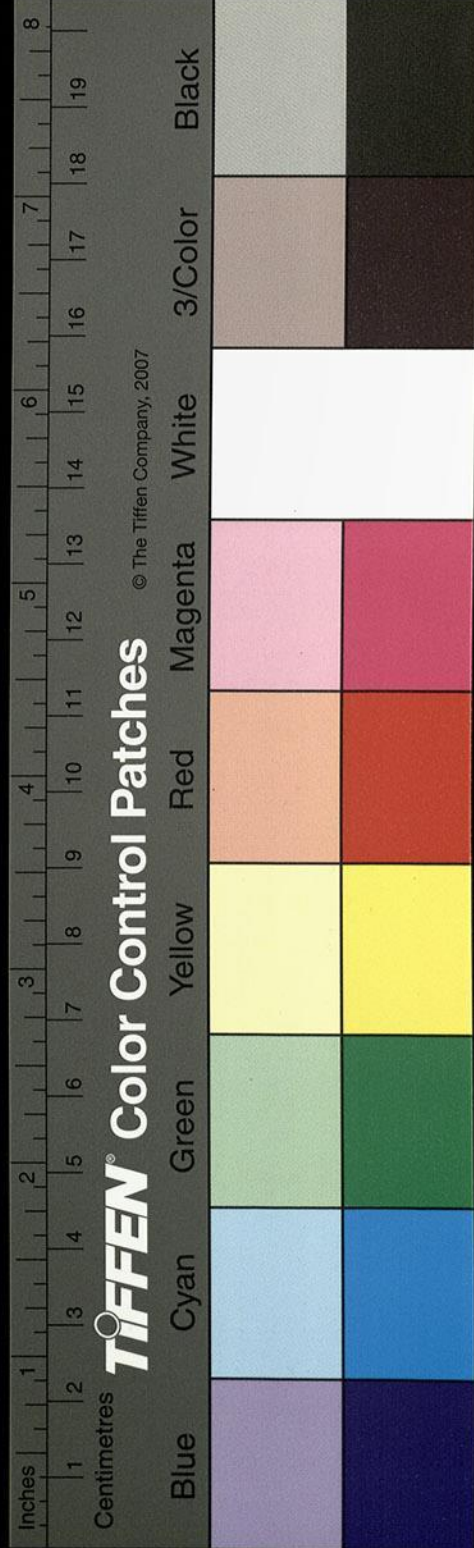
癸卯改承天門曰臯門端門曰應門午門曰端門謹身殿曰

正心殿改大學士為學士華蓋文華武英正心殿文淵閣各

學士一各殿增待詔典籍草東閣大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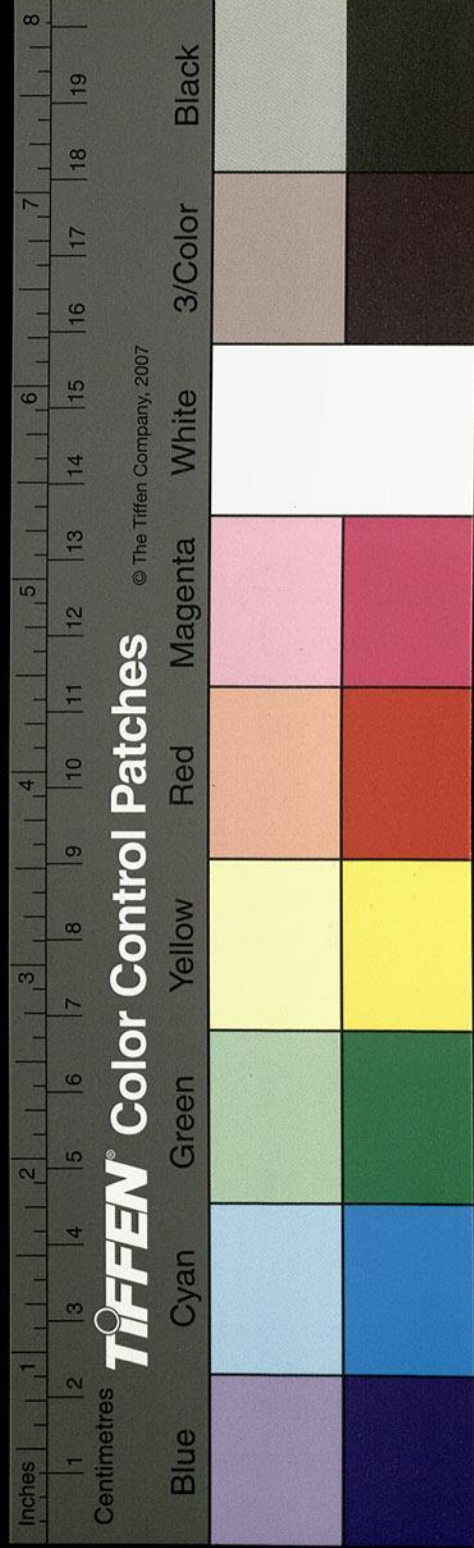
國權 建文二年

九





乙巳增翰林院承旨一學士一省侍讀侍講學士置文翰文  
史二館改中書為侍書隸之  
石首楊敬為脩撰孫子敬為檢討歸州梅遇春為左春坊左  
司諫國子助教漢川胡灝為編脩  
戊申遣都督陳暉率兵援濟南  
燕庶人聞德州破引濟南之師還時攻圍三越月力竭終不  
克鈇鉉出戰北師大亂去之或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  
南來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營冀趙深初定人心易搖郭  
布政資輩皆書生大叅公誠出奇兵由趙深道廣平抵真定  
諸將散亡者稍收合不數日至北平其間豪桀起義者大  
叅公便宜權署戎階號召之共圖北平北平破北師惶駭內  
顧將散而歸徐沛間風氣悍激項羽朱溫皆徐產也大叅檄  
顏知縣鼓倡義勇合南軍征進者俟彼歸晝夜躡之大叅館  
穀北平休養士馬以佚待勞彼至迎擊使腹背受敵大難旦  
夕平耳鉉雖善之而餉盡于德州守卒久疲南將多駕材無  
可恃不如固守濟南以牽彼師使江淮有備彼不能越歸道  
出濟上吾邀擊之全勝計也遂不果從既卻燕諸郡縣皆復  
兵勢大振捷聞進鉉山東左布政司有功官軍姜貴等五十





四人陞賞有差時死傷俱不獲賞貴等亦賞不酬勞軍中怨望鮮門志矣

設遷曰燕之于濟南不遺餘力矣時遼左楊文紫荆房昭單橋平安能乘其遠攻竟擣北平而中道邀其歸路燕之危若朝露乃彼此觀望三月餘其勢莫敢先動尚謂國有人哉鉄鼎石不用宋參軍之計猶孔明不用魏延也行之非難行之而非其人焉爾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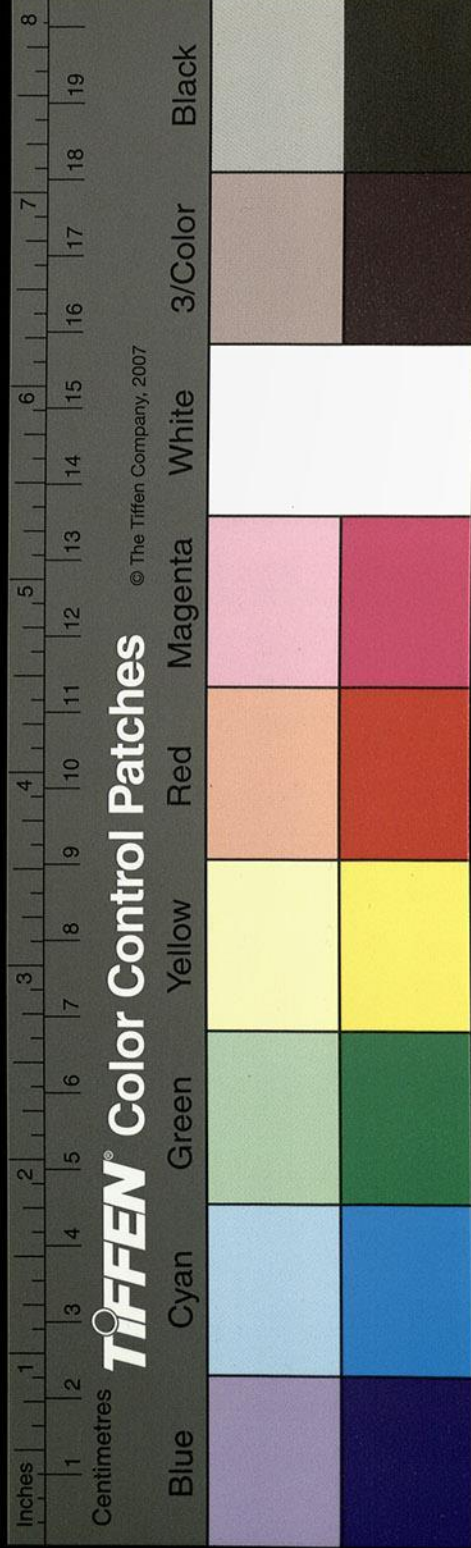
翰林侍讀學士方孝儒改文學博士

九月辛未召李景隆還左都督盛庸為平燕將軍總兵官右都

督陳暉平安為左右副將軍馬溥徐真為左右參將北伐景隆還朝黃子澄練子寧慟哭誅請之以謝祖宗屬將士不聽景隆闕機以應燕故其戰不善也

辛卯赦流放官錄其子孫

十月壬辰朔平安次定州與燕將陳亨戰錫山斬之徐凱陶銘次滄州盛庸次德州相犄角以因北平燕庶人以滄州新凍土易敗可襲而下也佯令曰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或曰征東何為也燕庶人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書曰利南乃自直沽疾行三百里至滄州城下掩擊之凱銘等





倉卒戰敗攻破之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李  
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執降軍數萬北還燕庶人為殿盛  
庸堅壁待師遇襲之不克  
山西清遠衛卒羅義扣燕投書請罷兵復請闕上言天子當  
篤親、厚諸父已北征之役 上不悅下之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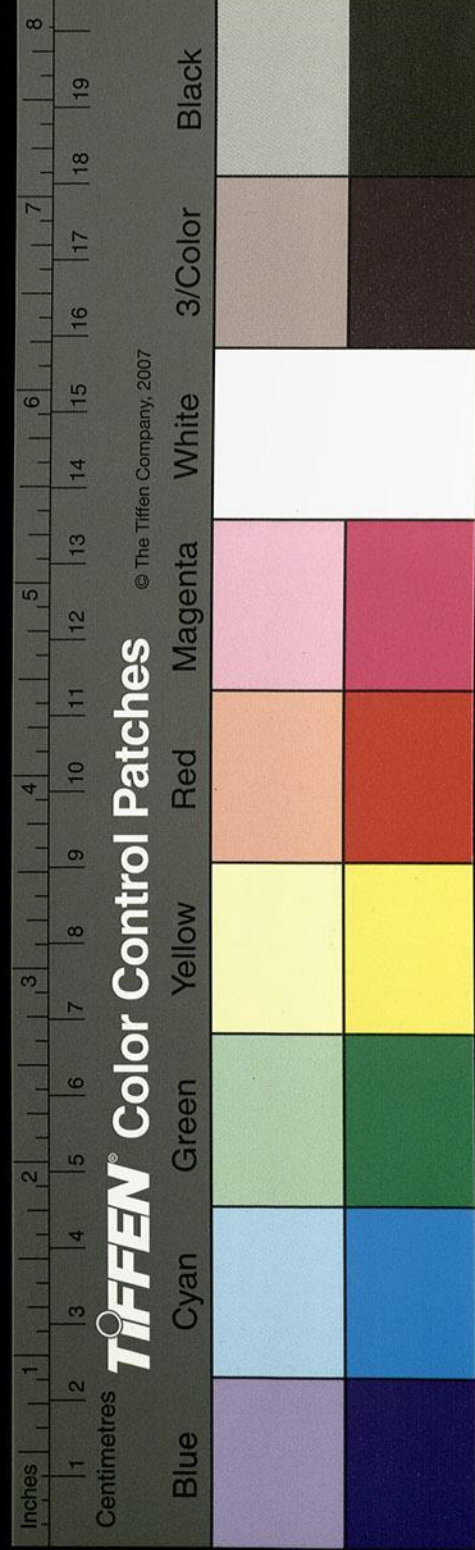
辛亥復置御史府照磨所

十一月壬戌朔定京官還家程限

壬申燕庶人掠景州次臨清城尋移軍館陶取糧焚舟至寇  
縣向東平

十二月辛卯朔盛庸東昌先鋒孫霖以五千人營滑口燕將朱  
榮劉江襲破之執都指揮唐禮遂至東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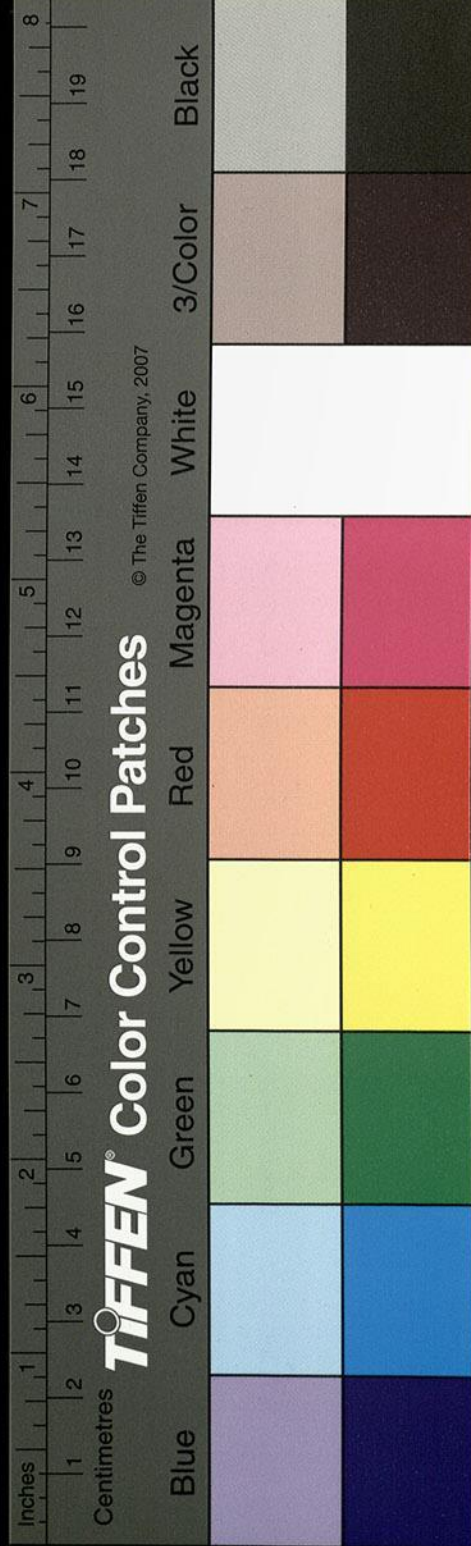
乙卯盛庸鉄鉉等椎牛享士背城而戰前具火器精兵燕庶  
人突入其左翼不動衝其中堅傷于礮弩燕軍大亂適平安  
援兵至麾旗大戰斬燕都指揮張玉燕騎皆解甲降燕庶人  
几不得脫朱能等奮擊我東北燕庶人從西南易服潛遁我  
軍乘勝斬首萬餘級大破之燕庶人間道還北平盛庸檄真  
定滄州德州諸將邀其歸路竟不及是役也盛庸鉄鉉簡銳  
悉力遂大捷燕庶人數危知朝廷不欲死之時獨身殿諸將





短兵相接莫敢加之故得免先是僧道衍曰師且捷費兩日耳及兵敗曰臣固已言之昌于文兩日也此後當全勝矣王世貞曰東昌之戰盛庸于耿炳文李景隆累敗之餘而竟能鼓舞諸將士以取全勝可謂奇矣若真定之師能協力邀擊事未可知也以後雖數角數不利然至京師已下而尚能軍亦一時之巨擘惜乎其少一死耳而卒不免亦何益之有也盛庸在洪武中為都督而戰功不甚著史僅載冊其女為周郡王有嬪妃當是脩史者削其實耳

高岱曰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佚而能勞之也及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怠其軍心所謂攻其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算分合遲速動合古兵法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高帝以下所不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勵衆褒死錄功使肝腦塗地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耻此皆由高世之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





雖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鉄鉉皆可以當元戎之任搃北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用一景隆暨其敗也又不加諸馬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縮雖有平安瞿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悞甚耶大抵天有所興必有所悞故曰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命置威武中衛

國子助教王紳卒紳字仲縉翰林院待制王禕之子聰敏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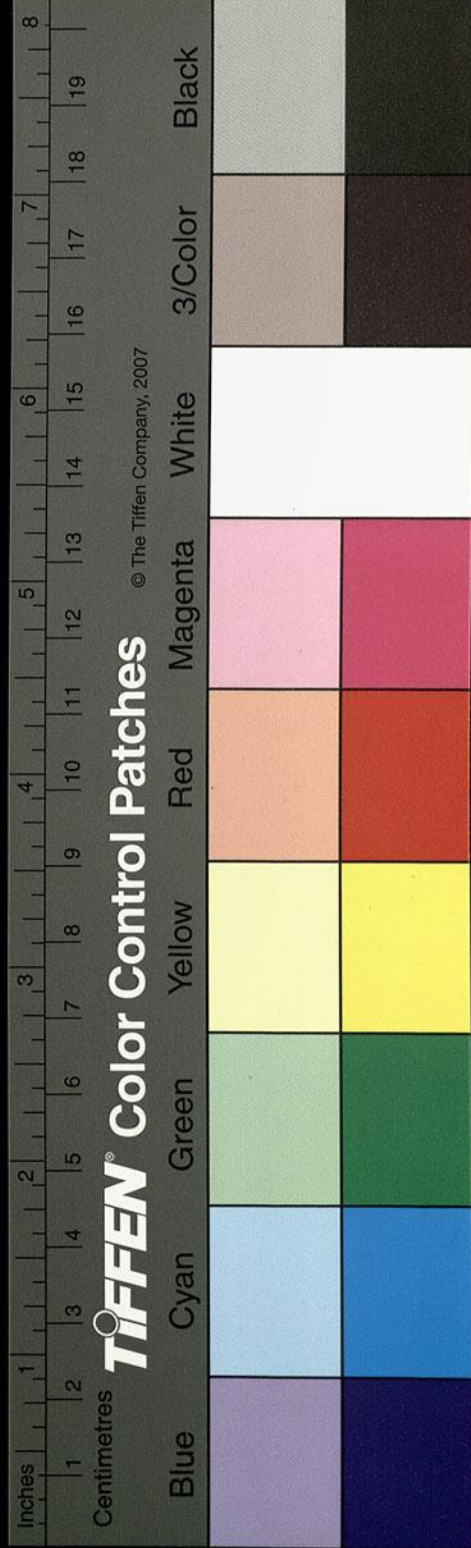
文走雲南求父遺骸述滇南慟哭紀薦脩實錄年四十一有

繼志齋集三十卷

監察御史鄒瑾為大理司左司丞

都督李文兵潰于德州文欲合鉄鉉復真定燕將張武率精

騎自長蘆搗德州文不戰而潰





國權

建文三年辛巳

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

上在儲夢帝致寶既得位得青玉

于雪山方二尺質理溫栗琢之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

一執中宇宙永昌至是告于天地宗廟御奉天殿受賀

燕庶人還取任邱威縣真定都督平安遣兵邀擊之不利

燕將譚淵破獻縣知縣向朴死之朴慈谿人時獻當兵衝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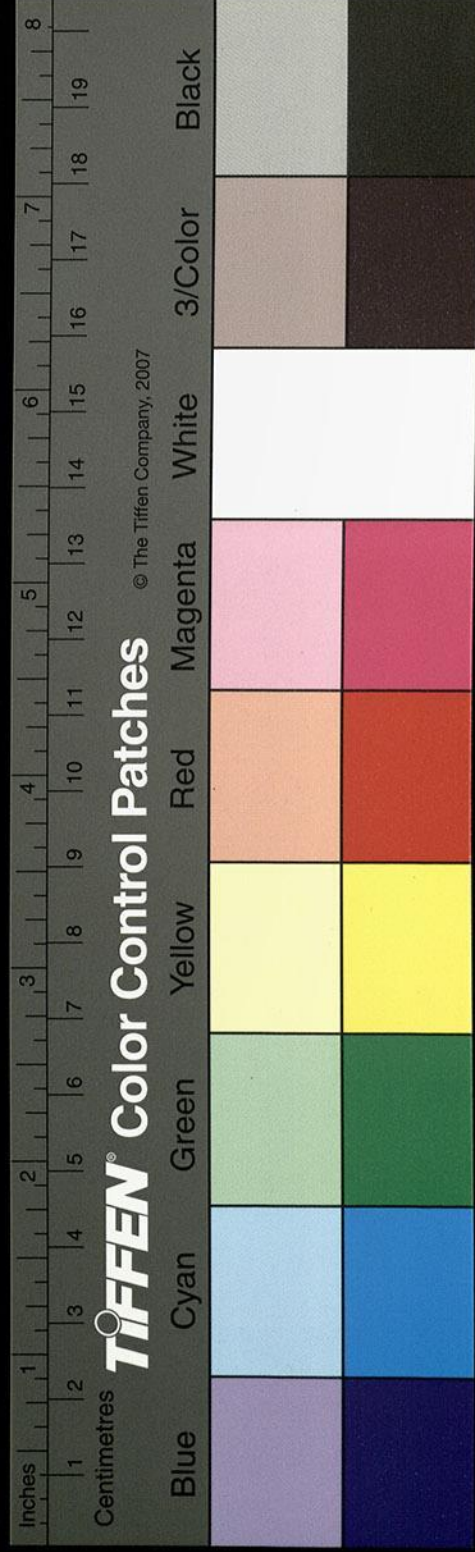
城郭向朴選民兵激以義勇眾寡力敵被執以死

國權

建文三年

監官設遷孺木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乙丑燕人克深州平安復遣兵邀擊之不利遂攻德州  
詔舉天下文學品德之士山陰唐愚士為翰林院侍讀  
戊辰燕兵入蠡縣南兵號三十萬將進攻燕將朱能王真掩  
擊之不戰而潰  
辛未 上南郊還宮受賀  
壬申大宴羣臣于奉天殿群臣賦詩紀成頌天下  
燕兵破武邑棗強諸軍出我不備也深州邱縣威縣諸寨兵  
皆沒  
丁丑享太廟告捷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

二月己酉燕人出保定時平燕將軍盛庸軍二十萬次德州吳  
傑平安等自單家橋進屯夾河真定北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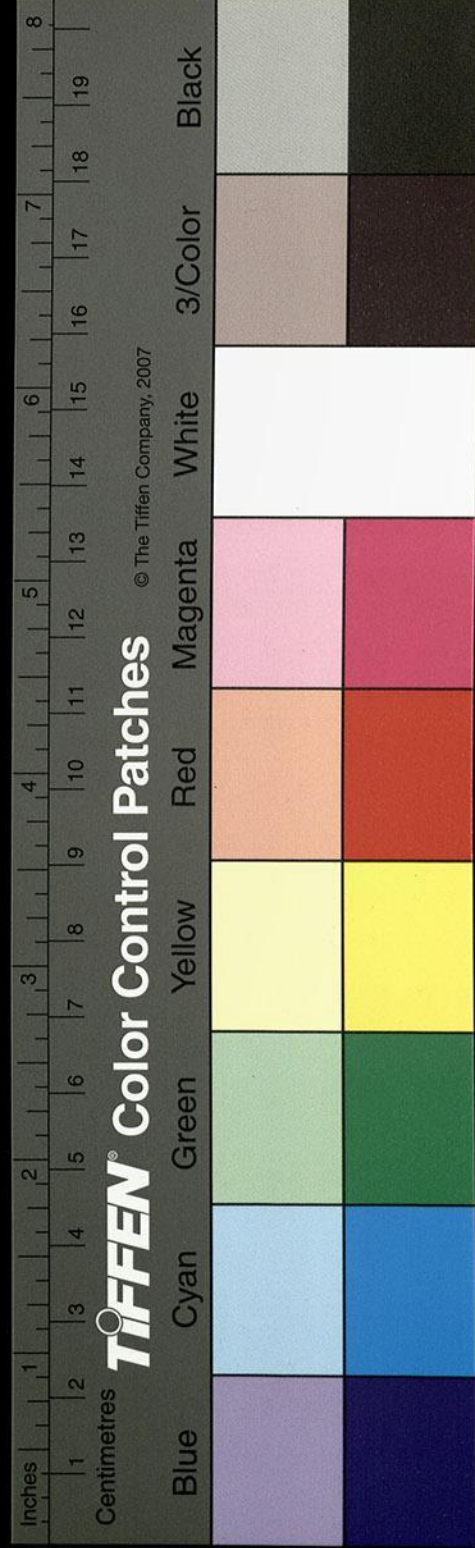
乙卯進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大理司少卿汪善聞良輔調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司副使  
鎮江知府薛嵩左補闕胡閏等為大理司左右少卿

三月辛未盛庸兵至單家橋

已卯盛庸率兵營于夾河

辛巳燕庶人緣滹沱河去盛庸四十里而舍盛庸堅陣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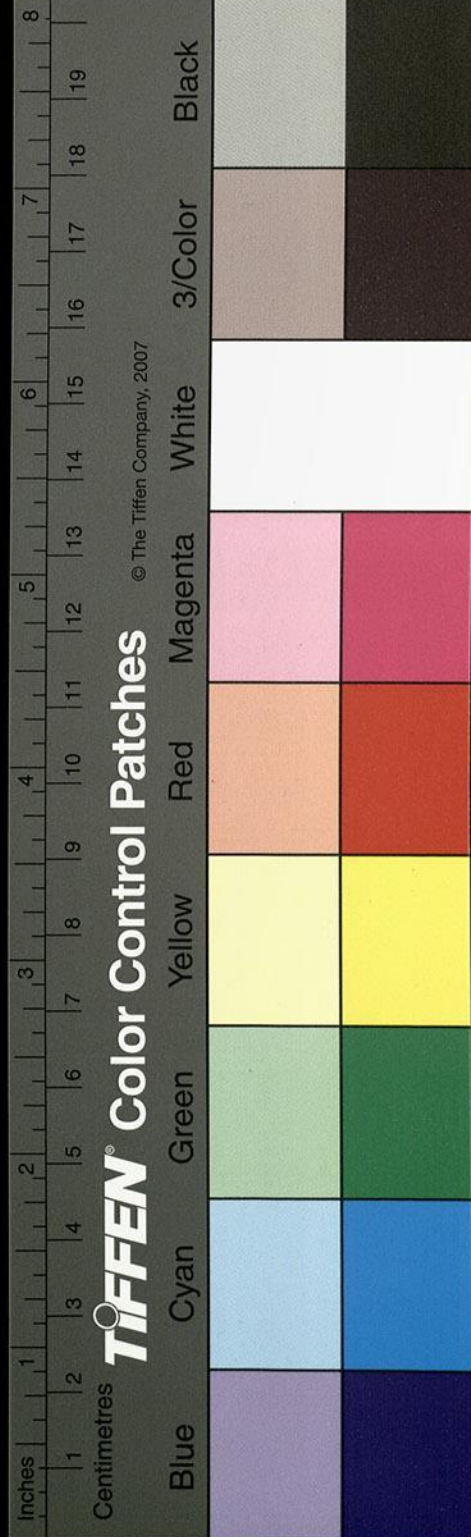


燕兵掠之不動燕兵退庸以千騎追之燕以萬衆相薄庸督  
都指揮莊德等力戰斬燕都指揮譚淵董真保等燕小卻燕  
庶人以勁騎掩我後殺傷相當迨暮各還營燕庶人以數十  
騎逼盛庸壘而宿凌晨鳴角徹營而去諸將莫敢發一矢  
壬午會戰自辰及未疲坐地息起復戰忽東北風起塵蔽天  
南軍咫尺不相見燕人乘風橫擊都指揮使莊德張能力戰  
死之我軍大潰死亡十餘萬燕人追及滹沱河盛庸還德州  
初將士特東昌之捷大意輕敵盛飾衣甲謂役不再舉矣竟  
飽北索都督吳傑引兵聞盛庸大敗復還真定

甲申平安擊燕人于單家橋擒其將薛祿、逸去復戰陳暉  
不相援遂敗

閏三月乙未燕人掠真定吳傑移軍于滹沱河燕人騎逼上流  
步卒輜重從下渡河吳傑移營于藁城燕人夜趨之諸將以  
日不利燕庶人曰拘小忌者悞大謀

己亥吳傑平安列方陣于藁城燕攻其東北火器毒弩矢石  
如雨燕牙旂集矢如蝟平安登樓車望戰見其軍勝鼓之燕  
庶人趨之平安下樓車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我軍稍亂  
都指揮鄧戩陳鵬等被執失亡六萬餘人吳傑等退還真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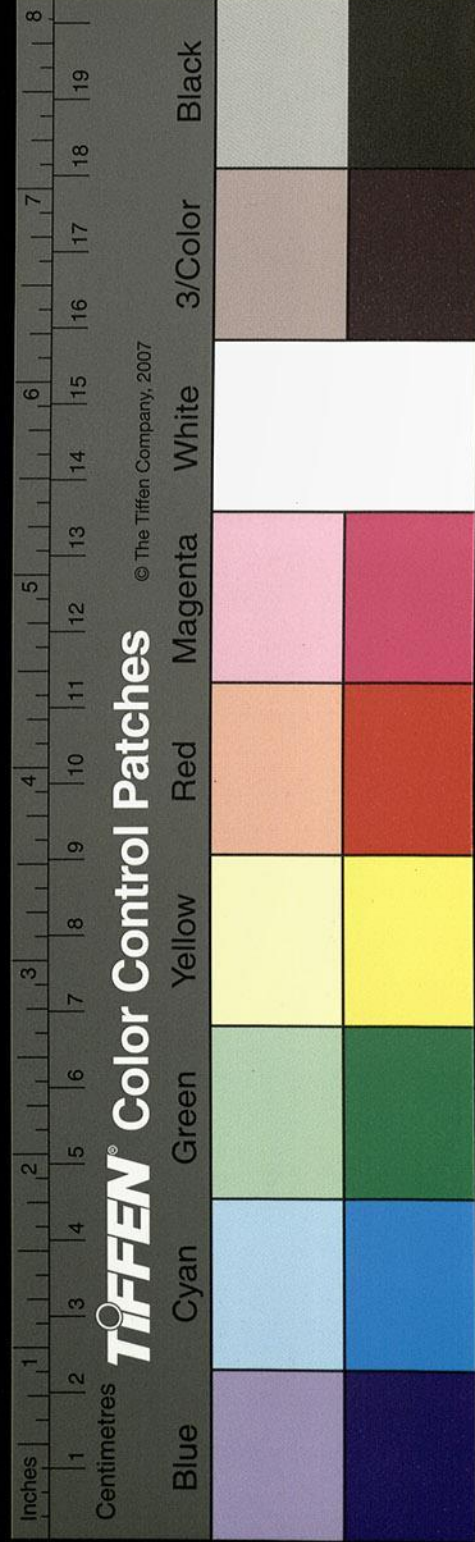


朱鷺曰諭誠已足藉敵風沙又佐敗焉于人為亂命于天  
為祐我天下構厄其可振乎

燕人狗順德廣平大名皆陷

復謫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燕庶人上書曰臣聞虞舜首去  
四凶殷湯改過不吝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二  
紀不敢違越奸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宗社造  
滔天之釁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于臣欲陷臣家並寘  
死地臣瀝懇號天天聽甚高古云大杖則走 陛下所以杖  
臣大矣以兵自防非臣得已上賴天地宗廟鑒臣忠衷誠憫

臣非辜大軍見臨輒自摧劬臣不敢為喜輒用傷悼誠念皆  
皇考之民橫被奸臣驅之白刃彼實何辜是以夙夜控籲天  
地祖考之靈冀開聖明助震威斷比聞二奸皆已竄逐臣之  
一家鼓舞更生臣下令三軍將士天其悔禍可以釋憾三軍  
將士且恐且喜合慮同詞前告于臣二奸雖逐大兵未退名  
為格佞實用弛謀亦人事之或然者也臣恐 陛下未推豚  
魚之孚尚惑樊棘之聽此非獨撤其藩籬抑將傾夫堂室莽  
操之前鑒甚明惟 陛下力斷行之書至文學博士方孝  
儒侍中黃觀曰燕終不罷兵矣暑雨方沴燕軍久住大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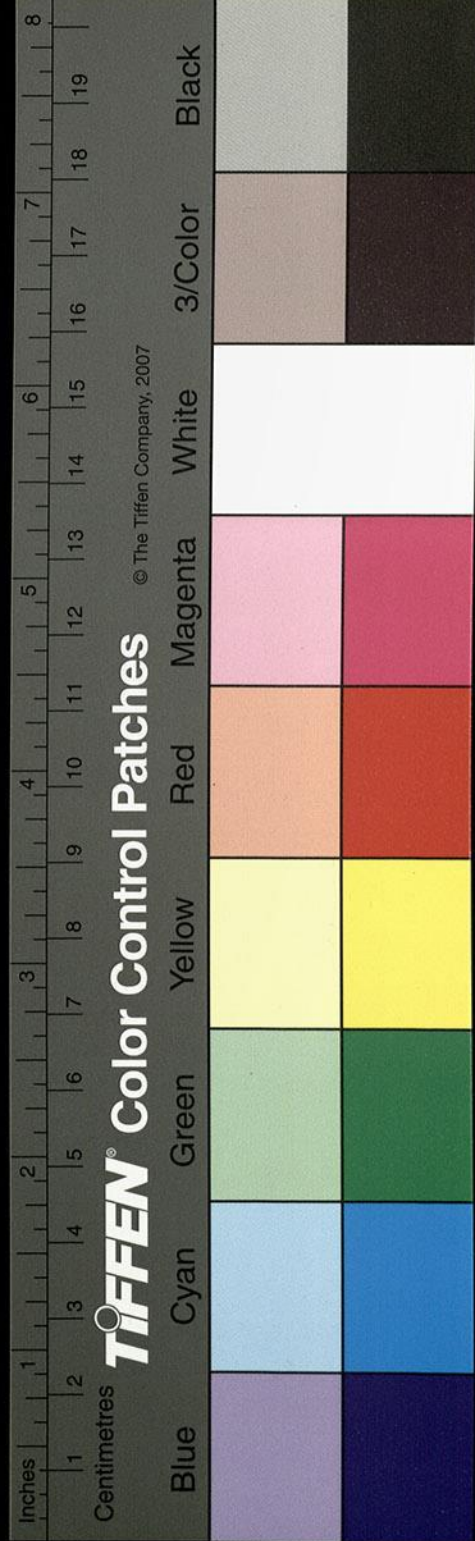


戰自困永北二平燕根本地若密調軍士為攻擾之計陽示  
報書往復間度二三月號令既集燕且歸援我大軍可躡其  
後矣 上曰善

丁未徐王府賓輔史仲彬還自山東見 上文華殿曰夾河  
之役非戰之罪也盛庸智深勇沉當今將畧為第一至西涼  
都指揮使張德張能楚智百戶平元斬將搴旗力戰以死宜  
加恤典燕王用強恃壯親掠我軍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動  
復以數騎逼營鳴角穿營而去蓋恃毋殺叔父之命也軍中  
多謂 皇上失之太仁 上曰柰何已有是命不可反也默

然者久之更奏密事 上叱左右無泄

命大理司卿薛嵩往赦燕庶人罪嵩至燕軍中曰 皇上使  
啟大王釋甲還燕南謁孝陵朝至暮收軍矣燕庶人曰嗟是  
不可詔三尺兒指諸將曰有丈夫者矣曰連營列隊馳射觀  
之遣之還而語之情嵩還報 上曰然誠如卿言曲乃在我  
設遷曰斬晁錯以謝七國擯齊黃以救北平今昔之謬如  
出一轍天方授燕即函齊黃首致之曷益哉李得成甫歸  
薛嵩繼往一而再 斯褻矣興師百萬而猶思假酈商陸  
賈之口疇為信之固不竦其逆命也





禮制成頒示天下

翰林侍讀唐愚士卒愚士山陰人父肅國初翰林應奉謫死  
臨濠塋訖求父遺文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採錄愚士善  
文瞻蔚有俊氣尤工詩上欲集經史中治亂昭鑒戒方孝  
儒薦愚士同纂拜侍讀年五十二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四月己未朔燕人攻順德城不克  
都指揮吳玉擊燕人于新城敗績

五月甲寅燕軍餉大名盛庸平安出兵扼其要道不克  
燕人使燕山衛指揮武勝上書曰有詔解兵吳傑復倍先發

也上覽之曰燕王朕叔父柰何須兵哉孝儒對曰兵戰難  
張也燕不罷兵長驅犯闕胡以禦之遂下勝錦衣獄尋斬之  
刑部侍郎王良以問燕府人未減左遷降浙江肅政按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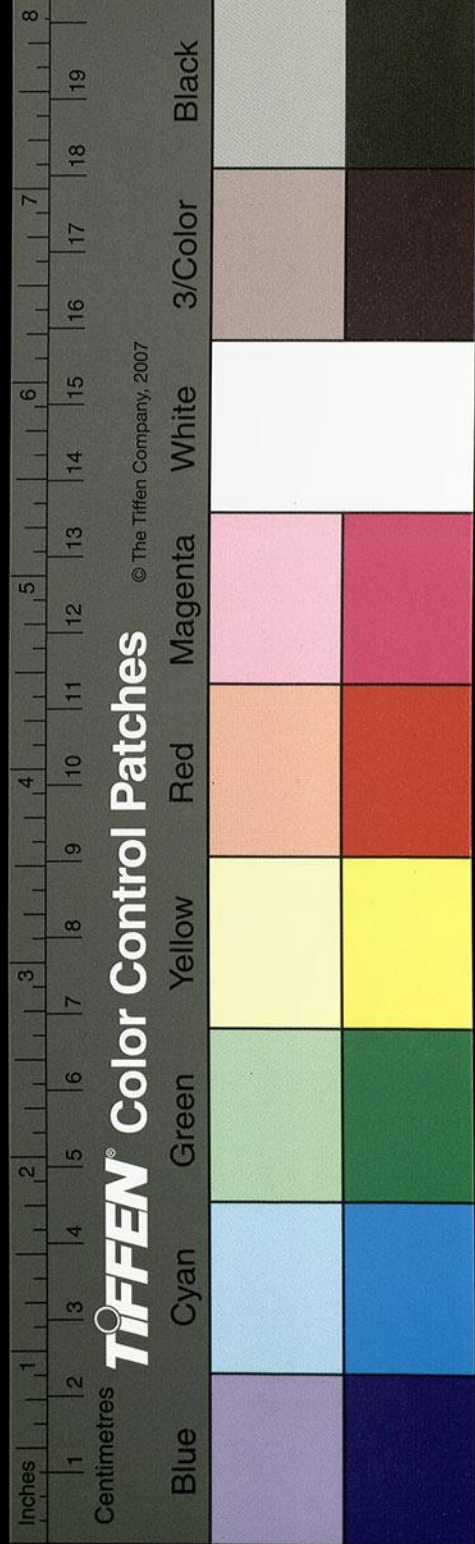
六月辛酉燕庶人遣別將李遠等南掠沙河徐沛餉道

壬申燕人至濟寧領五千騎衣裝如南軍入沛縣大焚漕舟  
河沸魚鱉皆浮死軍興以來資糧仰給徐沛至是告窘

壬午都督袁宇以三萬邀擊李遠兵中伏大敗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以被酒言觸時事坐妖言死

太僕寺少卿祝孟獻市馬朝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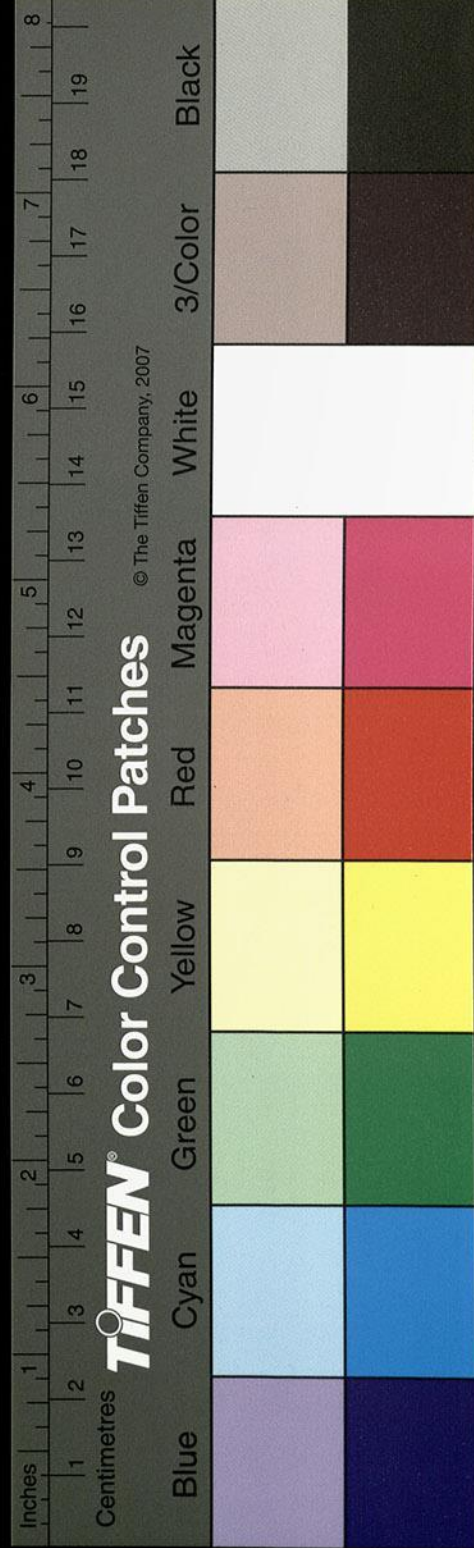




七月壬子朔燕庶人侵彰德都督趙清禦卻之時日掠樵採城  
中之薪析屋而炊因招清降清謝曰殿下至京師第片紙召  
不敢不至今守朝廷封疆其敢棄君命燕庶人善之緩其攻  
癸巳燕人克彰德之蟻尖寨于是順德大名衛輝皆降惟保  
定未下遂專意山東按蟻尖寨林縣西北四十里即倚陽山  
頂也周八十里平安自真定向北平軍于平村燕庶人使劉  
江還戰江傳砲不絕聲言大軍且至安兵駛走被殺數千  
初燕世子與季弟高燧居守郡王高煦從軍高煦高燧弗恭  
于世子內臣黃儼亦數相與短世子于燕庶人方孝儒門人

林嘉猷嘗在燕邸知之于是孝孺曰師老矣漕道又絕臣聞  
燕父子兄弟可間也間世子燕庶人必疑必歸北平燕不  
得爭中原而我師通漕襲其後此一策矣因為上具道世  
子可間狀乃使人函世子書、至世子勿發封致燕庶人軍  
中高燧果令儼馳見高煦共短世子語未既世子之函書來  
燕庶人驚曰幾殺吾子

朱鷺曰誘子劫父殆所謂急而走險者耶亦不念先以逆  
教天下與幸而無成亦羞萬世孝孺生平以正學自過  
動軌聖賢相何背之戾也仲尼曰顛沛必于是難言哉





安陸侯吳傑降南寧衛指揮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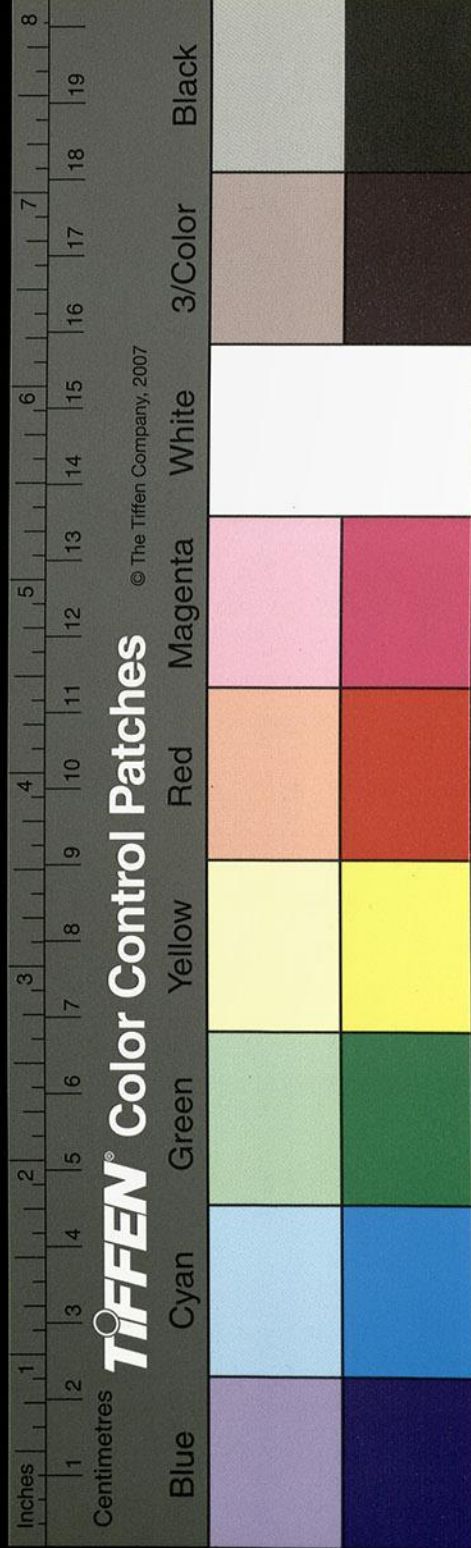
壬寅大同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荆關狗下保定諸邑寨號召義勇承制版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險峻集兵糧尅期進攻北平燕人即旋師援保定

高岱曰盛庸吳傑輩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回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即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策也觀其命劉江還鎮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恒恐南師乘間以搗根本之虛諸將為此策亦有見也特失先後之權而不中事機之會耳 成祖與庸等相持<sub>方</sub>

勝負未決之日若使房昭出紫荆楊文出山海以搗北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不得還救根平豈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屢已推敗而遼東大同之衆又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始出及 成祖之還也真保之將不以大衆連兵而徒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罔聞知成祖乃得以從容破敵撫定根本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不臧乎

增欽天監五官監候一

江西都昌知縣俞貞木卒貞木吳人薦授樂昌令改都昌





甲寅詔限各省僧道田每人五畝餘賦于民 又定銓選法

八月丁巳朔燕庶人渡滹沱河

戊午克保定留大將孟善守之

平安敗燕將李彬于楊村

御史府僉都御史程本立為江西按察使司副司

丙子總兵吳傑遣都指揮常諒以萬人援房昭入水西寨

丁丑燕庶人聞常諒至日昭得諒兵糧益難下也遂率三萬

騎遽圍之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癸未省各布政司參議各一

老嫗宣慰使入貢

放還不識字人才及少年

九月丁亥朔置豐沛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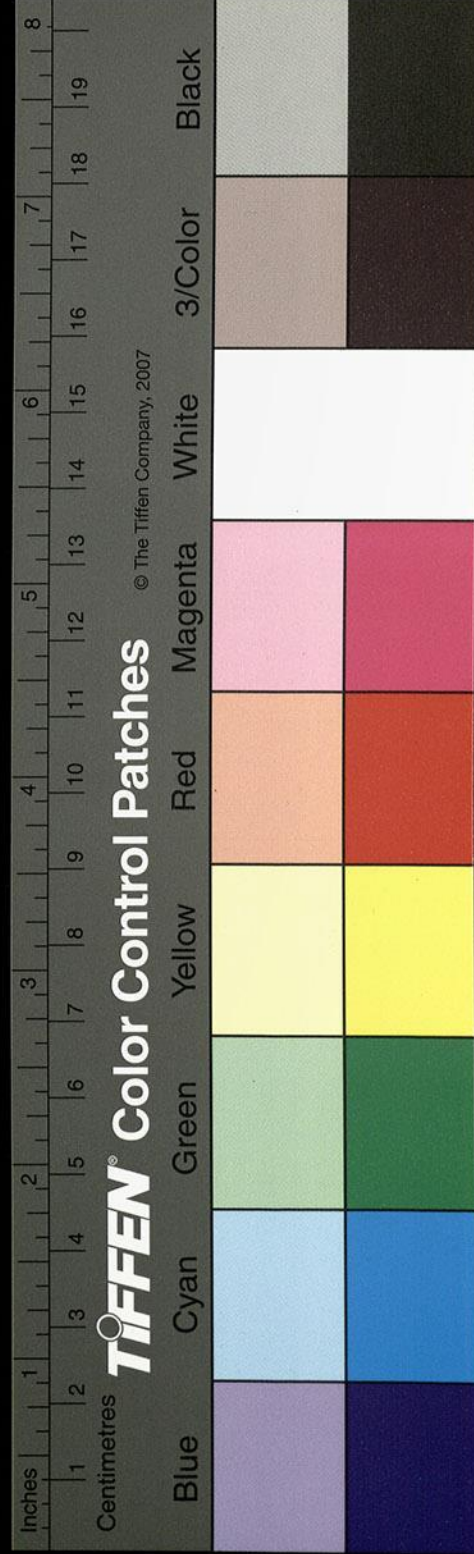
燕庶人解水西之圍專攻定州時房昭堅壁不能下

都督平安敗燕將追擊遁去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

是月倭寇浙東

戊子詔北方衛所幼弁赴南衛優給

十一月丁巳平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以三萬人援水西寨燕  
庶人自定州馳還戰齊眉山襲英後大敗之都指揮王恭指





禪詹忠等俱被執房昭常脫走兵潰散棄西水寨  
燕庶人還北平 定州陷燕將朱能軍西嘉山都督陳暉戰  
敗失定州倒馬玉門諸關皆降燕  
徙慶王楸于寧夏

十一月乙酉朔遼東總兵官都督楊文以萬人攻燕永平守將  
郭亮禦之不克遂掠昌黎縣燕使劉江救之楊文敗績指揮  
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兵部右侍郎徐皇招集兩浙義兵  
北下通燕寇鉄嶺衛殺百戶彭城

是月皇少子文生

迺北可汗坤帖木兒克鬼力赤為可汗

十二月乙卯朔 太祖高皇帝實錄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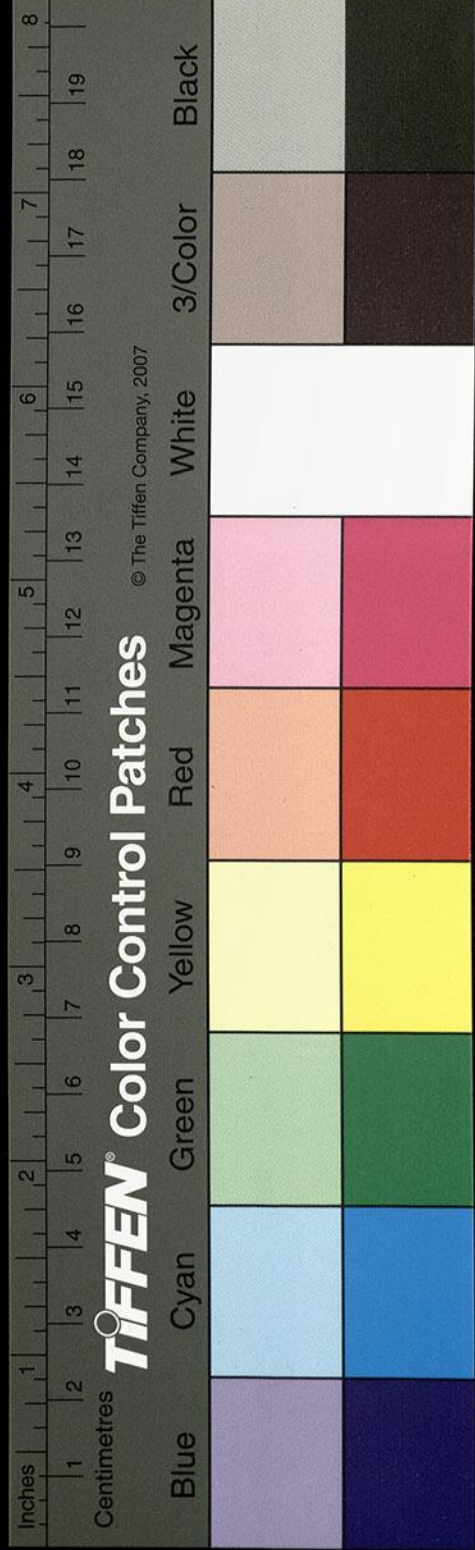
丙辰燕庶人復出北平據西山寨敗真定游兵

置神武中衛錦川衛 立鎮淮衛于盱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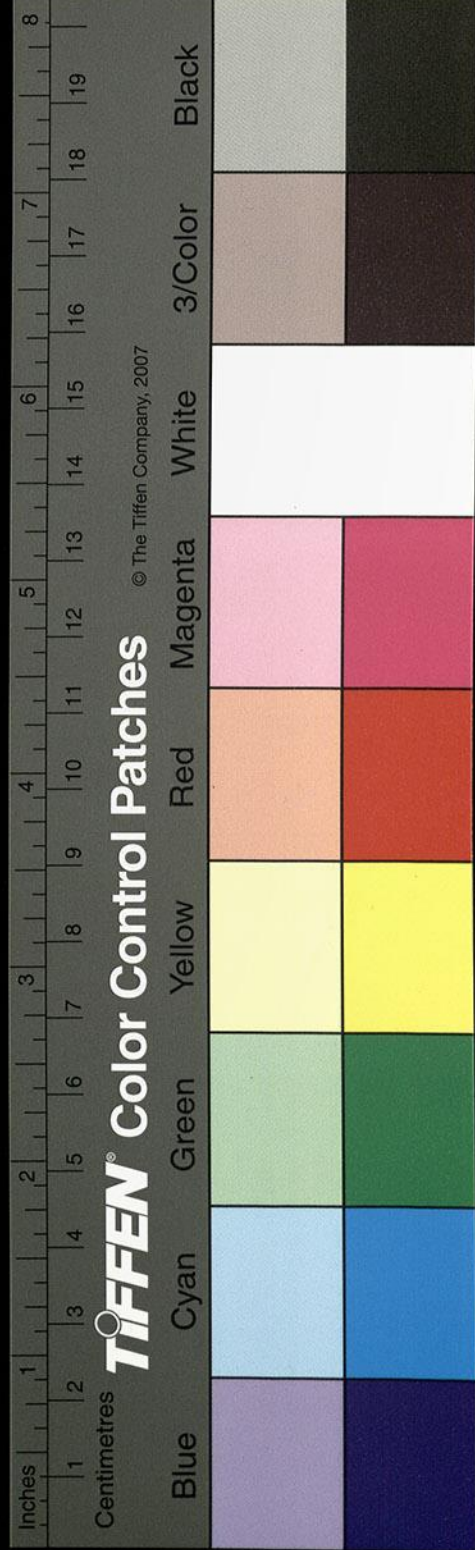
命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有謀能騎射 太祖甚任之  
末受顧命在淮安悉心防禦

燕人焚真定六縣軍餉

詔奉使中官毋得外橫國初約束中官不得與士民交易至







是頗暴橫許所在有司械送京師于是中人奪氣密謀北戴  
約直搗京師為內應燕庶人然之始不返輒初燕雖屢勝攻  
城克邑旋下旋失鏖戰三年才據北平保定永平耳  
遼府紀善陳程通為左長史

戶科試給事中龔泰為禮科都給事中

右副總兵平安帥遼東兵十萬圍燕通州不克

左右都督僉事徐真馬溥充叅將率偏師北進

及燕人大戰  
城下九城門

國權

鹽官設遷孺木著

建文四年壬午

正月甲申朔召周庶人楠于蒙化居之京師

命魏國公徐輝祖領京衛軍往援山東

都督平安復攻通州不克

燕庶人使都指揮李遠未能覘南軍德州都指揮葛進率萬

眾渡滹沱河值李遠敗于藁城奔還真定

都指揮賈榮與燕將未能戰衡水敗績



燕人由館陶渡河至東阿縣拔之

戊戌陷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臨海鄭華死之華洪武丁

丑科進士授行人建文中謫至是力疾戰死年三十

庚子燕人克汶上縣執都指揮薛鵬遂攻濟陽國子生高賢

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竟陷後被執賢寧固辭遣歸

燕人駐沙河盡掠南餉

庚戌燕人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廬陵顏伯瑋自

經伯瑋年五十子有為亦自刎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被執

不屈死

晏璧曰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

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命其平居素志已定

視死如歸賦詩述懷其賢于人遠哉

群忠事略曰嗚呼伯瑋才足以折衝死足以善道且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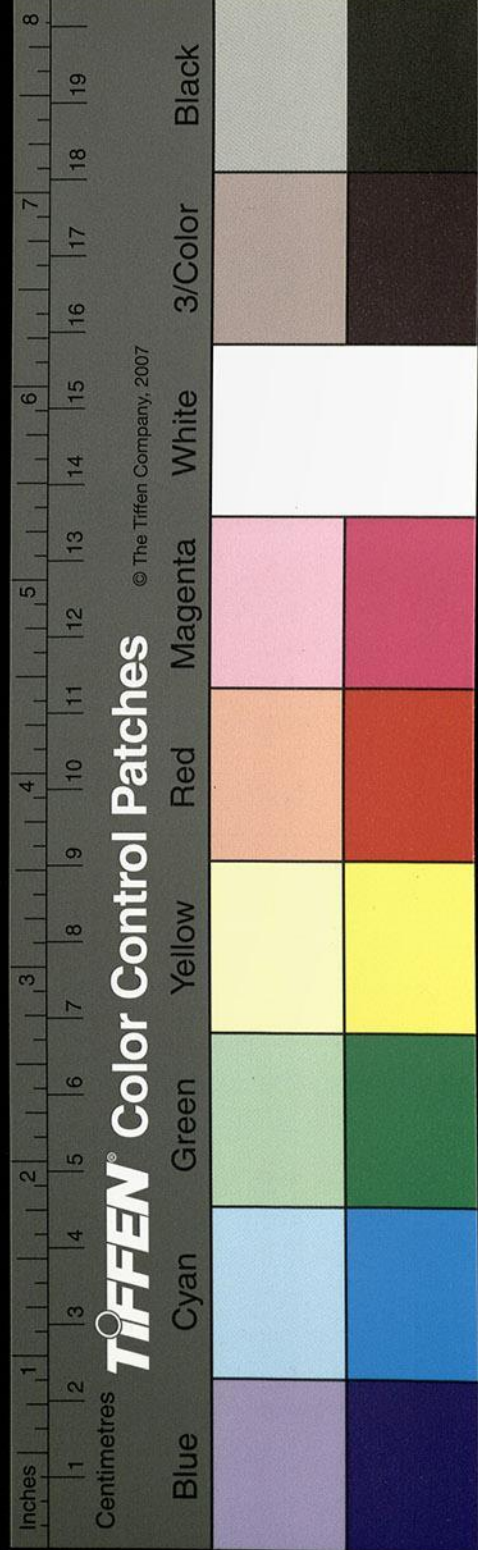
其子與僚屬皆殉焉是豈偶然也哉

置四川英武前衛

國子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

燕人至徐州守將堅壁不出燕人使軍辱之二日守將怒渡

河追北兵燕人馳斷其歸徑皆潰





二月癸丑諸軍追燕人何福陳暉平安軍濟寧盛庸軍淮河

刑部尚書齊泰督餉濟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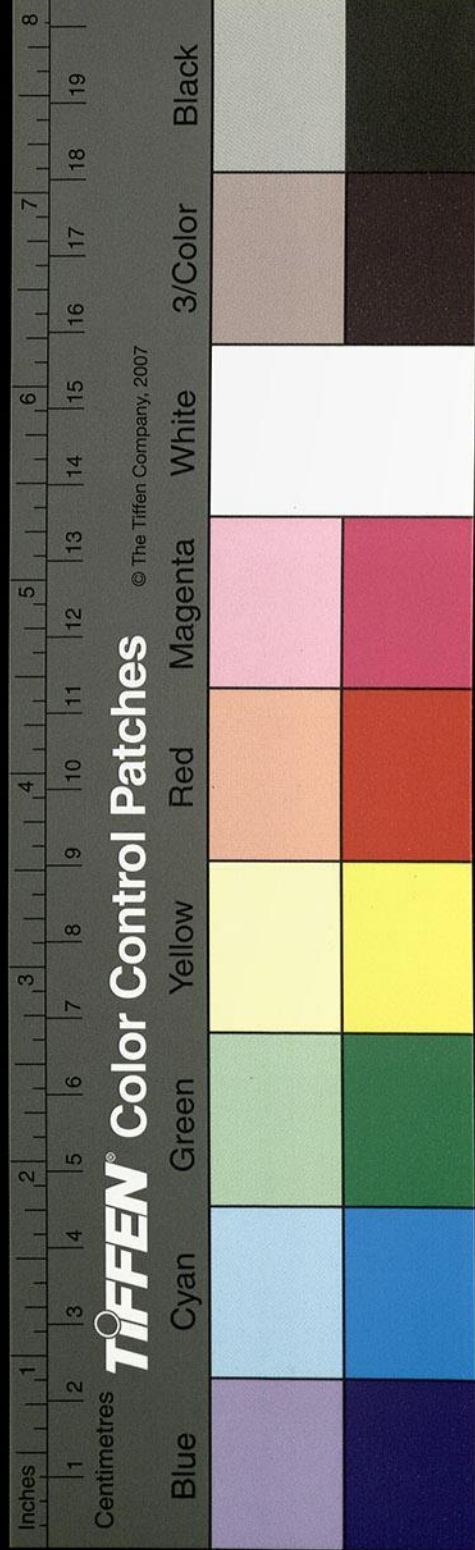
蘇州知府姚善起兵入衛 是月始置京衛武學

丙寅榜征討功于德州陞賞有差

已卯更定品官勳階尚書曰特進資政上卿侍中曰資政卿  
侍郎曰資政亞卿郎中曰資政中大夫員外郎曰贊政中大  
夫給事中曰嘉政中士

三月甲申朔燕人攻宿州右副總兵都督平安以四萬騎躡之  
燕人伏二萬騎于淝河

壬辰燕庶人至渦河令白義王真劉江與平安戰佯卻引之  
入淝伏起平安轉戰圍王真數重創之十餘創真自刎馬上  
平安遇燕庶人于北阪矛幾及馬胡騎指揮火耳灰矛距燕  
庶人十步之內燕將童信射斃其馬被擒并哈三帖木兒平  
安大敗初戰之夕燕庶人夢厄于平安有白馬將士西馳斷  
安馬足問之曰臣莘之神也平安駐宿州燕人斷蔡州餉道  
燕人陷蕭縣知縣仙居鄭恕死之恕工詩能書聚徒設經薦  
署昌國訓導轉蕭縣卒年五十六後追修其家妻女入浣衣局  
鍾士懋曰吾鄉有鄭本忠先生者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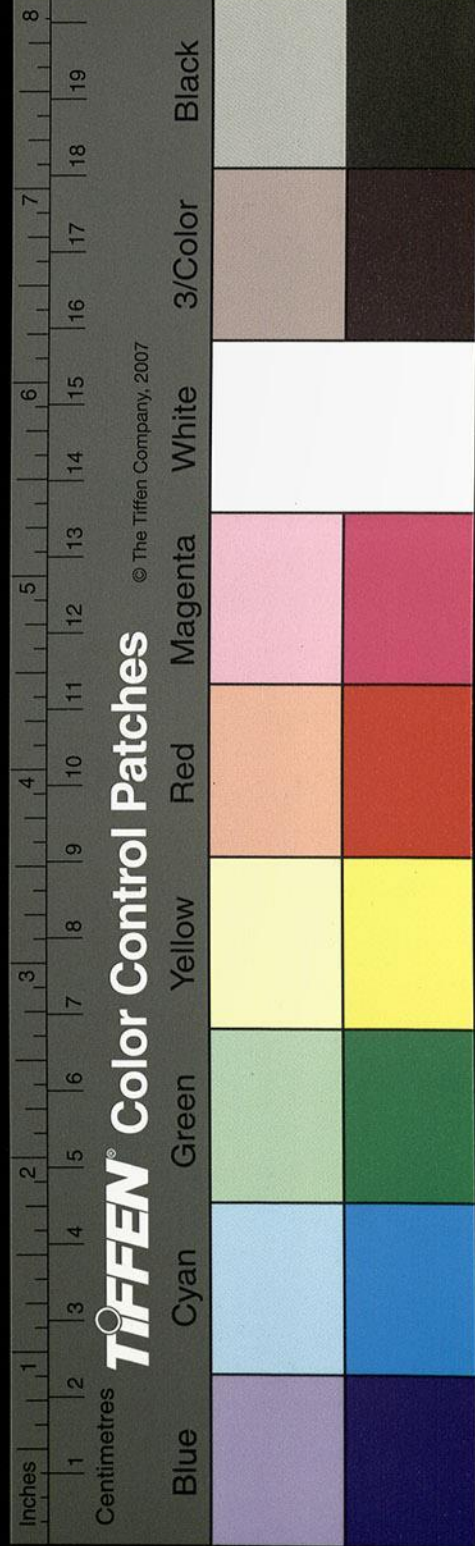


尤好古博雅一室蕭然學徒數十人今年秋明州新守聞先生之賢而負署之為昌國縣訓導夷攷其時正建文間按死難間有蕭縣知縣鄭恕本訓導陞授者豈即本忠與若恕字本忠于義為協然未敢必其然也庸書附于此遣監察御史曾鳳韶使北師不報

四月甲寅平安軍小河亘十餘里翼張而東燕將陳文橋河衝守之都督總兵何福引兵循河而東燕庶人騎斬文奪所守橋燕將張武突出林間與燕庶人合擊乃卻南軍南軍據橋南北軍據橋北相持累日時燕連喪王真陳文頗喪氣大

懼會魏國公徐輝祖援至北軍大懼

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合何福平安擊燕人于齊眉山打破之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輝祖擒斬燕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會大霧兩不相見遂還營掘塹官軍再捷勢大振乙亥燕將皆懼說燕庶人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濕恐有恐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士息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庶人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謀退士不怠乎公等所見拘攣耳未能曰諸君勉矣昔漢高祖與項羽王百戰百不利而帝業克成今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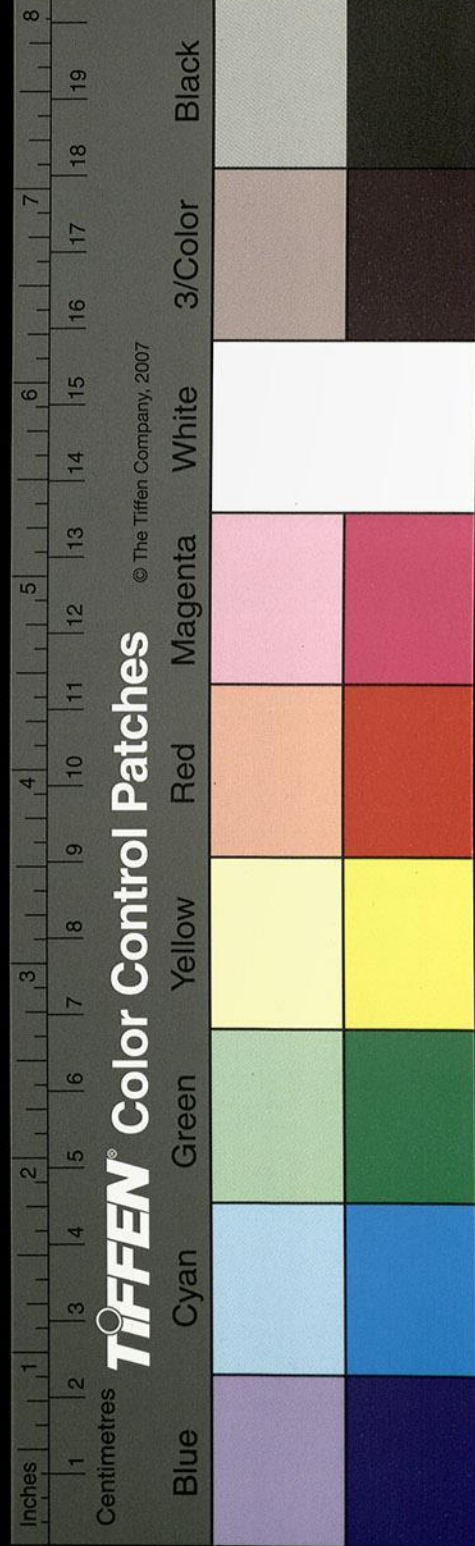


不利耳而遽欲旋旆者何也且旆一旋尚可復至此耶燕庶  
人意已決今日欲渡河者恣公等所之自是諸將不復敢言  
還時燕庶人不解甲已數日矣南軍樹碑相慶廷臣有曰燕  
人且北矣京師固不可無良將上遽召徐輝祖還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  
成敗之機亦可以相觀矣  
遼東諸將圍燕保定積四十日不克乃還  
都督韓觀兵次保定三臺北兵次小保定逆戰大敗觀軍復  
還戰敗績

丙子何福諸軍次汴河及北兵大戰敗績師潰于洪塘等無  
援引兵會平安于靈璧

丁丑平安軍靈璧以六萬人為方陣裹餉護行燕兵遮之平  
安突至殺北軍千餘矢如雨燕庶人麾兵斷南軍為二南軍  
大敗何福出靈璧與平安共殺傷北軍北軍乃卻而高煦伏  
兵起燕庶人還戰福大敗盡得南餉福入營壘門私令士曰  
旦聞砲即突圍出就糧于淮河

庚辰北軍舉砲三攻營何福軍謂信砲也爭開門遁已知為  
北軍皆大亂指揮使宋瑄戰死何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





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人監軍禮部左侍郎山陰陳性善大理寺丞萬安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見執降數萬人獲馬二萬燕庶人縱性善等南還性善衣朝服投河死彭與民慙忿裂冠裳棄去燕庶人謂平安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遇我曰累臣不佞敢效鉛刀燕庶人曰壯士陳暉中道逸士不知所終宋瑄西寧侯宋晟長子永樂中瑄子本宜嗣以惡瑄乃侯瑄弟琥陳性善洪武己丑進士授行人進翰林檢討初劉基卒子璉上觀象玩占命錄之諸生懼 太祖威嚴臨書手顫性善獨安雅莊楷

久之擢禮部左侍郎永樂中追僂其屍家徙邊彭與民貢太學授兵科給事中遷大理丞寺

吐蕃寇保寧千戶所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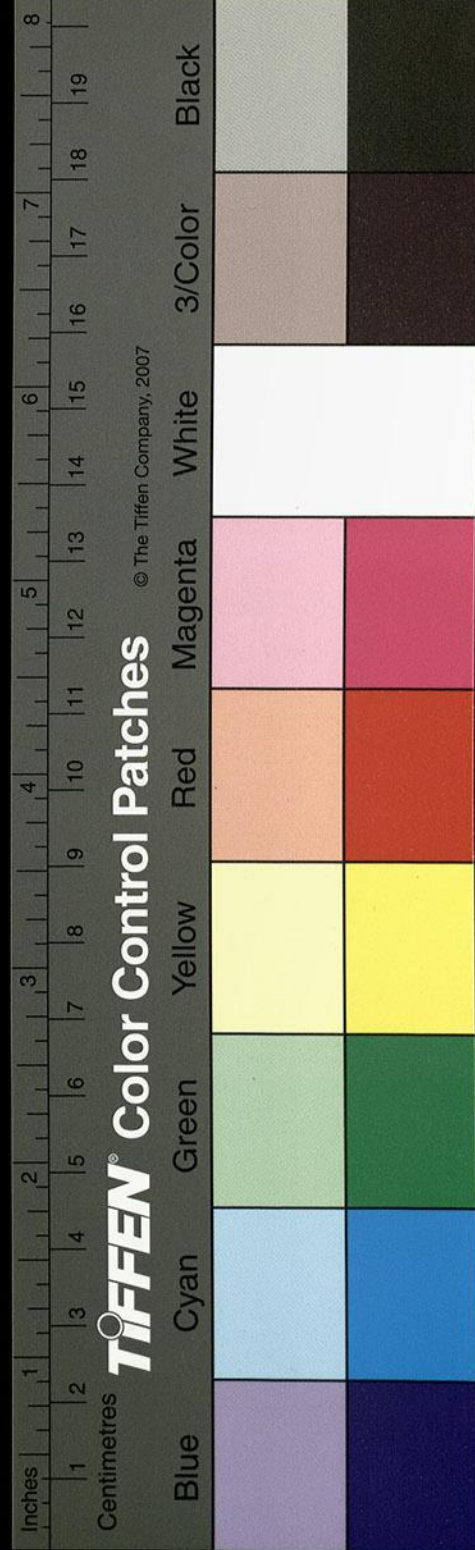
辛巳燕人敗韓觀于安州

遼東兵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邀擊大潰

燕兵日南兵部日南兵部尚書齊泰請調遼卒十萬合濟南兵絕其後竟潰散無一至濟南

燕兵陷徐州

燕兵陷宿州宿資糧頗甚北兵奪據南不戰而潰





五月辛未朔山西布政司理問徐讓孝義縣丞衛健初應募賣  
書往燕不答還朝並授衛鎮撫後健守金川戰沒讓亦巷戰  
死之

己丑燕庶人至泗州指揮周景初以城降燕庶人曰不戰而  
降何憊也景初曰泗有神民禱焉曰降吉其日謁 祖陵  
壽州千戶劉源以城降

辛卯燕庶人渡淮初盛庸軍淮南燕庶人軍淮北使士艤舟  
編筏若渡者潛遣邱福朱能等濟淮而西鼓出盛後庸軍大  
驚走盱眙縣遂陷守淮兵部主事應城樊士信死之後夷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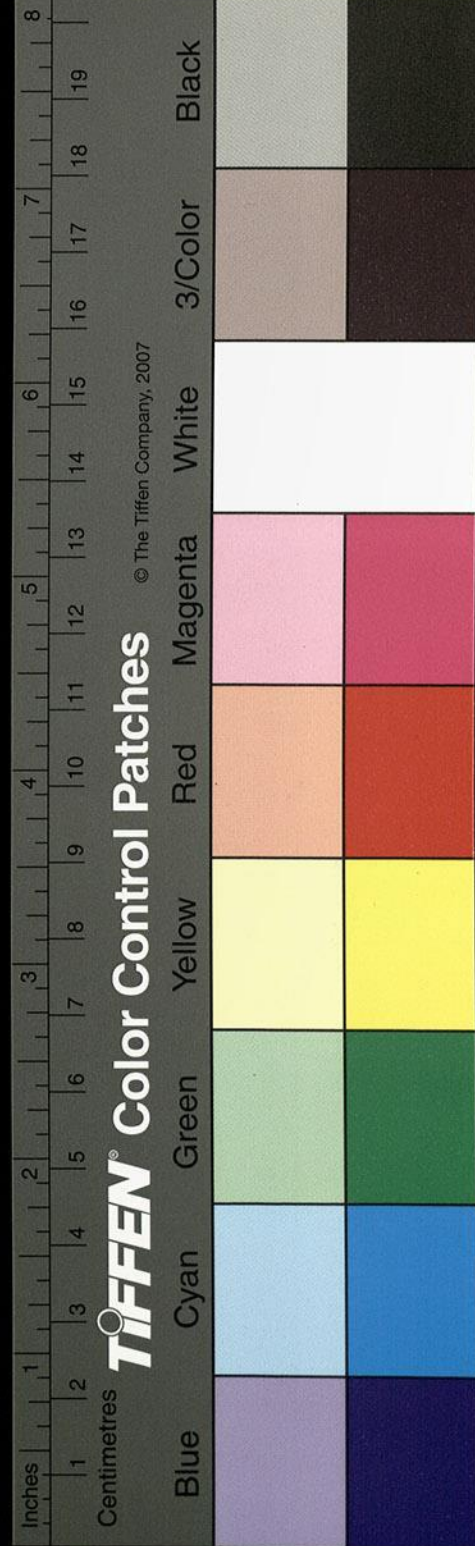
士信洪武乙丑進士

燕兵據鈇衷寨及韓觀軍戰大敗

丙申遣京衛官軍防江

戊戌燕兵次三河諸軍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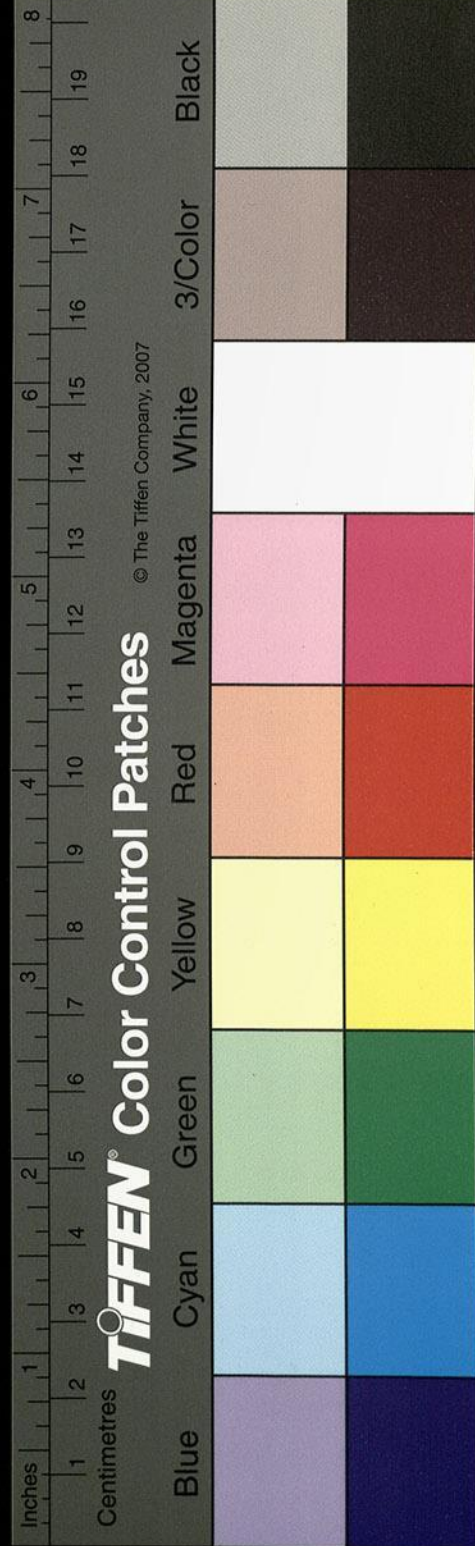
己亥下揚州指揮王禮通燕而露指揮使鄧崇剛監察御史  
東平王彬下之獄禮購千戶徐政張勝等縛崇剛及彬出不  
屈死江都知縣張本開門降燕庶人渡淮至盱眙縣議所  
向或先鳳陽趨滁和渡江或先淮安自高郵達揚州燕庶人  
曰鳳陽城堅且震驚 皇陵淮安鎮未易下也不若立趨





揚州儀真時鳳陽知府鄞縣徐安毀浮橋斂舟拒守駙馬都尉梅殷都督孫岳鎮淮安備禦甚嚴燕庶人請假道進香殷叱曰進香皇祖有禁宜遵不宜悖也割使人耳鼻留其舌還報燕庶人畏惡之後獲一漁舟乃都人陳仲禮也始渡河後授仲禮寧波衛指揮使竟趨揚州壬寅燕人次高郵指揮王傑降以黃旗入城招諭軍民皆降通泰諸州咸潰遂抵北江詔曰燕禍日深旦夕犯闕中外臣民能不獎予文武吏士宜剋日勤王弔出于苦不忘爾報詔下臣民聞之無不痛哭

遣禮部右侍郎黃觀刑部右侍郎金有聲工部右侍郎張顯宗翰林脩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齊泰黃子澄亦出募文學博士方孝孺曰事急矣許之割地猶可以待勤王之師乃遣慶成郡主往見燕庶人燕庶人哭曰忍心至此乎我父陵土未乾我兄弟頻見殘害讒臣之言如漆投膠懿親之言如水洒石今日之來豈得已哉郡主亦泣下因問曰周王安在曰已召還矣未爵也又問齊王安在曰猶囚燕庶人嗟唏不勝郡主徐述上旨燕庶人曰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尚不能保何望割也





蘇州知府安陸姚善寧波知府日照王璉徽州知府莆田陳  
彥回松江同知周繼瑜樂平知縣龍泉張彥方前永清典史  
武昌周縉各糾衆勤王命姚善兼督蘇松常鎮嘉興義兵彥  
方至江上值燕游騎死之縉字仲紳歲貢多文學授典史居  
官廉謹既起義度不支佩印南奔聞繼母喪還家喪畢糾義  
旅勤王治具略備亡何南師潛匿民間逮之獄戍興州居數  
年子代返里屏迹年八十  
燕兵次六合縣諸軍禦之敗績  
燕兵克儀真縣儀真屯兵十餘萬軸轡蔽江燕縱火焚之

甲辰諸軍至骷髏灘值燕大潰

衡府紀善周是脩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論大計

命曹國公李景隆守金川門黃子澄等言其不可不聽

六月癸丑朔燕庶人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大敗之燕庶人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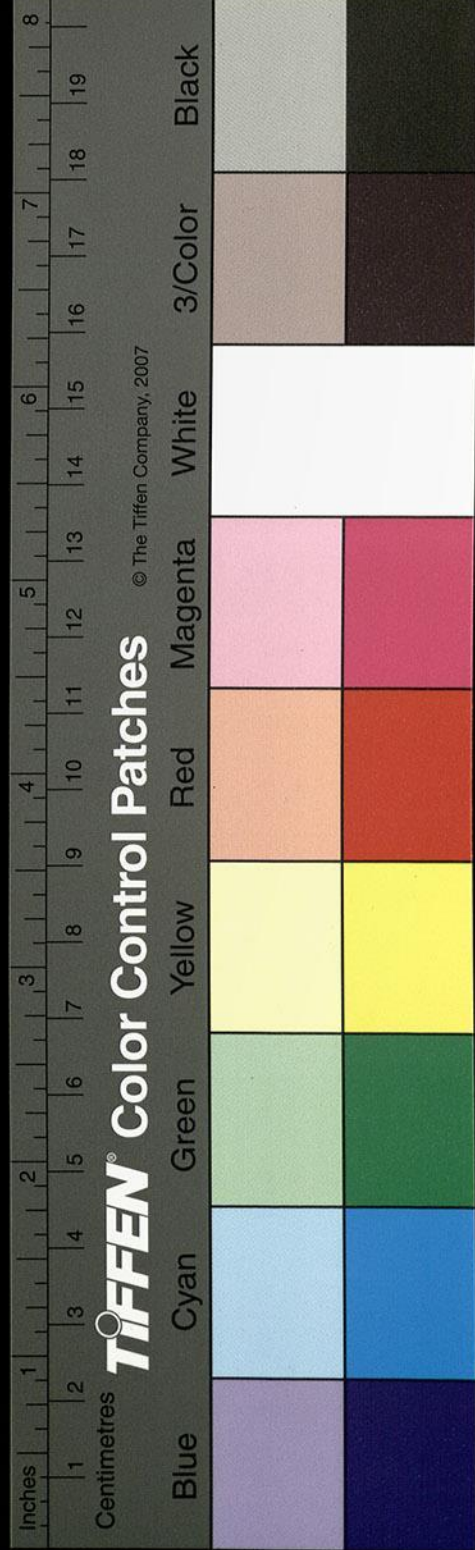
欲割地和次子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拊其背曰勉之

世子多疾盛庸軍緣江上下待于高資港

乙卯燕庶人渡江高煦先登燕庶人麾精騎繼之庸軍大敗

追數十里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降

鎮江指揮童信叛降燕遂入鎮江鎮江人望見海船之黃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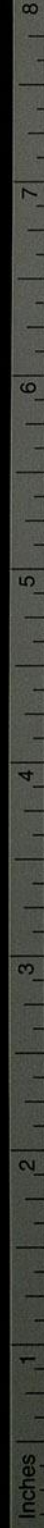
幟曰海濱應矣則皆降兵部侍郎廬江陳植督師江上麾下  
議降植以大義責之都督金某殺植邀賞燕庶人立誅之命  
殮植遣葬于白石山宗人懼禍無會葬者

周暉曰 太祖順流自采石取金陵 成祖逆流自儀真  
入金陵長江險矣而江防為要宋人之言曰屯兵據要在  
于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于江北

庚申燕庶人進次龍潭 上大懼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二  
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尚可以守請下清野之令城西南  
隅崩築未竟而又崩其東北孝孺曰終無如割地郡主婦人

耳若使大臣往或庶几焉今天下唯蜀王不背朝廷其地四  
塞決死不利則收士幸蜀萬一可圖也 上乃命曹國公李

景隆兵部尚書茹瑄都督王佐往北平營景隆等至伏地頓  
首燕庶人曰勤勞公等有言乎景隆稍述及割地事燕庶人  
哭曰公等游說耶初吾無過輒坐大不韙削奪之今救死不  
贍曷以地為吾故有地矣凡所以來為奸臣耳景隆等還報  
癸亥 上復遣谷王 穗安王 榿等詣燕庶人營曰奸臣逐矣  
執而得之且用釁鼓燕庶人見諸王涕泣相勞竟曰欲得奸  
臣諸王還報 上會群臣痛哭或勸幸浙江或曰不如從湖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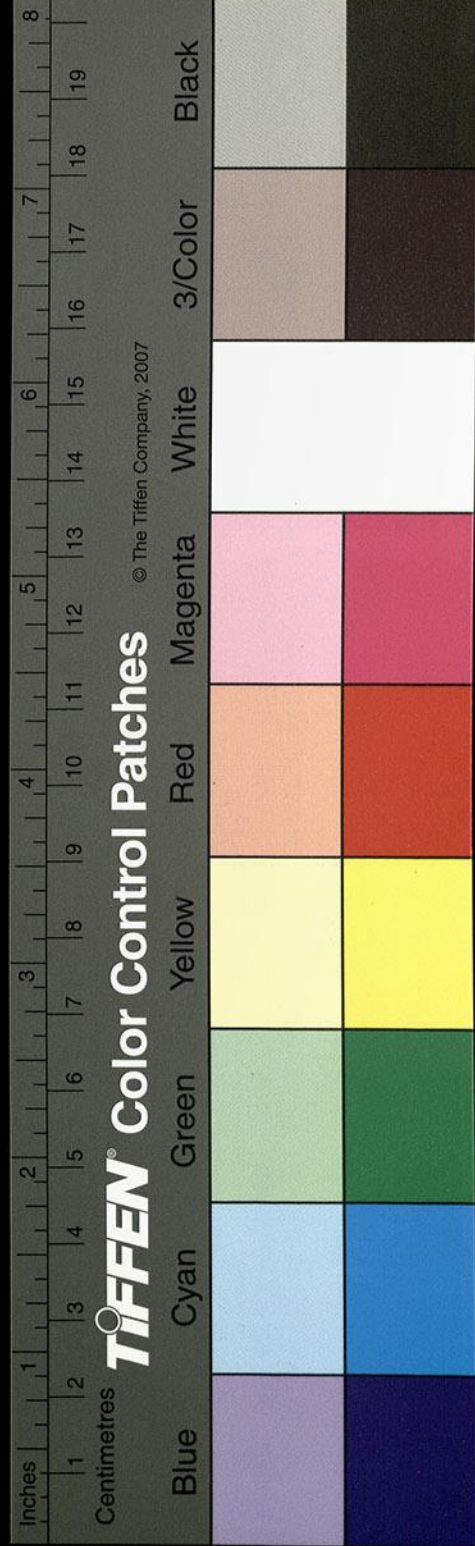
湘入蜀方孝孺請堅守待援議不決乃復遣魏國公徐輝祖  
開國公常昇分道禦戰

甲子出蠟書促勤王兵燕盡獲之軍薄都城左都督徐增壽  
謀為應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知馬與同官十八人  
毆增壽殿前呼聞大內上拘增壽禁中

乙丑燕庶人至金川門下谷王德從城上望見燕鉦鼓與曹  
國公李景隆開門迎入燕庶人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  
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相哭燕庶人亦  
哭已而並轡握手登樓相慰藉門卒崑山龔翊痛哭去之京

師大譁刑部主事扶溝劉原弼以家人卷戰死百戶平元拒  
戰力竭死兵部左侍郎榮澤邊昇率拒之被獲不屈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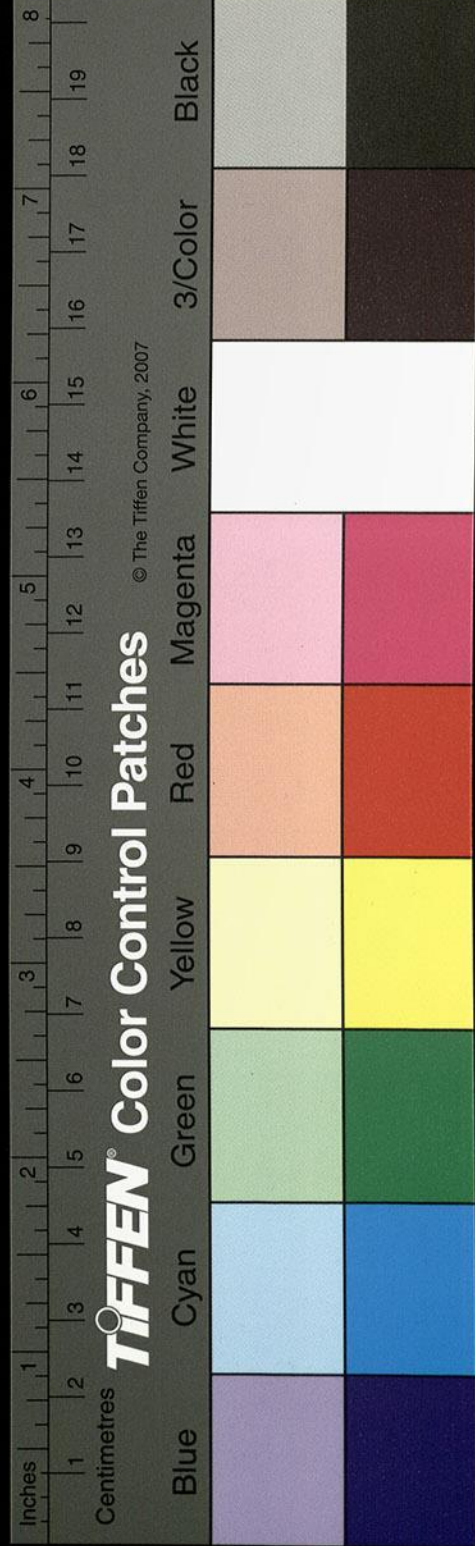
上恨徐增壽手劍誅于左順門并欲誅李景隆不果徘徊無  
所出乃火其宮馬皇后自燔死燕庶人望見宮殿使中使  
馳掠不及還白燕庶人哭曰小子何啖吾來輔國耳蓋宮人  
指皇后屍謂上也而上急時欲自殺翰林編脩程濟  
曰臣逆知有今日也為今計莫若出亡臣素習術往南方其  
免太監王鉞曰太祖遺篋藏奉先殿云濱大難發之及啟  
視皆髡緇之具度牒二白金十鎰上曰數也曰大慟群臣





亦哭兵部侍郎廖平進曰功莫大于存嗣臣請保太子 上  
急命太子出拜平潛出之群臣多願從亡程濟曰多人不能  
無生得失因難 上髮牒名應文吳王教授楊應能監察御  
史松陽葉希賢亦難髮牒書應能應賢濟易黃冠尚書張純  
御史曾鳳韶哭曰臣頃即以死報 陛下 上手麾去之同  
濟及中書舍人定海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沿河得空舡良用  
鼓柁抵南門舍舟易塗良用哭曰臣從此別矣遂赴朱雀橋  
水死良用與中節良玉田玉同族八人同仕于朝而赴水死  
者五人 上潛出聚寶門乘月之神樂觀宿道士王昇所詰

旦楊應能葉希賢刑部右侍郎貴池金焦翰林脩撰松楊吳  
成學編修三原趙天泰濱州知州南康蔡運中書舍人定海  
郭良郭節梁中節梁良玉宋和刑部司務黃岩馮灌侍中常  
州黃直欽天監正襄陽王之臣刑部郎中定海梁田玉指揮  
杞縣王資鎮撫沅州牛景先杞縣劉伸翰林院待詔浦江鄭  
洽徐府賓輔吳江史仲彬太監海州何洲周恕俱至諭今後  
稱師弟分竄約後會而楊應能葉希賢程濟日夕相依往來  
諸名勝吳成學蔡運馮灌趙天泰梁田玉史仲彬則郵致衣  
食者也程濟與師終始楊應能葉希賢俱從游浪穹壬辰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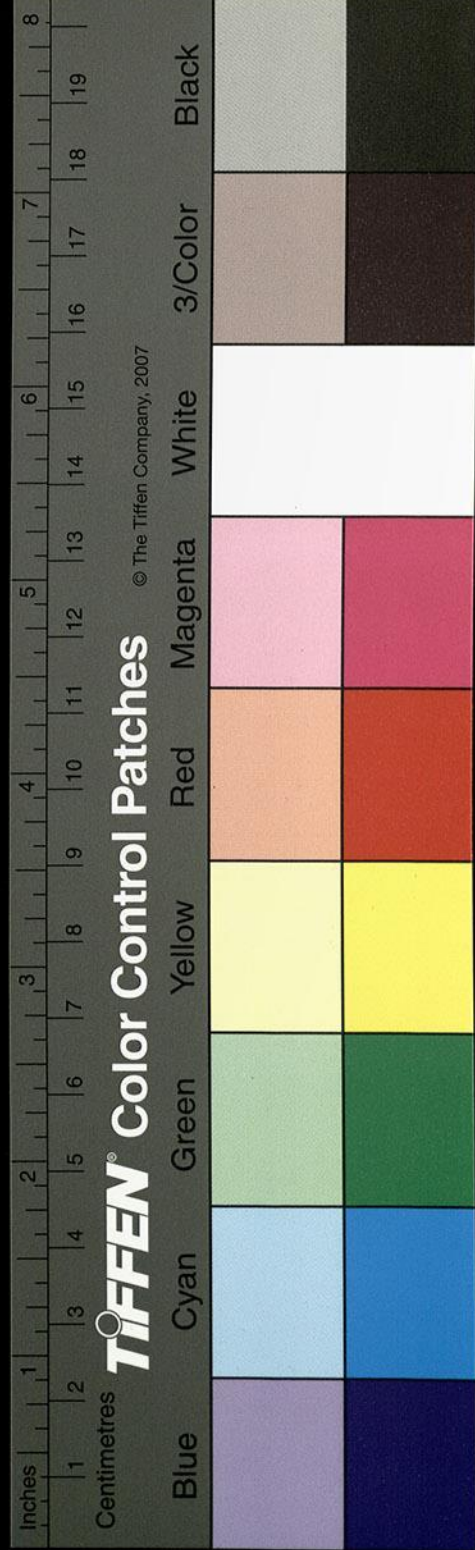




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從亡朝夕不離于側並塋于浪穹廖  
平襄陽人匿太子文奎于家妻以妹後平家徙漢中自隱會  
稽賣薪稱曰耶溪樵者竟與山中會稽吳成學變姓名為僧  
號雪庵寓重慶善慶里之觀音庵秘跡以死馮灌隱夔州課  
童子黃直往來夔慶間禍鍋乙未八月灌直訪師于滇南卒  
于蕭寺王之臣衣葛出走傭莊浪魯家數年死蔡運祝髮隱  
會稽雲門寺稱稽山主人梁田玉亦雞髮郭良梁中節俱道  
士服良玉走海南鬻書明年夏卒王資易服為道人隱金華  
玉華山甲申景先卒杭州寺中仲卒天台金焦卒祥符趙天

泰卒蜀鄭洽卒公安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變姓名以下  
筮走四方給衣食和稱槎主節稱雪翁從亡之卓然可紀者  
而上出亡宿工部尚書陝西徐貞事覺族誅命教坊群亂  
其妻至先翰林檢討澤州程亨初不與從亡之約棄家逃夷  
其族亨就郭節于連州丁亥省師雲南史仲彬以宣德丁未  
被訐下獄卒所著致身錄與程濟從亡隨筆並傳回是以知  
建文實不沒也

崔銑曰建文帝務滅懿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  
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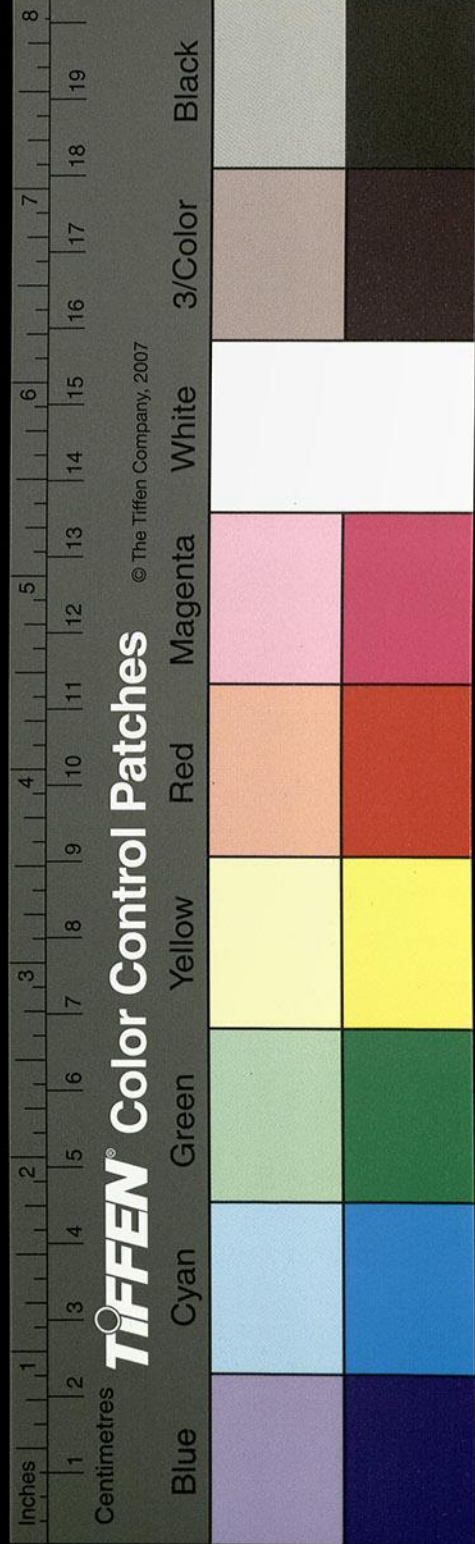




國相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燕勢而削夫豈九伐  
之正者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  
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高  
巍之謀不聽盛庸鉄鉉之武略不存李景隆之敗衄不辟  
政刑蔑矣舍滅亡何適哉故曰諸君死國之忠不足贖其  
亡國之罪也

鄭曉曰予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為予言建文君寬仁慈  
厚少好文章禮樂不喜任律法操切人比得位得方孝孺  
專意行周官法度輒改高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為意即

有敗狀來聞亦輒謂直多發兵盪平在旬朔間耳諸將統  
重兵北進者又多懷二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  
予至建業問之江上老人曰成祖乃天授建文君何尤  
王世貞曰建文君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  
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  
名訪張儼過其實為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  
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  
汝肉汝兩手俱有所板伏于地而口取之記否始拜而哭  
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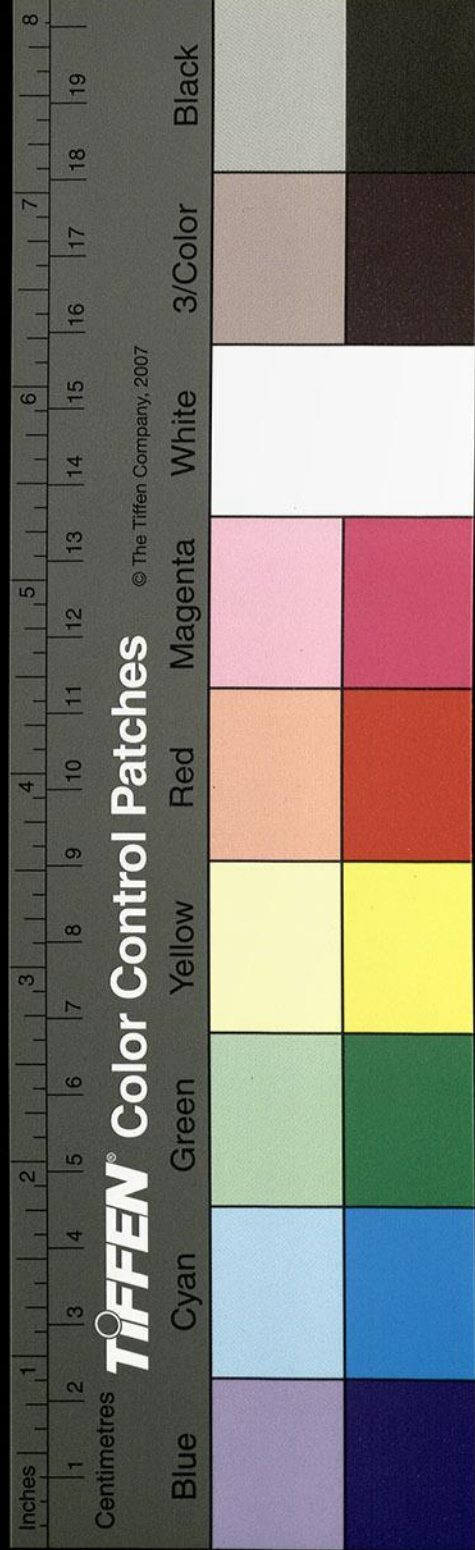




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  
僧陸州為府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  
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吾非姓名吾有  
所說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  
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由諸公攷之史第云正  
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詒人曰我建文也  
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返邦國命其徒清進  
特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  
鞫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

度為僧歷游兩京雲貴至廣西 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

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應旂所紀相近然  
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而非為楊應  
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八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年不  
應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年少三楊皆其故臣豈其不能  
識而僅一吳誠識之即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且戍其  
同謀十二人也且其事發于正統之五年非十一年也思  
恩故府未聞某年陸州為府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  
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作詩以取禍亦不必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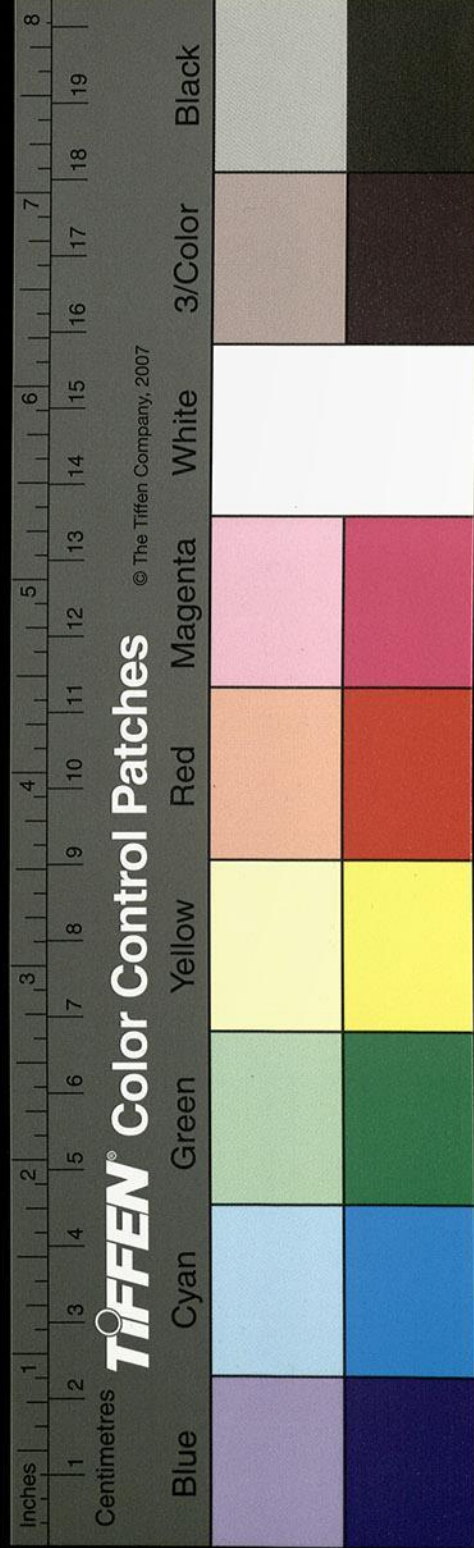




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悞耳  
李維貞曰建文自踐祚日以削諸藩為事其時勢則然也  
諸藩削必為變獨不思所以待之者安出乎齊黃非晁賈  
比謬以李景隆為周勃不亡胡待夫五年為天下共主而  
廟食闕焉至今高帝蒙其虛號孝子慈孫無所逃責矣  
馮時可曰予嘗見婁江王先生謂建文君實自焚于火世  
人所傳說髡緇為僧者謬然歸自田州墓于西山者又何  
人耶由二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予以癸未游黔西永  
洪庵僧徒皆謂建文君曾駐此三十年又云主初來時

兩比丘與俱未幾即去所謂兩比丘者抑葉希賢與程濟  
耶初相從宰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悍牧圉耶  
投河而哭志可知已嗟乎君臣之義譬之父子厥考質首  
之仇厥子回面而改嚮此則禽鹿視肉寧有此人情物理  
故當死則死之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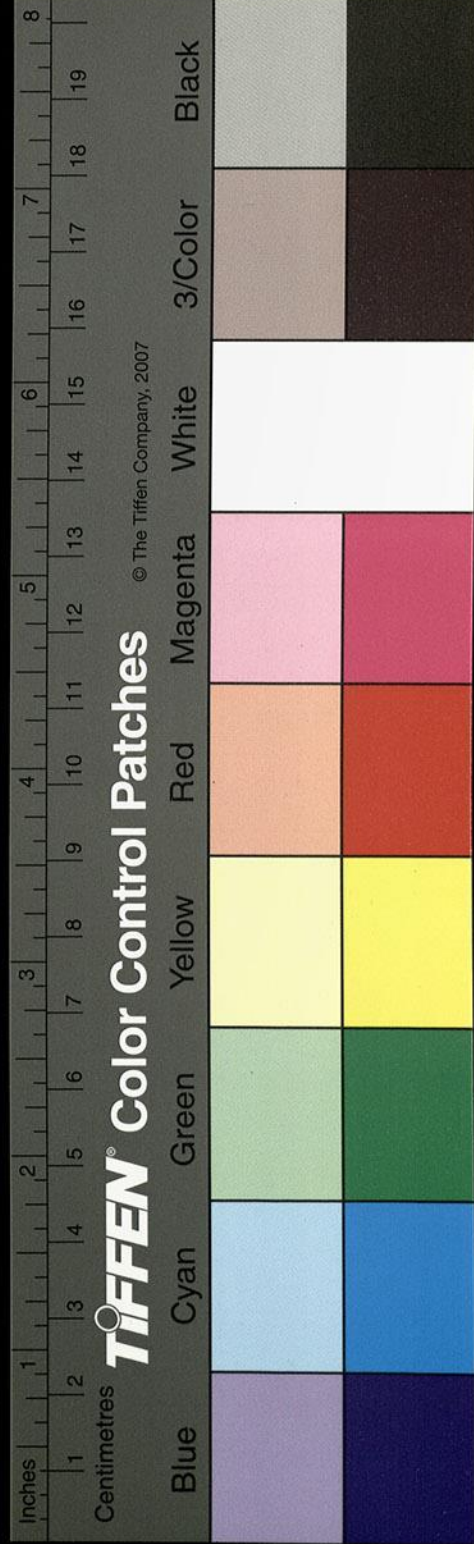
袁懋謙曰成祖之起纘高祖之緒非仇姓也誅亂之臣非  
有亂君也纘其緒誅其臣而止帝之存亡不論也故焚宮  
而出成祖曰以天子之禮葬之知其不死而不之問成  
祖之心可知也不然者一統之日非不可可下大索之令逋





逃之亦何必崇大行之議 成祖之非有憾于侄蓋已  
明示天下而天下莫之知耳建文之世紛々制作雖督過  
之以變亂先皇之舊章姐已褒如不列于宮斲脛燬室之  
政不施于天下三代而下猶中主也變則禦之曰毋殺我  
叔父至則避之曰我實為之民叔季之世何必非夷齊季  
札也建文無罪于 成祖而 成祖實無憾于建文也 誠  
郭子章曰吾學編雌伏亭筆記俱載 帝在金葉長官司  
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今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  
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即避難之處也豈悞榮為永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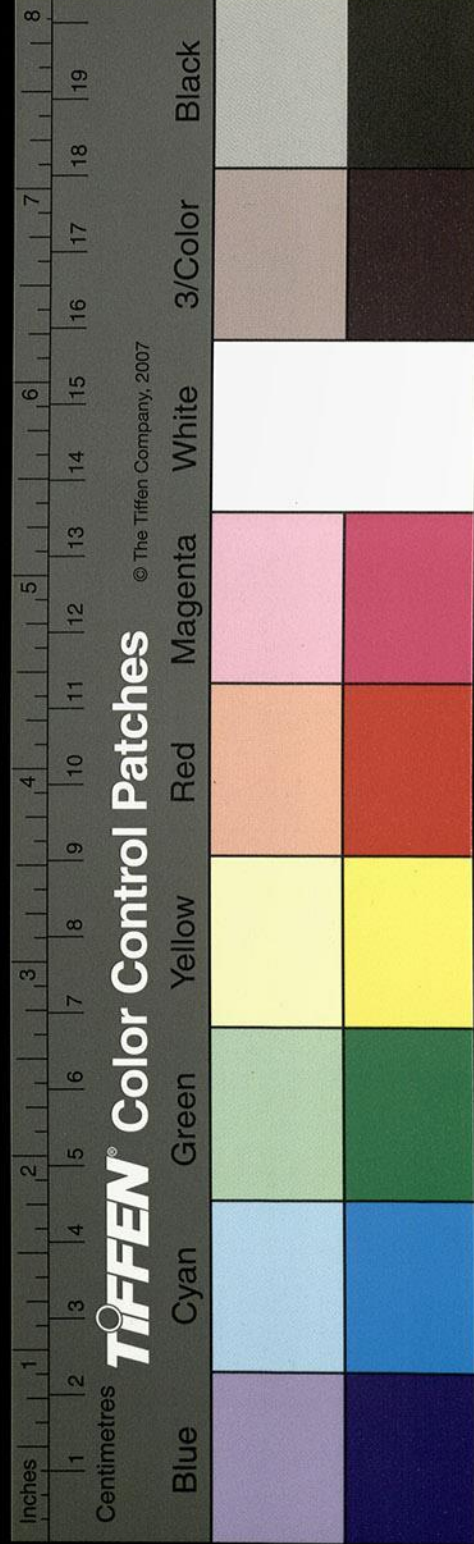
寨為庵耶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建文所濬 庵  
井中水恒雨不溢恒暘則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  
決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  
曰白雲外窄中廣可坐可以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  
明內徹乃建文脩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  
合抱皆建文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  
高臨卑建文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嘗經宿威清衛為劉  
氏書玩略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  
為僻在黔羅榮為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





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建文使 成祖無  
德昭之恨而 英廟成親之仁亦千足一快之事也  
何喬遠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君即神  
聖無過 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伯溫陶安諸長  
者 高皇帝立法貽謀垂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  
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允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  
鑒之前古為子孫者遵行其所立維持其所舉廢雖有辟  
王可賴前哲建文君惘然 皇祖之典刑馳騫三代周官  
之治固已遠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徒區區名號位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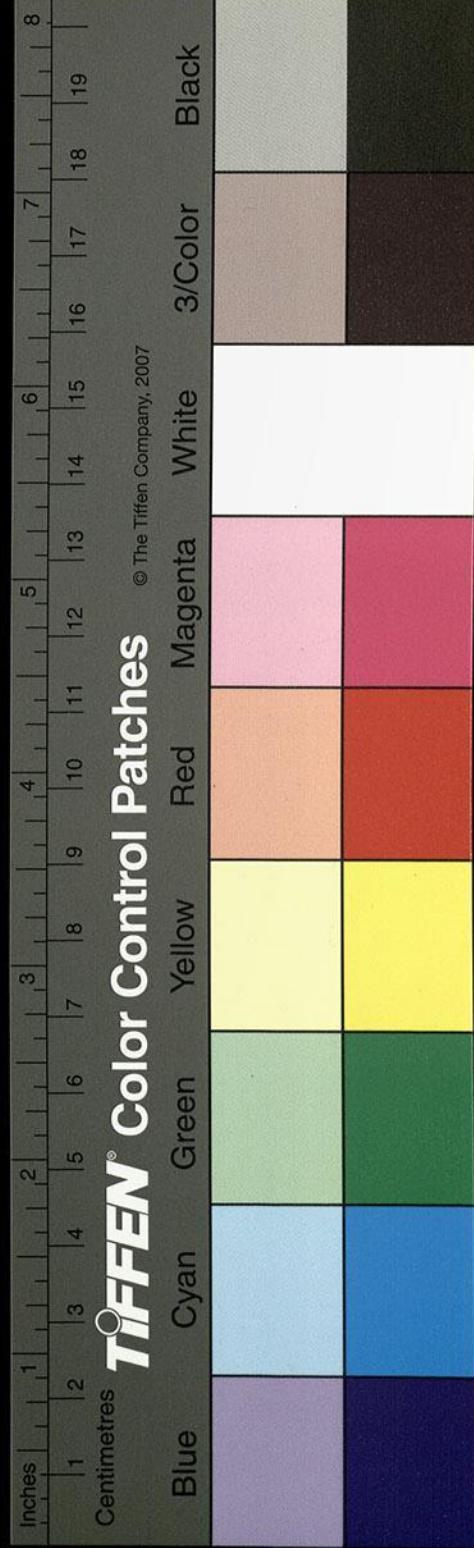
間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所存君子之道施由親始  
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姓建文君隆恩廣大寬通之理  
將使天下固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而即位半歲周齊湘代  
岷死徒囚迺豈不曰晉王廢周王遷潭王殺 高帝為之  
矣父可得諸其子者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乎天下之事  
大之足以制勝畏之益以召敵以釁與人使得為詞者乃  
有國者之深弊惜乎齊黃諸臣過謀之而君過聽之也鄙  
人何知天佑命者為有德其闔宮自焚子弟不得終先人  
血食斬焉非不幸矣然而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轅不救





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過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才上者通經  
學次亦明諂習遺可以效攻戰令不狗溝瀆之說皆足附  
鳳攀龍垂名于後世而前倖既酷後烈方適且欲以其九  
牛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以見高皇帝餘  
教之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之報矣陳植以  
遇害而得葬李貫以不諫而受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  
以之為子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之為臣夫諸君子者  
固亦建文皇帝之所欲得以為臣而殷、不置者也  
顧元起曰壬午之事建文君遜位自鄭海益薛武進等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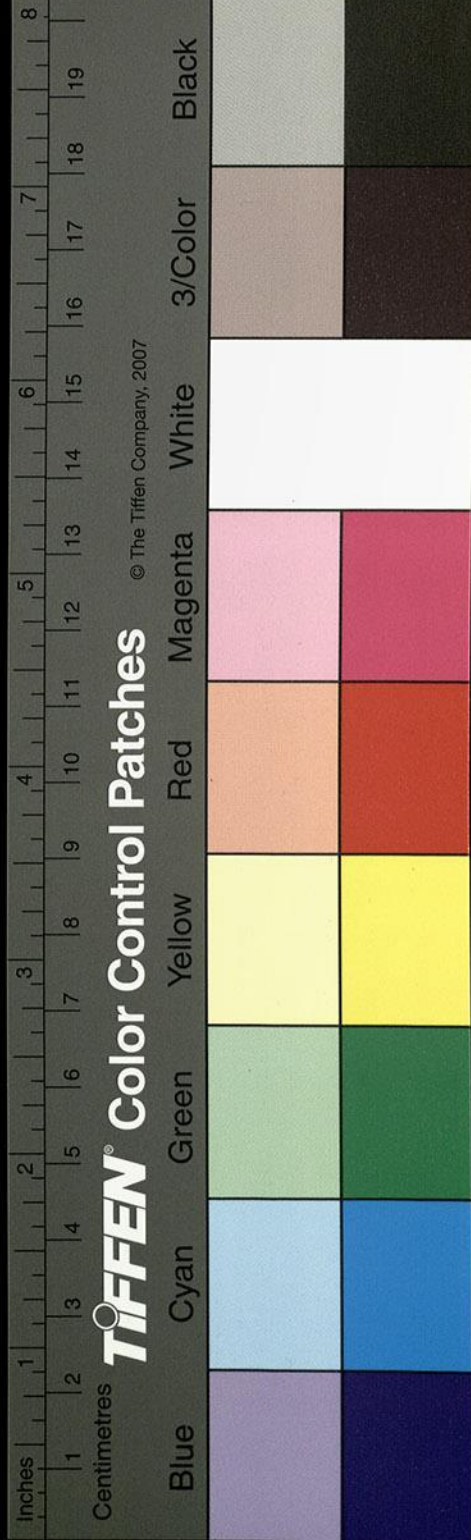
以為實然至正統後移入京師大內云云亦載于紀傳然  
予攷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彷彿使當時果有之于  
時禁網業已漸弛于弘熙之後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  
處也且以建文遜為真耶龍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  
不可摩而飛何地不可鍾者乎孝康之祀忽諸又何而葬  
何所戀于京師一杯土也弇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  
據史斷之其言良為有見予又疑靖難師至日搜宮捕奸  
爬梳無遺當時亦誰敢指后屍誑以為帝者而紀又載葬  
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為置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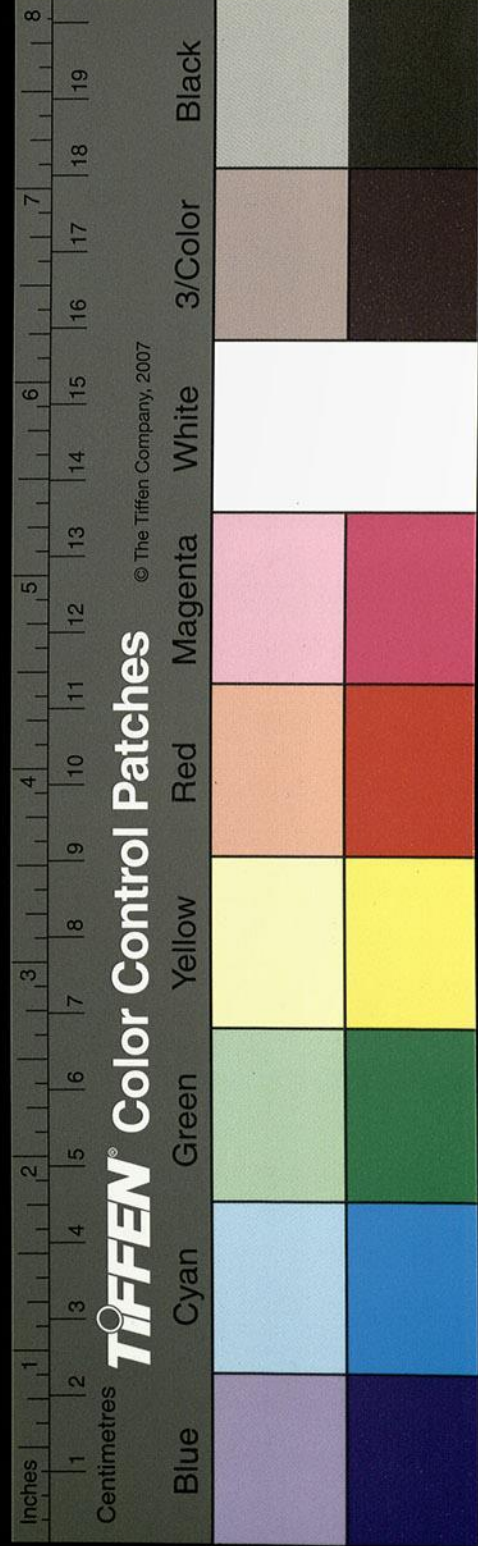
塚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二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頃有議者曰使建文當日端拱朝臨引周公弼成王以待成祖不知成祖何以處之嗚呼此書生輕信之談也靖難起兵者何事而為若言夫騎虎之勢可中下耶且成祖即肯退而北面而僧道衍東平河間之倫亦必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之說進矣若成祖因而聽之與後漢後周之事何異故予謂建文于靖難師起手詔軍中毋使萬世而下朕有殺叔父之名及靖難師至潛身遠遁又毋使萬世而下成祖有放逐名真可謂三以天下讓矣是

以成祖即大位之後人言紛紛不復詔天下大索者或亦有以動其心也如前所言彼不見允熈等之貶死建庶人等之禁錮乎是其意果何為也而為此迂遠之論哉又曰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紀法脩明之後一切以愷大行之治化幾于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偶得遺鈔于地置屋簷而去燕師日至哭聲震天諸臣或死或遁几坐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陳繼儒曰建文之出亡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薄





莫會神樂觀之西房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建文同  
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修程濟稱比邱御史葉  
希賢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稱  
刑部司務馮濼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  
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  
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  
稱天宵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  
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  
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伸鄭洽何洲各徐散四  
方遙為應援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嗟乎建文君生  
不望重耳之反國沒不及田橫之王者墓獨其竄伏崎嶇  
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  
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完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  
族無劓鬻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鈇慷慨請死者不更難乎  
朱鷺曰元亡明興若五夜之須天曉焉天寶篤生 高皇  
帝以開南鎮北綿為永晝而特借建文為靖難徒鼎之端  
雖有懿質其克究乎變 祖法削親王起二大敵而不知  
收求前得蹶求解得屯坐自階厲以促厥祚此所謂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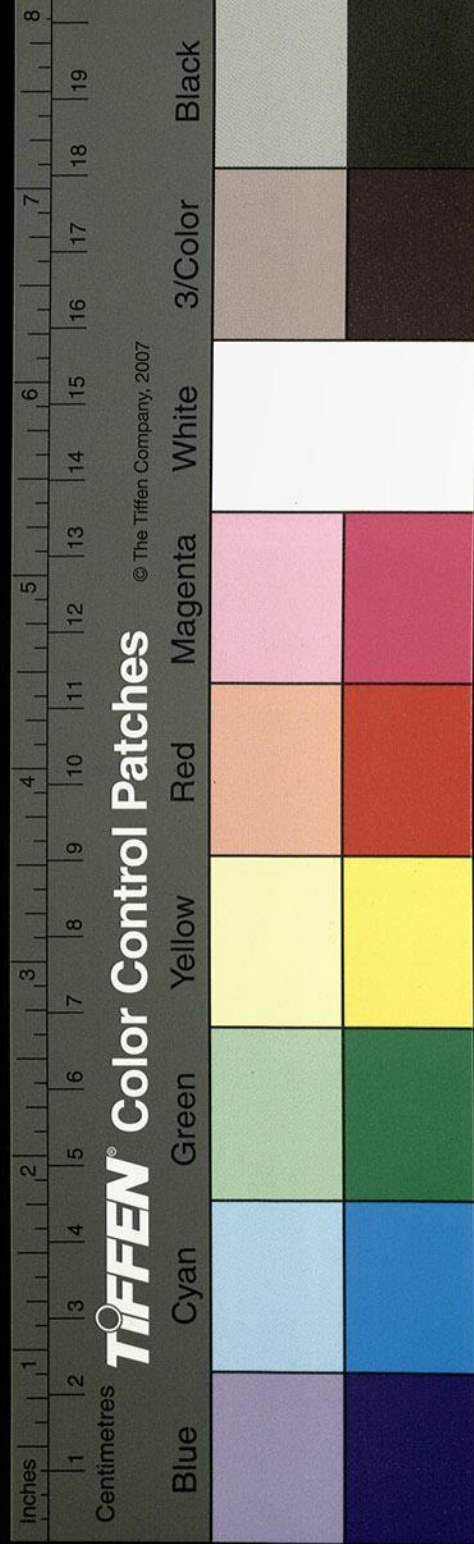




之疾也傳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建文之謂乎不然春秋  
方富銳意太平若不及如建文者真可謂有意之主倘其  
佐理得人審機識局易紛更以守靜代剷除以推恩朝端  
無事藩邸相安海內化于長厚決于大教則雖配 高世  
享豈曰有忝者哉胡為而遽喪也天寶有心又曷咎焉  
設遷曰金哀宗不幸時曰自昔敗國亡家多驕奢不道朕  
不由此而亦敗亡致為可恨耳建文君真類之矣然遜國  
之後嚴網四張人、在刀俎之上而白龍魚服終脫于豫  
且之械則天之報仁人亦不爽也王元美最博洽頗疑遜

國事以致身錄從亡隨筆二刻晚出未及見之耳漢高知  
吳王濞有反相豫戒之我 太祖篋髮緇以遺建文至誠  
如神亶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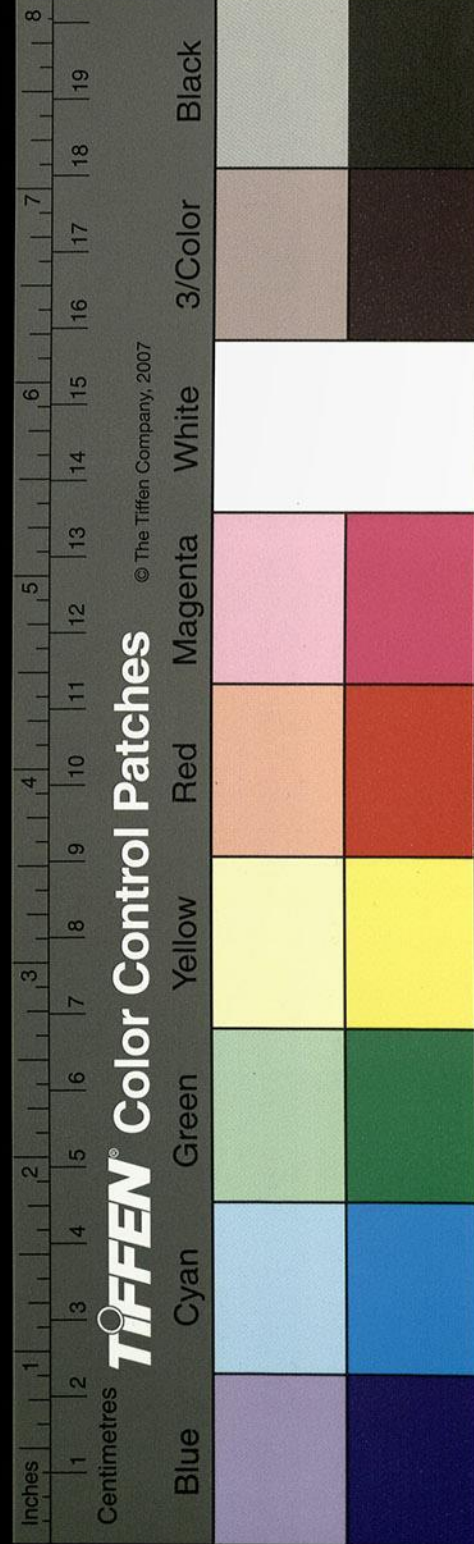
高岱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為次第固自  
不同 太祖與羣英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  
而帝也當時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芟刈  
群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北逐元君如摧枯拉朽  
然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 太祖之嫡  
子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





成敗為向背耳若復攻城略地廣土衆民必待四方之服而後徐議根本之計則稽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搯吭之兵也蓋其所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圖根本根本既定天下豈有不服者哉此 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建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行事不當故耳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之成敗在馭得其柄今帷幄之筭惟務兵多而不先于擇將折衝之寄各求僥倖而不先于合謀蓋盛庸受推轂之任而原非禦侮之才平安

有報國之志而不當專閫之任則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于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于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而其為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之略哉至若齊泰黃子澄身發大難之端而卒逃其難罪浮晁錯矣惟方孝孺委身殉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李景隆為文武全才致僨國家大事及河北已失大局已去猶猶、然欲行周官改官職易諸殿廷名嗚呼迂亦甚矣豈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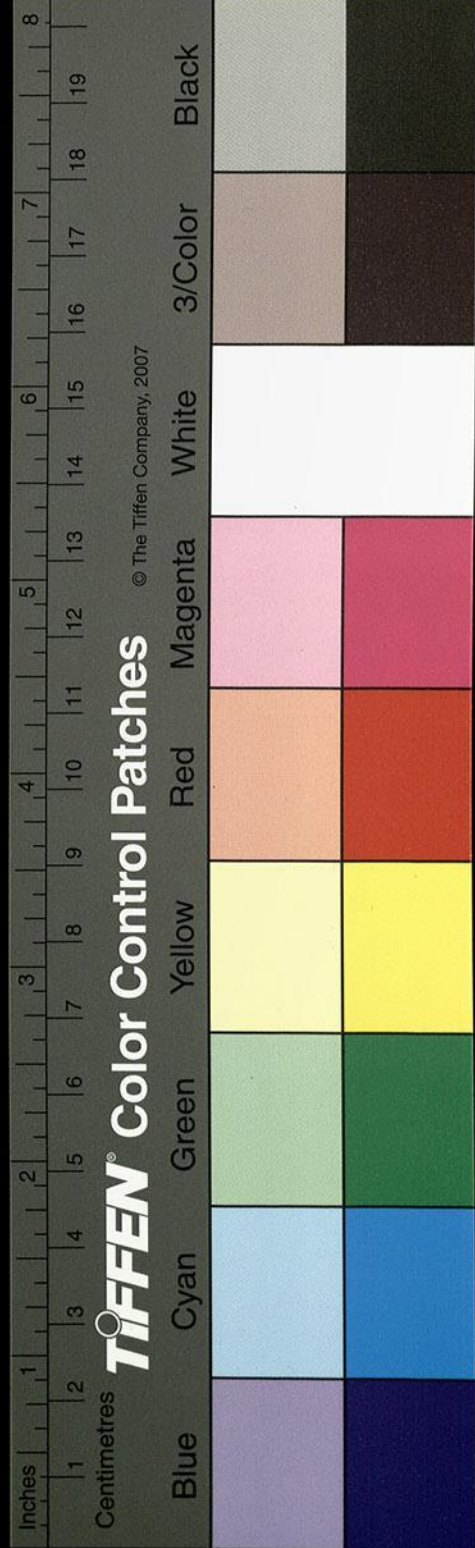




朱國楨曰建文君以世嫡承基其臣方國興齊泰黃子澄  
練子寧等皆奇才也在事四年道化融洽路不拾遺可謂  
盛矣柰何生 文皇阨之殺運未除文之不能勝武也而  
天意甚微天心甚愛又生程濟翼之文之半明半滅終歸  
于天定建文即失位失國有 文皇在可以見 太祖  
文皇終以成王藉口欲窮其位而無柰護行之神術自古  
有變事有恨事即有奇事奇莫奇于程編脩者矣 程濟  
錢士升曰史翰林著有致身錄所紀建文君出亡一事有  
與編修程濟所紀稍戾意當時所謂鬼門者要亦疑兵也

觀于牛景先家得禍可見噫鉞之啟昇之夢豈非皇祖之  
靈於昭不爽乎仲彬不易服不遠遜終始周全以一死畢  
乃事真可謂能致身者矣 史仲彬

史繼階曰考遜國之臣未見有史仲彬名乃于致身錄創  
覩之即不規、從亡無息不與帝相左右後先擁護餘 然  
二十年尋師者再四間闕左執羈鞅 上師之俛危而存  
瘥而旋康者疇力也隨緣之錫五住菰蘆竟之返國以老  
而二十二臣亦免剝身湛族之禍國體所全大矣 高皇  
帝培養人才以收易世之用者其曠古一事也哉 史仲彬





錢士升曰昔徐偃王愛民無權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及走死彭城群臣從之不忍去中山君出亡挈戈隨死者二人雖曰得士之報要于大誼有不可解者若夫枕股易壘之事君則失矣臣亦未為得也趙襄子賞功高赫無功而上賞曰拘扼之中惟赫也不失臣主噫臣主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昔也擔爵而析珪今也贏糧而負襍間闕萬里荼苦遑恤是豈得以有位無位論乎五蛇從龍周流天下亦計及十九年之富貴耳孰與程濟輩三十九年之窮老且萬死哉善乎宛支之臣曰我君是事非事國也

臣曰從君豈曰從國 從亡諸臣

是日御史府署僉都御史崇德程本立兵部左侍郎榮澤邊昇太常寺少卿襄陽廖昇翰林院脩撰吉水王良編修鄧縣陳忠戶科給事中義烏龔泰刑科給事中閩縣葉福監察御史襄垣連楹永豐魏冕大理寺丞永豐鄒瑾聊城丁志方工部郎中定海張安國揚州韓節刑部主事扶溝劉原弼叅贊軍務前軍都督僉事遼州高巍等死之其在任遁去者四百六十三人兵部右侍郎黃岩徐垕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蕭縣高遜志監察御史鉛山韓郁海寧李貞吏部主事

